

波納爾之罪  
法朗士

# 波納爾之罪

法朗士著  
李青崖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3

## 譯者的引言

法朗士先生在一八八一年以前，曾發表過詩人薇倪的研究 (Alfred de Vigny, Etude) 一種，自經的婦人 (Joaste) 與瘦貓館的軼事 (Le Chul-Margre) (拙譯更名爲藝林外史，見東方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至第四號) 小說兩種，黃金集 (Les Poèmes Jorès) 等詩歌三種，及其他的註釋，編纂介紹等工作十六種。但其時法國文壇，適爲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全盛時代，左拉，都德，莫泊桑，裴古爾及勒南 (Ernest Renan) 輩的咳嗽，成爲文壇的威權，法朗士天性疏懶且拙於肆應，故雖有異軍特起的表現，然而匪僅不

能在社會大露頭角，並且除了家庭的小團聚，幼年時代的交好以及勒邁書店的同事們以外，幾乎沒有旁的交遊。此書於一八八一年——即法朗士三十七歲的那一年——出版，其醇厚的新奇意味 (*L'originalité*) 不僅得以享受法國文學學會 (*Académie Française*) 的獎金，且竟使一般人士耳目一新而從中取得明晰的印象，於是著者法朗士遂因而躋於法國文壇第一流人物之列。此書給他的第一道光榮的曙光，就是那位和他素昧平生的法國大政治家大文學家邁頌伏巨艾 (*Melchior de Vogüé*) 寫給他的那封頌揚而兼邀請赴讌的信。他從此便踏入了交際界，自後，巴黎的名人貴族的客廳，莫不開幕爭延而靜聽他的名言雋語。我們可見他的偉大的聲譽，他的世界文學家的聲譽，此書實啓其端；然而此書之所以能成著者各種傑作之一且爲十九世紀的傑作，決非偶然的事。

譯者對於此書的內容之雋美，實不能率爾贊一詞，茲將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郎松 (*G. Lanson*) 批評此書之言摘譯以餉讀者。郎松謂：『用法國的國立通儒院 (*Institut*

de France)的通儒來做小說上主人翁，大約自此書始；以著者的幻想 (La fantaisie) 將詩境安置在一個埋頭書城潛心考古的學者的心底，也大約自此書始。然而世上再沒有其他能比這幻想再真一些和再有用一些的事物。這位細閱書目者，搜求孤本者，考證古代文卷者的天真爛漫的波納爾，就是現代全部為批評上的檢查和科學上的搜索而受犧牲的人生的活象徵 (Le vivant symbole)！至於詩境，則此書所涵亦正豐富，但是欲其發現，非搜求不可；非將我們的不安定的活動力所壓制所排斥的——譬如歉仄，愛慕，欲望，常受限制的感觸所生的傷心煩悶，身嘗和目見的宇宙諸象的物質愉快——一切公開不可。所有圍繞一個老翁的這種詩境，竟組成了這本美而雋的書的偉大，並且在細情的機智風格上，增加了一種完美的感覺力。『又陳小航君在他的法朗士傳中有云：『法朗士的著作，大概可以勉強分為三類：幻想的，哲學的，寫實的。不過有幾部書裏，這三種質素是等量並重的，如波納爾之罪。』從這兩段話看來，那末我們至少可以揣度此書的價值是甚廣了。

本文引用書目附後：

- G.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 Lanson: Pages Choieses d'Anatole France Introduction.  
R. Lalo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G.-A. Masson: Anatole France, Son Oeuvre.  
R. Canat: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IX<sup>e</sup> Siècle.  
J. Roujon: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Anatole France.  
陳小航 佛朗士傳 (小說月報十三卷五號)

# 目錄

譯者的引言	v
第一部 柴	一
第一則	三
第二則	二一
第三則	二七
第四則	三六
第五則	三八
第六則	四〇
第七則	四五

第八則	四七
第九則	五〇
第十則	五九
第十一則	七〇
第十二則	七二
第十三則	八三
第十四則	九四
第二部 約翰妮亞歷桑德爾	一〇一
第一則	一〇三
第二則	一一三
第三則	一一五
第四則	一二七



第五則	一三八
第六則	一四八
第七則	一五一
第八則	一七八
第九則	一九三
第十則	一九六
第十一則	二〇三
第十二則	二一五
第十三則	二二五
第十四則	二三七
第十五則	二四七
第十六則	二五三

第十七則	二五九
第十八則	二六三
第十九則	二六六
第二十則	二六九
第二十一則	二七二
第二十二則	二七三
第二十三則	二七四
第二十四則	二九一
第二十五則	二九四
第二十六則	三〇一
第二十七則	三一五
最後的一葉	三二〇

第一部 柴



第一則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着好了便鞋，穿好了長袍。我再將我眼角上那點兒被河沿上的寒風所逼出而掩住我視線的眼淚拭去。明亮的爐火，在我書齋內的壁爐中發光。窗口玻璃上的薄冰凝結出一些樹枝般的彩紋，將塞因河和河上的橋以及盧伏爾博物館在我眼前遮蔽住。

我將我的圍椅和活動的小圓桌推近爐邊，並且取得哈米爾伽所願意讓給我的地位。腦袋靠在柴架邊而身軀伏在一個鴨絨墊子上的哈米爾伽，正屈成圓形睡着，他的鼻子藏在他的腿子之間。一陣停勻的呼吸，將他那厚而細的毛片，微微托起，我走到他跟前時，他從他那半開而立刻閉下的眼瞼中，用他那和瑪瑙一般的眼球向我瞧了一下，一面默想道：『沒有甚麼事，這是我的朋友。』

——哈米爾伽！我伸足前進時向他說道，哈米爾伽，書城中的好睡的王子，守夜的將軍，你給這些由老博學用盡銖積寸累的金錢和自強不息的毅力之代價所得的抄本和印刷品，擔任防禦害蟲齧蝕的責任。你在這一座被你用軍人的道德所看守的藏書室中，哈米爾伽，你儘管用蘇丹之后的懶惰態度睡覺罷！因為你在你的身分上，將韃靼戰士的駭人外表和近東婦人的古拙丰儀連合爲一。英勇的哈米爾伽，你儘管睡下而等候老鼠在月光之下古書之前跳舞的時候罷。

這篇演說的開始頗合哈米爾伽的意思，他用他那像水鍋因沸而微鳴一般的喉管

微響着，和這演說相和。但是我的聲音漸漸高了，哈米爾伽垂耳蹙額——他那斑紋的頂額——瞧着我彷彿說這樣高聲宣言是不合理的。並且他想像着：

——這個書獃子發一些毫無內容的議論，可是我們的保姆，卻只向我說那充滿了意義充滿了事實的語言，或者報告飲食，或者報告鞭撻。我懂得伊所說的。但是這老頭兒卻對毫無意義的聲音集合在一塊兒。

哈米爾伽這樣想像着。我任他安歇在他的反省之中，將一本我帶着興趣讀着的書揭開，因為這是一本抄本書籍的目錄。我知道除了書目以外，再沒有更容易更合意更甘美的讀物。我所讀的這一本，是在一八二四年由英國多馬司拉來爵士的經管藏書人員崇伯森先生所編撰的，這真算是一種過於簡略的書目，而和現代考據家在考證古物的著作物或考證古書的著作物中先作正確的導言者毫不相同。他將羨慕和猜度兩層動作都付之讀者。也許這就是我讀着的時候，在一種比我的性情還更爲想像的自然界中，感受一種值得稱爲夢境的情感。我的保姆用伊那蒼老的聲音報告有一位郭戈刺先生

要求向我談話時，我正在我的思潮中沒着。

果然有一個人，在伊的背後走進了藏書室。這是一個矮子，一個怪可憐的矮子，身材瘦弱，衣裳單薄。他行了無數的小禮節，發了無數的微笑，走向前來。雖然他還是青年而活潑的，但是面色異常蒼白，彷彿是一個病人。我瞧着他，便想到一隻受了傷的松鼠。他將脅下來的，那一個綠色的包裹，從容擱在一張椅子之上；隨後他解開了包裹的四隻角，取出許多黃面子的小書。

——先生，於是他說，我從來沒有得過光榮，使您認識我。我是一個書業經紀，先生。我給京城的幾家重要書店，兜售貨物，希望您給我一個面子，所以我自願向您貢獻一點新物品。

仁慈的神明！正直的神明！郭戈刺這個侏儒，貢獻我些甚麼樣的新物品！他擱在我手

中的第一本書，就是一部敘述布爾戈孽小姐和白禹理少校的愛情的內士爾寶塔的佚史。（註一）



——這是一本佚史的書，他微笑着說，這是一本真的佚史。

——在這樣的情形，我說，這真是令人煩惱，因為一切不打誑語的史書，都是極討厭的。我本人正從中寫了許多真實的話，並且倘若您不幸而拿這書去沿門求售，您一定只落得將這書在您的綠絨襪子中保存一輩子，永遠找不着一個毫不深思遠慮的女廚子向您買這個。

——是的，這是一定的，這侏儒露出純粹的殷勤樣子向我說。

隨後，他又帶着微笑拿了一本海羅綺思和亞培拉爾的情史送給我，但是我向他說明在我這樣的年紀，我拿着情史做甚麼用處。（註二）

他依然微笑，向我拿出一本交際場中博奕的規則，這是一本專門談論各種紙牌和各種棋子的書。

——可憐！我說，倘您向我提起紙牌的規則，請您將我那個老友畢囊先生歸還給我罷，我在他未曾被五個國家學會（註三）榮耀地送到墓地之前，每晚總和他鬪紙牌消遣，

或者請您將人間的遊戲，傳授給您現在瞧見睡在墊子上的哈米爾伽罷，因為他是現在陪伴我夜間消遣的惟一的伴侶。

這侏儒的微笑，成了不大自在的了。

——這裏有一本，他向我說，一本交際場的行樂新書，戲謔和音義雙關的隱語，還帶着使紅色的薔薇變成白色的法子。

我向他說自從多年我早和薔薇斷絕關係了，至於戲謔，我用着科學書中的東西也就殼了。

這個侏儒在他的最後微笑中將他的最後的一本書送給我。他向我說：

——這是一本夢，就是詳夢的書，其中有許多詳夢的方法，譬如黃金夢，賊夢，死夢，從塔上跌下的夢……這是很完備的！

於是我拿着火鉗活潑地幌着，一面向我的這個商業的拜訪者說：

——是的，朋友，但是這些夢和其他成千累百的夢，無論或喜或悲可以概括而為一

個生活的夢；您這一本黃面子的小書，他能拿這生活的夢的鑰匙給我嗎？

——是的，先生，侏儒向我說。這書很完全，並且價值不大：一佛郎二十五生丁，先生。

我不會將我對於這位負販者的談話引的再遠一些兒。我的論調，本來應當如同我現在演述一般再發揮一點，但我卻不敢承認這樣的說法。也許我將我的論調擱在著作中時，充分地鋪張了一下。觀察文字的真象，即令在一本日記之中，也是很難的。但是，這個若不是我的演說，那末就是我的思想。

我呼喚着我的保姆，因為在我的屋子中沒有叫人鈴。

——兌來司，我說，我請您引出去的這位郭戈刺先生，有一本於你有益的書就是夢鑰。我很願意拿這書送給您。

我的保姆向我答道：

——先生，一個人在醒了時不妄想，到睡熟了時便沒有夢，上帝，多謝！我的光陰正要做我的事，我的事也正盡消我的光陰，並且我每晚總能說：『上帝，請您在我那個將要

享受的休息時間降福罷！』我無論站着或躺着都沒有夢，我也不會像我的表妹一般，拿着鴨絨的被窩當作魔鬼。並且倘若您允許我發表意見，我便要說我們這兒的書很穀了。先生，您的成千累百的本子使您神魂顛倒，而我也只有兩本使我穀用的書：就是聖經和家用烹飪法。

我的保姆一面這樣談論，一面幫着矮子將那綠的包裹扣紮停當。

郭戈刺那侏儒不發微笑了。他那垂頭喪氣的情形，表現一種那樣的痛苦樣子，使我竟因嘲笑這樣一個不幸的人而萬分抱歉。於是我重新將他叫了轉來，向他說是我曾經瞧見他有一本艾士兌爾和芮陸林的佚史在他的書包之中；我很歡喜牧羊者，願意用適當的價格購買這兩個情人的小史。（註四）

——我將這本書做一佛郎二十五生丁賣給您，先生，他面帶笑容向我說。這是有歷史價值的書，您一定滿意，現在我知道合您意思的東西了。我看出您是一個識者。明天我再將教皇們之罪那本書帶給您，那真是一本好著作，我可以將這版本精美而帶着五彩

插畫的書帶給您。(註五)

我叫他甚麼也不用再幹，使他歡歡喜喜地出去。到了這個綠色的包裹跟着這個負販者從容的在暗廊中消滅時，便向我的保姆詢問這可憐的矮子是從那兒掉下來的。

——掉下來，這字眼正用得着，保姆向我說；他從屋頂上掉到我們這兒，他在那兒和他的妻子同住。

——您說他有一個妻子嗎？兌來司，這件事是了不得的！婦女們都是很奇異的被創造者。這一個應當是一個可憐的小婦人。

——伊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兌來司說，但是每天早上瞧見伊披着油膩徧體的絲製褶袍在扶梯上時上時下，伊有一雙活溜溜的眼睛。說句公平的話，這種眼睛和這種褶袍，對於一個被旁人用慈善主義來收容的婦人是合宜的嗎？因為房東在修蓋屋頂時，瞧見伊丈夫病了，而伊也在一個重要關頭，便將他們留下。看門的老婆子在今天早上並且說過伊很感疼痛，而那時伊已經睡倒在牀上了。他們以前很有得一個孩子的必要！

——兌來司，我說，他們以前決沒有一點兒必要。但是自然界的能力卻想他們能製造一個；於是自然界的能力，便使他們掉在他的詭計中。所以爲着揭破自然界的能力的狡猾，應當有一種可做模範的謹慎。我們應當給他們抱屈而不應當譏諷！至於說到絲製的裙袍，沒有一個年輕的婦女是不愛這些東西的。夏娃的女兒們都傾倒章身之具的外表。您自己，兌來司，您是一個莊重而安詳的人，然而有時您缺少一件伺候餐桌的潔白的圍腰，您發出一些甚麼樣的叫喚！但是，請您告訴我，他們在他們的屋頂的閣上，有必需的用品嗎？

——他們怎樣能設得着必需的用品呢，先生那丈夫——您剛才看見的——從前是一個珠寶首飾店中的捐客，這是看門的老婆子告訴我的，而我們也不知道何以他現在不售賣那些物品了。他現在祇賣一些曆本。這本不是一種高尚的職業，我永不相信上帝會保佑一個賣曆本的商人。那妻子從我們看來，帶着一個很醜陋的雌兒的神氣，一個隨人指使的雌兒的神氣。我相信伊能設和我鎮日一般兒閑空地撫育一個孩子。旁人

知道這兩口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但是我一定曉得他們是被無憂國的「窮神」送來的。（註六）

——他們從那兒來的，兌來司，他們都是受苦的，他們的屋閣上又是寒冷的。

——可憐！屋頂的瓦已經破了好幾處，遇着雨天，水便像水渠一樣地流，他們既沒有傢具，也沒有衣衫。我想木工和織工都是不能爲着這樣的基督徒而工作的！

——這是很傷心的，兌來司，這是一個不及多神教徒哈米爾伽那樣舒服的女基督徒，伊說過一些甚麼呢？

——先生，我從來不和這種人談天。我不知道伊所說的，也不知道伊所唱的，但是伊鎮日唱着。我在扶梯上上下下之時，就聽見這種歌唱。

——那末！郭戈刺家中的承繼人，可以像鄉下的卜卦書中所載的鷄蛋一般的說道：『我母親在唱歌時製造我。』同樣的偶然，曾經降到法蘭西王亨利四世身邊。當他母親約翰妮達爾布雷感受疼痛的時候，伊唱過一首法國南方的古贊美詩：

橋頭的聖母，

請在這時來助我！

我們向着上帝祈禱罷！

他應當迅速給我解懷，

他應當給我一個男孩（註七）

對於窮苦的人而製造生命，自然不能說是一件合於理性的事，但是這事情每天都有，我的可憐的兌來司，宇宙間的一切哲學家，都不能達到改造這習慣上的愚頑現象之目的。郭戈刺夫人跟着這現象走，並且歌唱。這是善意的！但是，兌來司，請您告訴我，今天您沒有預備牛肉炖的菜湯嗎？

——我已經預備了，先生，並且現在我祇要舀掉鍋中的湯沫。

——很好，但是千萬不要忘記，兌來司，請您在鍋中取一碗肉湯送給我們那個上層鄰居郭戈刺夫人罷。



我的保姆預備退出，當我接續說出下面的幾句話之時：

——兌來司，請您無論如何，去將您那個熟識的搬運夫喊來，叫他在我們堆柴的屋子中搬一捆好柴送到郭戈刺的屋閣上去罷。尤其不要忘記放一小捆的引火柴，一束真正的做聖誕節賀禮的柴。至於那個侏儒，倘若他再來時，請您將他和他那些黃面子的書，恭恭敬敬的推出門外罷。

我用我老鏗居的利己眼光將這種布置吩咐妥當後，我便仍然讀我的書目。

這是何等驚心的事，何等感人的情緒，當我看見了這個祇能由我雙手發抖所錄下的紀載：

『雅格基洛爵士——即雅格伏拉金爵士——所著的黃金的佚史，法文譯本，書品爲四裁紙本（註八）

『這種十四世紀的舊抄本，除了雅格伏拉金的名著的完善譯文之外，另帶兩種附錄：（一）飛內訶，飛呂西翁，余爾曼，樊桑和德羅克托維諸聖徒的佚史；（二）一集吟詠聖余

爾曼河塞爾爵士之墓的詩。這譯文，這些佚史和這詩集，都是出於修道士約翰都穆集的手筆。(註九)

『這抄本是錄在羊皮紙上的。他包含許多件詞藻雋麗的信和兩個工作很精細的畫像，但是收藏的情形不甚合法；這兩張細描的畫圖：一張是聖母節的祭禮圖，一張是希臘的卜羅塞爾賓女神的加冕圖。』

這是何等的發明！我額頭竟因驚喜而透出微汗，雙眼也彷彿被一層薄網遮住了。我四肢發抖，面色發赤，不能言語，幾欲狂呼。

這是何等的寶藏，自從四十年以來，我研究基督徒的哥爾國，而尤其研究那產生那些開創法國王室的諸聖王的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所以，雖然書目上記載的不詳，我卻很明瞭地知道這抄本是從這個大修道院來的。一切都能向我證明：這抄本中由譯書者所加各種佚史都和法蘭西王啓爾德貝的虔誠施舍有關。尤其那篇聖德羅克托維的佚史，更有用意，因為這就是我這個名貴的修道院的第一個主教的佚史。那卷用法文書

寫而關係於聖余爾曼之慕的詩集，竟將我引到了那一座莊嚴而爲基督徒的哥爾國之臍的大教堂的中央。（註十）

由黃金的佚史的本身看來，這書是一件奇偉的著作。雅格伏拉金本是聖多密尼格傳教會的行政長官和基洛的大教主，他在十三世紀時，將那些和基督教聖徒們有關係的流風遺俗搜集攏來，於是他因此便著述這一部在各處修道院和各處爵府所喧傳內的容豐富稱爲『這真是價等黃金的佚史』的書。黃金的佚史對於意大利的聖跡的搜集尤爲豐富。哥爾各部和英德兩國在這書中佔的地位不多。伏拉金那時僅僅從濃厚的冷霧中，向西方的至聖們微睨。所以哥爾日耳曼和撒克遜民族中的譯這書的人，便將他們祖國中聖徒們的生活加附於譯文之後。（註十一）

我曾經校對過誦讀過黃金的佚史的各種抄本。我從我那博學的同僚寶林先生所編的王室藏書樓的抄本書籍的目錄之內，知道了這些抄本的內容。其中有兩本很使我注意。一本是十四世紀的，附著約翰貝蕾的譯文；另外的一本是十五世紀的，附著雅格威

岩的譯文，這兩本都從哥爾貝的收藏物而來，當日是藏書家拔呂次所布置的，我說到這姓名時不禁免冠致敬，因為在那博聞強記的時代，拔呂次很因他的偉大而使人敬服。我見過一種很奇古的畢葛收藏物的目錄；我知道一四七一年到一四七五年的時候，在司特拉司堡有七十四種印刷本。但是在這些抄本或者這些印刷本之中，沒有一種包含飛內訶，飛呂西翁，余爾曼，樊桑和德羅克托維諸聖徒的佚史，沒有一種署着約翰都穆葉的姓名，總而言之沒有一本是從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流傳出來的。這些書都是由崇伯森抄寫而來，不免美中不足。我曾經目擊過手觸過這文件存在的證據，但是這文件到現在成了甚麼呢？多馬司拉來爵士曾經在柯麥湖上優游他的暮年，他曾將他那貴重的收藏品帶了一部分過去。在這位出類拔萃的珍奇物品收藏家死後，這些東西究竟到那兒去了呢？約翰都穆葉手寫的抄本究竟到了那兒去了呢？（註十二）

——何以，我自言自語，何以我知道這貴重的書還存在，倘若我不能得着，不能瞧見呢？我一定要走到非洲的中部或者兩極的冰洋去尋覓，倘若我知道這書在那兒！但是我

不知道他在那兒！我不知道這書是否保存在一張鐵櫃之中，被一個氣量褊小的藏書家用三四層的鎖鎖着；我不知道這書是否在一個不辨媼妍之人的屋閣上腐蝕。我玄想到這書的篇幅也許被人撕下用以掩蓋家中的齷齪，便又不禁渾身發抖。

(註一) 法文 Dieu 字的單數意義和多數之爲 dieux 者其意義完全不同，單數爲一神，即指上帝。多數爲衆神，指基督教以外的多神教之衆神。本節「神明」的原文爲 dieux，故不譯作「上帝」。內士爾寶塔的佚史 (Histoire de la tour de Nesle) 爲大仲馬的著名悲劇。

(註二) 海羅綺思 (Héloïse) 本爲法國十一世紀時宗教界名人亞培拉爾 (Abelard) 的情婦，以狂熱聞於當世。至此節所舉之「情史」則係克來微 (Clairville) 及布司那黑 (W. Busnach) 在十九世紀所著的歌劇，且由李夫 (Lefebvre) 編製樂譜，但著作者僅借用海亞二人的姓名爲題材，而其內容則係一件近世戀愛故事。

(註三) 五個國家學會 (Les cinq académies) 即組織法國國立通儒院 (Institut de France) 的五個學會：(一) 文學學會，(二) 史學哲學考古學學會，(三) 科學學會，(四) 美術學會，(五) 政治經濟學學會。其會員人數計科學學會六十五人，其餘約各四十人。會員有缺額時由各本學會於志願候補人員中投票公決。

(註四) 艾士兌爾和芮睦林的佚史 (Histoire d'Estelle et de Nemorin) 爲法國十八世紀著名寓言

文人佛洛良 (J. P. C. de Florian) 的名著，艾爲牧女，芮爲牧童。書之內容多描寫田野風景。

(註五) 教皇們之罪 (Crime des papes) 出處待考。

(註六) 無憂國之原文 爲 Pays de Sans-Souci 「窮神」之原文爲 Misère。

(註七) 讚美詩原文如下：

Notre-Dame du bout du pont.

Venez à mon aide en cette heure!

Priez le Dieu du ciel!

Qu'il me délivre vite.

Qu'il me donne un garçon!

(註八) 雅格基洛爵士 (Jacques de Génes, 1231-1298) 意大利人，卽雅格伏拉金爵士 (Jacques de

Voragine) 曾著黃金的佚史 (La légende dorée) 爲關於宗教的圖畫之名著。

(註九) 飛內詞 (Ferricel) 於二一二年以身殉教，余爾曼 (Saint Germain 390-448) 卽聖余爾曼詞基士

爵士 (Saint Germaine d'Auxerre) 德羅克托維 (St. Droctovée) 均法蘭西籍的聖徒樊桑 (St. Vincent)

爲第四世紀的西班牙籍聖徒之殉教者。飛呂西翁 (St. Ferruion) 未詳。約翰都穆葉 (Jean Toutinoulis) 殆亦不必確有其人。

(註十) 哥爾國 (La Gaule) 卽第五世紀前之法國舊名稱，其疆域包括今意大利北部及萊因河左岸各地。較今法國爲大。自克洛微思 一世始稱法國。其子孫稱啟爾德貝 (Childerik) 者凡三人。聖余爾曼 卜雷修道院 (Saint-Hermain-des-Près) 爲啟爾德貝 一世於五五八年在巴黎建築，至今尙存。

(註十一) 聖多密尼格 傳教會 (Ordre de Saint Dominique) 爲西班牙籍聖徒多密尼格 (St. Dominique) 所組織，以攻擊異教爲宗旨。西方 (L'Occident) 指英法等國而言，因意大利本在其東。

(註十二) 拔呂次 (G. Baluze, 1631-1718) 爲法國博學家，而尤以任法國大政治家哥爾貝 (J.-B. Colbert, 1619-1683) 的祕書館主任著名於世。本節其他各人名待考，然亦不必均確有其人。柯麥湖 (Lac de Côme) 在意大利南部。

## 第一一則

一八五〇年八月三十日

一陣很酷烈的溫度，使我的脚步變成遲緩了。我靠着河沿北岸的牆壁行走，在陰蔭的樹影之下，那些舊書籍舊畫片和舊家具的店鋪，很悅我的視官，並向我的腦海發表議論。我一面購買書籍，從容散步，一面玩味名人詩集中的幾句聲韻鏗鏘的詩，我遠遠看見一套仿造的瓦多式的漂亮面具；我摩挲一把雙手可用的劍，一副護頸的鐵甲，一頂十六世紀的鐵盔。先生，這是何等堅厚的盔，何等笨重的甲！偉人的衣飾嗎？不然，昆蟲的殼罷。以前的人本都和甲蟲一般用盔甲裹着；他們的弱點本在內部。反而言之，我們的強毅是內心的，並且我們武裝的靈魂，都居住在一個虛弱的身體中。

我又瞧見一個用彩色畫的古代婦女的肖像；這模糊的和影子一般的畫像卻露着微笑；我看見一隻帶着半截手套的手掌，拿着一隻鑲了邊的小絨枕在膝上擱着。這畫像使我頭腦中印着一個姣冶的愁容。這些在他們靈魂中沒有半明半滅的畫像者，真算是瞧不起我！



我走近我的住宅，便和馬匹嗅到了槽頭一般，加快脚步急走。我看見一座人類所住的「蜂房」，其中我有我的巢穴可以製造略帶勤學的苦味之蜜。我用我沉重的脚步走上我的扶梯。看着祇要幾步就要到我的門前了。但是我猜着了——可以說是我不曾看見——一陣帶着揉縳了的絲製裙袍之聲，從扶梯上部而降。我便停住脚步，且將面目對着欄杆。這個向我而來的婦人是科頭的，年輕的，伊唱着伊的牙齒和眼睛在黑影之中閃着，因為伊的笑容是從嘴唇和眼臉中露出來的。這定是一位鄰居而且是最熟識的人中之一個。伊手中抱着一個很好看的小孩，一個竟體赤露的小孩，彷彿是一個仙女的兒子；他項頸上掛着一個用銀練纏繫住的小銀牌。我看見他蔽着他自己的手指，並且用他那雙對着他所認為嶄新的舊宇宙而張開的大眼睛向我瞧着。同時他母親也露着神祕而活潑的神情向我注視；伊停止脚步，面帶微赤——這是我揣度的——將這個小的被創造者向我舉起。這嬰孩的手掌和胳膊之間有一道很美麗的摺紋，頸上也有一道；從頭至腳，都是一些在薔薇色的肉中的嬌憨的笑容。

他母親欣然自得地舉着他向我：

——先生，伊用悅耳的聲音向我說，我這小的男孩，能說不是美麗的嗎？

伊拿着他的手攔在他自己的唇前，隨後引着他那幾個小巧而帶薔薇色的手指向着我一面說道：

——孩子，你向先生送一個吻罷。這位先生是仁慈的；他不願意孩子們受凍。向他送一個吻罷。

於是伊將孩子仍然緊緊抱在懷中，帶着雌貓一般的刷溜態度走開，深深地鑽入一道暗廊中去了，倘若我從嗅官所感的味兒想來，這暗廊是通到一個廚房中去的。

我回到我的家中。

——兌來司，那個我在扶梯上看見的科頭抱着一個美麗小孩的青年的母親究竟是誰呢？

於是兌來司說這就是郭戈刺夫人。我彷彿和尋覓光明一般擡頭向承塵板瞧着。兌

來司便向我提起去年那個因妻子坐席而向我兜攬曆本買賣的那個矮負販者。

——那末，郭戈刺本人呢？我問着。

伊的回答就是說我永遠會不見他了。那可憐的矮子，當郭戈刺夫人安穩地分娩不久之後，已經在我不知道和許多旁的人也都不知道之時，早被人埋在地下了。我知道他的未亡人已經得了安慰；我便也照着伊一樣。

——但是，兌來司，我問道，郭戈刺夫人在伊的屋閣上，甚麼也不短少嗎？

——您真是一個很容易被人欺哄的人了，先生，我的保姆向我答覆，倘若您替這個被創造者擔憂。房東因為現在屋頂已經遮蓋好了，早請伊退出屋閣。雖然房東，經租人，看門的老婆子和執達吏的力量，然而伊卻一逕在那兒守着。我相信伊將他們這些人都盡惑住了。伊到了願意的時候，再從屋閣中退出來，先生，但是，伊將來一定要用四輪的馬車裝載了出去，向您說這句話的人就是我。（註一）

兌來司寧了一會兒神；隨後便說了一句話：

——一個好看臉蛋兒，是上帝的一種咒罵！

雖然我知道兌來司從前決然是醜陋的，然而我搖頭帶着一種狡獪的神情向伊問道：

道：

——唉！我聽見說您在您的青年時代，您也有過一個好看的臉蛋兒。

誰也不應當誘惑世上的被創造者，這是最不可侵犯的。

兌來司低眉答道：

——我從前雖然不是世人所稱爲好看的，然而我卻不使人討厭。並且倘若我曾經願意，我也可以學着旁的人一般兒幹。

——誰敢疑慮到這一點呢？但是請您將我的圓帽和手杖拿去。我要拿穆雷著的書讀幾葉兒，使我娛樂。倘若我相信我那老狐狸一般的嗅覺，我便知道我們在晚餐的時候，可以嘗一個香味撲鼻的子鷄。請您留心這一個美味的家禽而寬待鄰居，使他也寬待我們——您自己和您的老主人。（註二）

我這樣地議論之後，便專心搜索一本王室譜牒中的蕃衍而複雜的支派。

(註一)被創造者(La creature)指人，蓋以上帝爲創造者；又含有「不足重輕的人」的意思。

(註二)穆雷理(Morire, 1643-1687)法國歷史學者，著有歷史大字典。

## 第二則

一八五一年五月七日

我安詳地，在一隅之地，帶着一兩本小書度過了冬天，目前，馬拉蓋河沿的燕子重新又回來了，他們覺得現在的我，較之他們從前離別時的我相去無幾。生活短者，變更也少，並且用舊書消磨光陰幾乎不能算是生活着。(註一)

然而今天，我覺得人生所傾注的這種不定的憂鬱，使我較之往常格外受了感動。我的智慧——我不教自負——上的經濟，自從約翰都穆葉的抄本的存在消息被人在我

跟前漏洩時，便有些兒顛倒。

爲着幾葉舊的羊皮紙，我竟失去了休息的光陰，這是意外的事；但是無論甚麼事，再沒有比這事還要真實。無嗜好的窮人，保守最大的寶藏；他保守他的自己。嗜好繁多的富人，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奴隸。我目前便是這奴隸呀。那些最甘美的娛樂，譬如和一個有謙和而精細的思想之人談心的娛樂，或者和一個能使我遺忘這抄本兒的朋友聚餐的娛樂，自從我知道有這娛樂存在時，我早就缺乏這個；無論晝夜，無論哀樂，無論藏修息遊，我都缺乏這個。

我默憶我童時的慾望。今天，我真能了解我孩提時代的一切最強烈的需要。

我這時覺得帶着一種很特別的正確觀念，重新看見那一個從前陳列在塞因街一家小店鋪中的玩偶——那時我剛好八歲。這玩偶何以能使我開懷，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我那時很榮幸地得了一個男孩子的地位；便很瞧不起女孩子們，而焦躁地等候一部整人的長鬚在我雙頰上倒豎的時候——不幸這時候已經來了！我那時裝着兵士玩耍，爲

着要餵養我的木馬，我將我可憐的母親種在窗前的花草蹂躪了。我想這就是男性的遊戲罷！然而我卻有了一個要得玩偶的需要。大力之神本也有他們的弱點。我所愛的那個玩偶，至少也能殼算有趣的嗎？不然，我現在依然瞧見伊有每一邊都帶紅癢的面頰，弱而短的胳膊，可怕的笨手和叉開的長脚。伊的短裙是用兩口小針固定在腰上的。在我現在的眼中依然有這兩口扣針的黑色圓頭的影子存在。這不過是一個帶着村俗氣概的玩偶罷。我現在記得那時我是個純粹的小孩，然而由我的好尚，我早已覺得這玩偶缺少姿態；伊是粗劣的；伊是笨拙的。雖然如此，我卻愛伊，我卻因為如此而愛伊。我祇愛伊。我思慕伊。我的小鉛兵和銅鼓在那時竟值不得甚麼了。我也不將那些向日葵和元參草的枝葉，塞在我木馬的口中了。這玩偶在我就是惟一的事。我設了許多野蠻人的詭計，強迫我的保姆菲基尼帶着我從塞因街的那個小店鋪門前經過。我緊緊地靠近那小店鋪的玻璃櫃門，甚至非我保姆拉着我的胳膊不可。『西威司特先生，時候已經不早了，您的母親將要說您了。』但西威司特先生那時很輕視那些責備和鞭撻，不過他的保姆卻將他和鵝

毛一般兒牽開，於是西威司特先生便在實力之下投降了。自從年齡加增，西威司特先生卻學壞了，在恐懼之下投降了。於是他便毫無恐懼。(註二)

我那時是可憐的。一種不明來由而不可抵抗的羞惡之心，阻礙我向母親招出愛慕中的物件。因此心中很感痛苦。那玩偶有好幾天一逕在我腦中表現，在我眼前跳躍，睜着雙眼瞧住我，給我展開兩隻胳膊，並且在我幻想之中，得了一種爲我使伊變成神祕而可怕者和愈尊貴而愈可愛者的生活。

末了，有一天，我所永不能忘記的日子，我的保姆引我走到我那邀我去吃午餐的威克多爾舅父家中。我那時異常贊美我的舅父，因爲他曾經在滑鐵廬之役，燃放那最後的一粒法國子彈，也因爲他在我母親的餐桌上親手調和大蒜煨鷄，而隨後他便將這鷄攪到涼拌的生菜之內。我覺得這很有體面。我舅父因爲他的鑲了邊的布郎兌堡式的方襟大禮服，也使我對他引起敬意，尤其其他那一經進門使全家諸事都成了顛倒錯亂者的一定手段。就是在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何以他能如此，但是我卻知道我這位威克多爾舅父



偶爾加入一個二十來人的聚會中，能使大衆的耳目都向他專注。我的高尚無倫的父親，在我想來，他對於我向舅父——他用烟斗醉他，用拳頭友誼地拍他的脊梁，用缺乏毅力的考語譏誚他——所加的贊美，不表同情。我母親用長姊的仁慈態度監護少校，有時要求他少和燒酒瓶子結緣。但是我對於這些齟齬和責備毫不參預，而舅父也極其歡迎我。所以我帶着一種高興的情感走進他那蓋內戈街的小住宅中了。午餐的菜擱在爐邊的圓桌上，其中都是豬肉和甜的東西。

少校拿着甜的點心和未曾兌水的葡萄酒喂我。他向我談論他以前受過犧牲的無數不平之事。尤其他怨恨布爾奔的子孫，但因為他的疏忽，所以他不曾告訴我布爾奔的子孫是誰，我沒由來地以為這些布爾奔，都是滑鐵盧的馬販子。祇因給我們斟酒才偶而停議論的少校，加出許多議論去指責許多我不認識而我卻切齒痛恨的各種壞人。午餐完了，糖果擺好了，我彷彿聽見少校說我父親是一個可以被旁人引着鼻子行走的人；但是我不會確然了解他的意思。我那時耳中已經嗡嗡作響了，小圓桌彷彿正在跳躍。（註三）

我舅父穿好了他那鑲了邊的方襟大禮服，戴着他的圓帽子，於是我們便下樓走到街上，那時，這條街在我看來，竟有一種大大地變換了的神氣。我彷彿像有多少時不會到這街上來了似的。然而我們走到塞因街的時候，我那玩偶的理想在腦中往來，並且向我發生一個異常的激動。我腦中彷彿着了火似的。我便決然要試演一種大手段。看着我們已經在那小店鋪前經過，那玩偶依然帶着伊的紅頰，花裙，長腿，在玻璃櫃門的裏邊擺着。

——我的舅父，我使着勁說，您願意買這個玩偶給我嗎？

於是我等着。

——買個玩偶給男孩子嗎？這是那兒的話！舅父用雷霆一般的聲音說。你真想給自己丟臉！就是這妖怪使你羨慕。好孩兒，我恭維你。倘若你保留這種嗜好，倘若你到二十歲時依然和在八歲時一般兒尋覓這種玩物，那末，你在生活中一定得不到一點兒快樂，我將這一層通知你，你的朋友們也要說你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問我討一柄刀，一枝鎗，我

的孩子，我可以拿我養老金的最後一枚銀幣給你買來，但是給你買這一個玩偶，這就是胡說了！這就是給你丟臉了！這是一輩子不行的！倘若我瞧見你玩耍這樣一個東西，我姊姊的兒子，我再不能認你做外甥了。

我聽了這話，心中異常難受，然而驕傲心，一種堅忍的驕傲心，卻使我勉強壓住了啼哭。

舅父登時歸於沉靜，重又談起他對於布爾奔家的理想了；但是依然在他的盛怒之下躁着的我，卻感受了一種說不出的羞辱。我的主意不久便打定了。我自誓不給自己丟臉；我堅決地永不思念那個紅頰的玩偶了。在這一天，我嘗着了犧牲的苦澀滋味。

少校，倘若您生存時，果然和多神教徒一般兒咒人和瑞士人一般兒吸烟和喇叭手一般兒飲酒，然而您的遺愛，定是光明的——不僅因為您是一個正直的人，並且也因為您曾經向着您那個尚在童稚時代的外甥，啓發一種英雄主義的情感！矯情和懶惰使您成了幾乎不可親近的，唉！我的威克多爾舅父！但是一個懇摯的心田卻在您的方襟大禮

服之中跳躍。我記得您那時在扣紐上插着一朵薔薇。這朵您那樣欣然向店鋪女夥計們供獻的花，這朵在風前自謝的肝膽照人之花，就是您榮耀的少年時代的象徵。您並不輕視烟和酒，但是您看不起人生。大眾從您的方面瞧不到和顏悅色，然而您在我依然用保姆服侍的時代，早給過我一個永不會忘記的正直的和節慾的教訓。

您早就在巴爾納司山上的公共墓地中休息了，你跟前豎着一塊刻着了這樣幾個字的墓碑：

『恩榮騎尉，步兵少校，威克多爾馬爾登之墓。』

但是，少校，這並不是您爲着您的那些屢經苦戰而飽享狂樂的銅筋鐵骨所留下的標題。我們在您留下的記載之中，早尋到那個您願意而我們卻不敢刻在您墓前的這個悲苦而發揚的銘語：

『洛瓦爾省的一個大盜之墓。』

兌來司，明天我們將要拿個花圈擱在洛瓦爾省的大盜的坟上。

但是兌來司已經不在這兒。那末伊將怎樣在尚艾禮塞的十字街口走到我身邊呢？那邊，通衢的終點，凱旋門，那座在他穹門之下鑄着我威克多爾舅父的戰友姓名的凱旋門，在天空中敞着他那偉大的門扇。通衢的樹木，在初春的日光之下展開他們的嫩綠而尚畏寒的新芽。在我這一邊，無窮的車馬向布洛泉公園流動。我有次曾在這「世界的通衢」上閑走；無故在一個露天販賣麵包鮮果的鋪前停住了脚步。一個怪可憐的小叫化子，披着一件襤褸見肉的衣衫，在這和他毫不相干的灰色的溫和氣候中睜開一雙大眼。他用爛漫天真的不知羞惡的態度表現他的慾望。他兩隻滾圓而發楞的眼睛釘住一個麵包做的玩偶瞧着。這麵包玩偶是一個將軍，並且有點兒像威克多爾舅父。我拿起這東西，我付了價，於是我便將這東西交給這個不敢伸手的可憐孩子，因為從早熟的經驗，他不相信幸福；他用那種我們常從惡狗的眼光中窺見的神情瞧住我，彷彿要說：『您瞧我，我，真是太殘酷。』（註四）

——拿去罷，小猴兒，我用我習慣了的不快的聲調向他說，拿去罷，拿去吃罷，你這時

的幸福，比我在你這年紀時所受的多些，因為你可以並不去臉而滿足你的慾望。您，威克多爾舅父，這個麵包將軍，使我憶起您的雄偉面目，來罷，光榮的影子，請您來使我忘記我的新玩偶。我們都是長生而永不老的孩子們，並且我們還不住地跟着新的玩具奔跑。

(註一) 馬拉蓋河沿 (Quai Malaquais) 是巴黎一條沿着塞因河 (La Seine) 的街道。法朗士的父親就是那河沿上的一家舊書店的老闆，著者將此書的主人波納爾的住宅，也假定在這河沿上。

(註二) 西威司特即波納爾(姓)先生之名。

(註三) 布爾奔 (Bourbon) 為法國舊王室之姓，魯意十四等王，均姓布爾奔。

(註四) 通衢原文為 L'avenue。比法境內的寬大而兩旁植樹的街道，本有 L'avenue 和 Le boulevard 的名義上的異同，茲略據原文之意分別譯為「通衢」和「廣衢」。

## 第四則

這真是最奇怪的事，郭戈刺那家庭在我腦筋中，卻永遠和約翰都穆葉連合在一塊兒。

——兌來司，我向圍椅上坐下一面說，請您告訴我，不知郭戈刺的孩子是否安樂，可曾有了乳牙，並且請您將便鞋拿給我。

——他應當有了乳牙了，先生，兌來司向我答覆，但是我早就沒有看見他們了。春天的初晴時候，那母親留下家具和衣裳帶着孩子逃了。有人在伊的屋閣中，發現四十來個空的生髮油罐子。這件事就引起想像了。伊在最後的那些時候，接待賓客，您可以想到伊在這時候，斷不是住在一個童貞女的修道院中。看門老婆子的姪女，說伊曾經撞見伊在廣衢上坐着馬車。我曾經說伊結局不好，這話是說的很對。

——兌來司，我說這婦人的結局算是不好不壞。請您等候伊生活的末日再評判伊罷。並且請您不要在看門的老婆子家中多發議論。這位我曾經在扶梯上會見的郭戈刺

夫人，我覺得伊很愛伊的孩子。這種慈愛，應當算伊的德行。

——爲着這個，先生，那孩子甚麼也不短少。從前在我們這附近的區內，我們找不着一個比他還要飲食的好些，裝飾的好些，撫弄的好些的孩子。他母親每天給他更換一個潔白的涎圍，並且從早到晚，給他唱一些使他嬉笑的歌曲。

——兌來司，有一個詩人說過：『母親不向他微笑的孩子，神明永不愛護。』

## 第五期

一八五二年七月八日

我聽見有人修整聖余爾曼卜雷教堂的鋪路石，於是抱着可以取得從工人方面所發明的標識的希望而去訪問這教堂。我果然不曾錯誤。建築師指出一塊被他擱置在牆邊的石塊給我看。我便跪下去辨認這石塊上的鐫刻，並且在經堂的陰蔭之下，我低聲誦



讀這些使我心花怒發的文字：

『本堂修道士約翰都穆葉先生之墓，先生曾將聖樊桑和聖阿猛的下頰以及「伊洛生屠殺」事件內的孩子們，脚用銀子鑲好；他一生的行爲，永遠是謹慎而勇敢的。請諸位爲他的靈魂祈福。』（註一）

我於是從容用手帕將這泯滅墓碑的灰塵拭去；我幾乎想和他接吻。

——這是他，這是約翰都穆葉！我高聲喊着。

而這姓名從穹頂的上部，帶着匄弔的回聲重新掉到我的頭上。

我目中瞧着那個向我走來的教堂衛士的沈默而莊嚴的面目，使我對於我剛才歡呼的狂態自覺失儀；於是從我兩個教徒爭着向我胸前交叉舉來的兩個聖水刷子的斜刺裏跑了。

然而這確是我那個約翰都穆葉！不用懷疑了：黃金的佚史的譯者，余爾曼，樊桑，飛內訶爾，飛呂西翁，德羅克托維諸聖徒的小傳的著作者，他竟和我以前的所猜度相合，果然

是聖余爾曼卜雷教堂的一個修道士。並且是一個何等仁慈而有毅力的修道士！他叫人製造一個銀的下頰，一個銀的腦袋，一隻銀的脚，使得許多的珍貴的遺骸在不可侵犯的收藏中保存着。但是我能設法偶然尋着他的著作嗎？或者這個新的發現不至於加增我的失望罷？

(註一)猶太王希律(Herode)欲害耶穌，乃於耶穌降世之初，下令盡殺國內的嬰孩們，遂有伊洛生(Innocents)的屠殺，事在公曆四年。

## 第六則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日

『我，是個能合人意者，也是一個使一切人類感痛苦者，慈善者的喜悅和惡意者的恐慌；我，我是製造錯誤者和破壞錯誤者，我展開我身上的翅膀。倘若我在我的迅速飛行

中從歲月上盤旋時，請您千萬不要害我。」

這樣說話的人究竟是誰呢？這是一個我認識太深的老者，就是「司時之神。」

莎士比亞在結束冬日故事的第三幕之後，便停止而給那弱小的貝爾第達留出時間，使伊在安分和美麗之中長大；而他在重新開幕時，便將古代的「負鐮者」引出，使看戲的人都知道過去的時間在嫉妬的雷恩兌司的頭上困難地經過。（註一）

我也和莎士比亞在他的劇本中一樣，在這日記中將一段長的歲月付之遺忘，並且我也摹倣這個詩人的舉動，提及「司時之神」以解釋這十年以來的闕文。在事實上，我竟有十來年不會在這本日記中寫過一行字了，可憐！我這時提筆，竟沒有一個在風韻中長大的貝爾第達可以描寫。少年的光陰和麗都的丰儀，都是詩人們的誠實伴侶。這些逸趣橫生的幽靈，僅僅從光陰中瞧着我。倘若某一個貝爾第達的影子，從不可自持的熱望中試着穿過我的腦海，伊一定在那些堅硬的羊皮紙中驚駭地大受委屈。詩人們真是有幸福的呀！他們的白髮，毫不使那些海萊茵，佛朗西士伽，許麗葉和安洛苔之輩的飄逸形

影略受一點驚駭！而西威司特波納爾的鼻子，已經可以使一切多情而成羣的雌蜂奔逃了。（註二）

然而我也和一個旁的男子一樣，早已了解丰儀那件東西。並且也曾遭遇過那種被索解不得的自然現象在活動的形體上所散布的神祕風情；一個活的土偶，早已使我發出過製造詩人和情人的微顫。但是我不知道戀愛和唱歌。在我這被書籍和舊方式所障礙的靈魂中，也居然像一個掛在屋閣上的小照片一般兒重新找到一個帶着一雙光燄射人的眼睛的面目……波納爾，我的朋友，您是一個年老的瘋子。請您讀這本在今天早上由佛羅崙司的一月書店寄給您的書目罷。這是一本抄本書的書目，並且他可以向您詳述那些被意大利和西西利等處的收藏家所收藏的貴重書籍的內容。這是很合您意思的東西，並且和您的面色也很相稱。

我讀着，我發出一聲狂叫。那年德俱尊而使我擔心的哈米爾伽，帶着一種質問的神情瞧着我，彷彿向我詢問「休息」這現象是否在這宇宙中存在，因為他祇能在這個和

他一般兒老邁之我的身旁，享受安寧的滋味。

我在我這個因發明而生的狂喜中，很想找一個知心的人，於是我使用有福之人所露出的性情，向這靜穆的哈米爾伽說話：

——不行，哈米爾伽，不行，休息不在這宇宙中存在，你享受的安逸，他和人生中的工作是不能並立的。並且誰向您說過我們是老邁的呢？請您聽我在這本書中所讀的詞句罷，並且請您以後再說倘若這是休息時間：

『雅格伏拉金著的黃金的佚史；十四世紀的法文譯本，譯者約翰都穆集。

『精美絕倫的抄本，附帶兩張工作異常精采的畫圖而在很完全的收藏中保存着。這畫圖的一張是聖母的祭禮圖，另一張是卜洛塞爾賓女神的加冕圖。

『在黃金的佚史的卷末，我們還可以尋得余爾曼，飛內訶，飛呂西翁，德羅克托，微諸，聖徒的佚史二十八面，和詠聖余爾曼，訶克塞爾之墓的詩集十二面。

「這抄本從前曾經編在多馬司拉呂爵士家中的珍貴收藏之內，現在保存在基爾真第的米杰爾安哲羅波禮齊先生家中（註三）」

——您聽罷，哈米爾伽，約翰都穆葉的抄本書，現在是在西西利的米杰爾安哲羅波禮齊先生家中了，這個人能穀尊重博學家嗎？我就要給他寫信。

所以我立刻就做。我從信中要求波禮齊先生將都穆葉的抄本情形告訴我。說是我是否能穀探聽這書值得多少錢。同時我還向他提出我所收藏着未曾刻版的而有關重要的書。我要求他給我一個快的回信，並且在我的姓名之下，將我一切的榮耀的頭銜都加了上去。

——先生！先生！您這樣地跑到那兒去呢？受了驚駭的兌來司兩脚三步走下扶梯追着我喊，伊手中還舉着我那頂帽子。

——我到郵局送一封信，兌來司。

——上帝！這樣和瘋子一般的赤着腦袋向外面跑，可是應當的嗎！

——我瘋了，免來司。但是誰不是瘋子呢。你快點拿我的帽子給我罷。

——那末，您的手套，先生！您的雨傘！

我下完了扶梯之後，依然聽見伊在叫喚嘆息。

(註一) 歐洲上古時，以負簾而有翼的老翁之象，圖之爲司時之神。本則第一段原爲莎氏劇本中的詩，法朗士譯爲散文。

(註二) 海萊茵……安洛苔均爲法國女子最流行的名字。

(註三) 基爾真第 (Girgenti) 在意大利的西西利島。

## 第七則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日

我帶着不能忍耐的焦燥等候波禮齊的回信。我深不自安；我舉止焦燥；我拿着書籍

輾轉地閉着闔着。有一天我竟用胳膊將一本穆雷理的著作，拂在地下。那自砥毛片的哈米爾伽，陡然停止動作，將脚擱在他的耳朵上，用生氣的眼光瞧着我。難道他是爲着這鬧轟轟的人生而在我庇蔭之下等候嗎？難道我們不會兩心相照地約好指揮一種寧靜的現狀嗎？我却將這契約破壞了。

——我可憐的伴侶，我向他說，我正爲一種擾亂我指揮我而強烈的狂熱所蔽。狂熱本來是休息的仇敵，我也承認這話；但是倘若沒有他，世上就沒有實業了，也沒有藝術了。誰都可以在墓窩中打盹。而你，哈米爾伽，却鎮日祇在書城中的綢墊子上睡覺。

我已經不將狂熱的學理向哈米爾伽發表了，因爲保姆送了一封信給我。這信是從拿卜爾發出的，其中說：

「先生，

「我誠然有一部絕妙抄本而不會逃出您的洞鑿的黃金的佚史。然而許多重要的



理由，嚴重地堅忍地禁止我和他有一分或一日的相離。在我，這自然是一種喜悅光榮，倘若能設和您在我基爾真第的小店中談話，您的光顧，使他生輝。所以在佇候駕臨之中，我敢於說是您的謙恭盡職的侍從。

『古玩和美酒商人米杰爾安哲羅波禮齊啓，自西西利基爾真第寄。』

既然如此！我就要到西西利去了。

## 第八則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的主意已經定了，我的布置已經妥了，現在祇要通知我的保姆。我敢於說是爲着向伊宣布我的行程，不免矜持了許久。我那時很恐懼伊的勸諫，伊的嘲笑，伊的詰責，伊的

眼淚。『這是一個正經的女子，我那時自言自語，伊丟我不開；伊定要堅留我，當上帝曉得伊想做一件事的時候，議論，動作和呼號，在伊是毫不費事的。到了這種環境，伊一定將看門的老婆子，掃地的工人，挑選羊毛的工人和果子店的七個孩子都引來做幫手；他們將圍着我的膝前跪下；他們將一齊哭泣，並且他們將做出使我不願入目的醜態使我服從他們。』

那樣一來，真如奇醜的小影和久病者的夢想，都受着恐懼心的指使在我的想像之中齊集。是的，恐懼心，彷彿和詩人所說的一般，複雜的恐懼心在我的腦海中產生了這些魔鬼。我在這日記的篇幅中，將我的意思宣布；因為我對於我的保姆有些恐懼。我知道伊看透了我是懦弱的，這件事就將我的全部勇氣，在我和伊的奮鬪之中一齊揭去了。這宗奮鬪是常見的，而我却永遠因而屈伏。

然而我却非向伊聲明我的行程不可。伊抱着一把柴，走到藏書室中來生一點兒小火，『一個小火把。』伊這樣說。因為早晨總是很涼的，當伊蹲下將腦袋在爐門下伸入時，

我向伊斜乜着。我不知道我的勇氣從何處向我而來，然而我却遲疑了。我立了起來，在房中一來一往的散步：

——現在，我用柔和的聲音說，兌來司，我預備到西西利去。

說完之後，我帶着很大的望慮等候着。兌來司却竟不回答我。伊的腦袋和伊那大而無當的煖帽一直埋在爐門之中，以我所見，竟沒有一點兒甚麼，在伊身上洩漏極微的情緒。伊一心祇將小木片兒塞在柴塊之下。

末了，我重新看見伊的面目；那面目是寧靜的，那樣寧靜的，竟使我因而憤怒。

——真的，我心中想着，這個年邁的丫頭是全無心肝的。伊連一個驚嘆的聲音也不發，而任憑我啓程！難道伊的老主人的別離，在伊算不了甚麼事嗎？

——請您去罷，先生，末了伊向我說，但是請您在六點鐘回來。今天我們在晚餐時，有一樣不能久候的菜。

第九則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在拿卜爾

——花這麼三個銅圓，他可以過活，可以吃，並且可以洗面。

——我聽見了這句拿卜爾的土話，朋友；我可以花三個銅圓利用一塊你所擺在小桌上的西瓜，供我的吃喝和洗面。但是許多西方人的成見，阻止我誠懇地嘗試這種簡單的肉體的愉快。那末我怎樣咀嚼西瓜呢？我站在這人堆之中，很有些應做的事。這聖魯西街的夜市是何等光明而熱鬧呀！各種鮮果在那些被五色掛燈所照耀的店鋪中如小山一般的堆着。在迎風燃燒的火爐之上，水鍋噴出騰騰的熱氣，油鍋吐出歌唱一般的聲音。炸魚和燉肉的香氣撲鼻而來，使我打嚏。在這環境中，我瞧見我的手帕不期和我的上衣的口袋相離。我被這些想像不到之最快樂最喧嘩最活潑最刷溜的市民所擁擠所推盪

而向各方面轉折，這時我看見有一個很年輕的婦人，我正在贊嘆伊那如雲的黑髮，伊却用強健而有彈力的肩頭將我向後撞退三步，並且使我毫無傷害地倒在一個微笑地接住我而正吃着空心粉的男子的懷中。

我已經在拿卜爾了。我是怎樣帶着我幾件畸形而破舊的行李來到這兒，我因為連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不能講述出來。我已經在一種不間斷的驚駭之中旅行，現在，我很相信在這個光明的城中，我剛才很有那貓頭鷹在日光之下的目眩的面色。這一晚是最壞的！因為願意觀察民間的風俗，我便走到我現在所在的海口邊的頗爾佗街。許多活動的人羣在許多食料店前圍着我，我彷彿和飄流物一般任憑這些活的波濤的意思飄動，然而這些波濤在沉定之時，却也帶着溫存的意味。因為這種拿卜爾的居民，在他的迅疾態度之中，有一種我所不知道的溫柔 and 諂媚。我不過被人搖盪，並不會被人撞倒，我從各方面來的這種推盪力，使思念到這些人快要使我站着睡覺。我踏着這街上的石塊一面欣賞這些搬運夫和漁人，他們走着，談着，唱着，吸着菸，運動着，吵鬧着，帶着一種驚人的迅速

態度互相擁抱着。他們同時由一切感覺而生活，而用人生的短促，權度他們的慾望。我走到一個很熱鬧的酒店之前，在門上讀着了一首用拿卜爾土語寫的這樣四句詩：

勸君欣然飲且啖，

蘭膏滿缸莫辜負：

他生是否再相見？

他生有無沽酒處？（註一）

羅馬詩人荷拉斯曾經向他的朋友們發過相同的勸告。您接受過了這些，波斯度睦斯；您聽見了這些，婁可樂愛，願意知道未來的祕密的美貌女豪。我們知道這未來到現在祇算是往事了。從真象看來，您爲着這點兒小事而神魂顛倒，算是大錯而特錯，並且您的朋友表示熱腸規勸您安分守己和戒酒——『當心罷，你的酒喝的很彀了。』如此，所以秀麗的地和清朗的天都贊成寧靜的肉體上的愉快。但是有許多因爲極不快樂而神魂

顛倒的人；這都是最尊貴的。婁可樂愛，您以前就算這樣的一個；而我在一生的暮年，走到這個您曾播艷名的城中帶着敬意向您的憂鬱的小影行禮。這些和您同類而在基督教徒中發現的靈魂，就是女聖徒的靈魂，而他們的聖跡竟把黃金的佚史這部書充滿。您的朋友荷拉斯，早留下一種心境略窄的苗裔，而我窺見了他子孫中的一個，用這個酒店詩人的身分，這時正在他那求肉體愉快的招牌之下向着杯中斟酒。（註二）

然而人生却承認佛拉古司所說的話是有道理的，他的哲學是適應世上現象的惟一東西。請您給我瞧這一個靠在一塊被葡萄藤蓋住的鐵欄而舉眼望天喫着冰吉凌的孩子罷。他斷不會折腰而去拾那本找預備從飽嘗艱苦的境界中去搜求的古抄本。從實際上說來，人生與其說是稽考古書而生，無寧說是爲着喫冰吉凌而生罷！（註三）

我繼續在這些飲酒者和唱歌者的人縫中穿過。有許多咀嚼美味的鮮果的情人互相抱着腰支。世人應當天然然是惡意的，因爲這種異樣的快樂使我深深地發愁。這種羣衆，陳列人生的一種天真的風格，使我這老年學究的善惡之心因而恐怖。隨後，我因爲毫不

了解這些在空中鏗鏘的言語，自覺失望。對於一個語言學者，這是一個屈辱的證據。當我聽見幾個從我背後傳來而使我豎起雙耳的字眼，我很不愉快。

——這老翁一定是個法國人，狄米特理。他那跼促的樣子使我難受。您願意和他談論嗎？……他有一個很現福氣而彎曲的脊梁，您覺得嗎，狄米特理？

這幾句話，是一個婦女的聲音用法國話說的。我起初聽見有人用老翁稱呼我，頗不悅服。難道我有了六十二歲便是老翁嗎？某一天，我同事佩羅阿亞佛理涅先生在藝術橋上恭維我的壯年；而他在高年中，倘若呼春鳥有時在夜晚和這一個在我背後唱歌着的一般兒唱歌，他顯然可以聽見。我的脊梁是彎曲的，伊說。唉！唉！從前我早有些懷疑；但是自從這是一種雌鳥的勸告，我却一點也不相信了。我自然不會回頭去看誰說了這話，但是我決定這是一個漂亮的婦人。爲甚麼呢？

因爲正負豔名或者會負豔名與夫使人愉悅或者會使人愉悅的婦女們的聲音，是唯一能有這樣富於悅耳的抑揚之物，而清脆的音波依然是一種笑聲。也許，從一個醜陋



者的口中，能流出一種更爲甘美而更爲悅耳的論調，但是一定沒有這樣活潑，沒有這樣婉轉。

這些理想在我腦海中，不到一秒鐘工夫便已經成立，並且爲着避開這兩個不知姓名的人，我立刻鑽到人叢最深的處所，穿入一條被一個供着聖母的小龕之前的小燈所照的小巷之中。到了這兒，我可以格外從容揣度，承認這一個漂亮的——我猜度伊一定是漂亮的——婦人，有一種好的而值得感謝的意思對我。

『這老翁一定是一個法國人，狄米特理。他那跼促的樣子使我難受。您願意和他談論嗎？……他有一個現福氣而彎曲的脊梁，您覺得嗎？狄米特理？』

我聽着這種和藹的論調時，本來不應當陡然躲避。最好是用一種殷勤的態度走到這位高聲談論的女客身邊，向伊鞠躬說道：『夫人，我聽見了您剛才所說的話。您願意向一個可憐的老翁給一種好的幫助。這事已經辦妥了，夫人。僅僅一點兒法國語調的音波，已經使我得着一種向您道謝的愉快。』我一定應當向伊發表這一段論調，或者一段其

他的相類者。伊大概是一個法國女人，因為伊的口音是法國的。法國女客的口音本來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譬如我們，外國人在這裏頭也嘗過這滋味。斐利浦貝剛麥在一四八三年議論「少艾的約翰妮」時，說過：「伊的語言是和伊祖國的婦女們的語言一樣地柔和。」那位伊所對談而名叫狄米特理的伙伴，大概是個俄國人。這都是一些富人，他們在宇宙間消遣他們的煩悶。我們應當給富人叫屈：他們的財產圍困他們，然而却不能感動他們；本來他們都是可憐的，缺乏內部的蘊藏。富人的苦境，是令人垂淚的。（註四）

在這種反省之後，我已置身於一條在那樣多的穹門，和那樣凸出的露臺之下通過，連天日也幾乎不能透入的小巷之中——或者爲着說拿卜爾的土話，便是在一條「梭托波爾第哥」之中了。我簡直是迷了路道受了懲罰在這茫茫的深夜中尋覓途徑。至於說到詢問途徑，那末我應當和一個有人性的面目相逢，然而我即令單看見一個也要失望。在失望之中，我隨意得到一條街道，或者竟可以說是一條謀財害命的狹路。這完全有這樣的意味，並且竟是這樣的一條，因為當我瞧見兩個拿刀子玩着的人，我已經在這街

上走了幾分鐘了。他們的舌戰比刀戰還狠一些，我從他們所交換的咀咒，知道他們是一種三角戀愛中的兩個情夫。當這兩個勇敢的人繼續專心在他們的事件而無暇顧我之時，我謹慎地跑到鄰近的一條小街。我放膽走了些時，於是便頹喪地在一條石凳上坐下，我因為這樣興奮過度的奔跑，以及被狄米特理和他的伴侶用高聲所施的惡作劇的作，幾乎坐着垂淚。(註五)

——早安，先生。您從聖伽爾羅回來了嗎？您聽了女名角的唱嗎？祇有拿卜爾有人這樣唱。

我擡頭一看，於是認清楚是我的居停主人。原來我已經在我住的旅館正面，我臥房的窗下坐着了。

(註一)此詩的原文及法文的譯文附錄於下：

原 文

Amice, alliegre magnanimo e bevinimo

Niin che n'ce stace noglio a la lucerna:

Chi s'a l'autro munno ne'e vedimmo?

Chi s'a l'autro munno ne'e taverna?

法 文

Amis, mangeons et buvons joyeusement

Tant qu'il y a de l'huile dans la lanterne:

Qui sait si dans l'autre monde nous nous reverrons!

Qui sait si dans l'autre monde il y a une taverne?

(註二) 荷拉司 (Horace) 爲公曆紀元前一世紀之羅馬大詩人，生於拿卜爾。波斯度睦斯 (Postumus) 第

三世紀時哥爾國之暴君可樂愛 (Leucanós) 待攷。

(註三) 佛拉古司 (Flaccus) 第一世紀之羅馬的詩人。

(註四) 斐利浦貝剛麥 (Philippe de Bergame) 意大利貴族少女的約翰妮 (Jeanne la Pucelle) 卽十

五世紀法國女傑貞德的別稱。

(註五) 梭托波爾第哥，意文爲 Sotto-purtico。

## 第十則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蒙特阿來格羅

我們——我和我那些嚮導和他們的騾子——我們在那條由西阿伽到基爾真第的大路上的蒙特阿來格羅村中一家可憐的客店中休息，村中的居民久爲水瘴所困，都在太陽之下負暄。但是這依然是一些希臘式的人，他們的興高采烈竟能抵抗一切。其中有好幾個帶着一種微笑的好奇神情圍繞這客店。倘若我那時向他們講述一件故事，那末這一件竟可以使他們忘却人生的痛苦。他們都有很聰敏的神韻，而那些晒成褐色而憔悴的婦女卻都翩翩地穿着長的黑色大衣。（註一）

我在我的跟前，瞧見那些被海風損壞的遺跡，其中竟不生寸草。灰色的愁象，罩住了這不毛之地，地上開了裂的膏腴處所，僅可以供給幾莖半脫的含羞草，一些仙人掌和一

些矮的棕櫚的營養。離我二十來步的地方，有一條深坑，其中無數的石子像成堆的人骨一般兒發白。我的嚮導告訴我，說從前這是條小河。

半月以來，我早到了西西利了。我已經行抵巴勒爾麥的海灣中，這海灣包含在貝勒格理羅和伽大爾法羅的兩處不毛的山嶺之間，直達金螺村的內部，遍地皆是覆盆子和橙子的樹，我感受一種那樣使我毅然訪問這座因歷史上的各種紀念而尊貴，由山嶺起伏而奇秀的孤島所得的贊美。我這個在野蠻西方白了頭的年老的尋山者，決然在這個有歷史價值的地方探險，於是和一個嚮導商量，便從巴勒爾麥到特拉巴尼，從特拉巴尼到塞林農特，從塞林農特到我在今天早上所離開的西阿伽；現在我正從西阿伽向着我應當在那兒尋覓得約翰都穆葉抄本的基爾真第走。凡我所看見過的好物事，都那樣地在我頭腦中留下，使我將記載的需要當作徒勞。爲甚麼搜集一些紀錄來打攪我的旅行呢？摯愛的有情人，斷不描寫他們的佳境。（註二）

我從目前的惆悵和過去的詩境之中，靈魂受着幽絕的天然圖畫的印象，眼臉充滿

着和諧而清朗的曲線，獨自在蒙特阿來格羅領略深紅的新釀之酒的滋味，這時我瞧見一位頭戴草帽身着絲絨裙袍的女客走進客店的廳中。伊的髮髻是深黑的，雙目黑而有光。從伊的步趨的姿勢看來，我認明伊是一個巴黎女子。伊坐下了，客店的主人在伊身邊安置一杯清水和一束薔薇。自從伊進門之後，我隨意和桌子略略相離，假裝觀看那些掛在牆上的圖畫。此後我很明晰地窺見伊瞧見我的脊梁時，露出一個小小的驚訝動作。我走近窗子跟前，瞧着那些在兩旁栽着仙人掌和無花果樹的石子路上來往而繪着許多圖案的貨車。

當伊喝着那杯冰涼的清水時，我正向天空瞧着。我們在西西利時，總感受一種喝涼水和呼吸日光的不可言喻的肉體的愉快。我獨自在心中微吟雅典詩人的詩句：

『哦，神聖的光明，你是黃金般的日子的美眼。』

然而那位法國女客用一種很異樣的好奇心觀察我，我雖能制服自己不去注視伊，以免蹈着不相宜的譏誚，然而我却感覺伊的眼光正射在我的身上。彷彿我對於那種和

我眼光不相逢而達到我身上的注視，另有猜度的特長。許多的人也自命有這種神祕的能力；然就實際而言，有何神祕，不過我們從自行流露的極輕微的徵驗便得了指導了。我難道不能在窗口玻璃中，窺見這位女客的媚眼的反射嗎？

當我轉身向伊之時，我們的目光便互相接觸了。

一隻黑的母雞，走進這灑掃不清潔的屋子中尋覓食物。這年輕的女客拿起剝在桌上的麵包屑子向雞丟去一面說道：

——你要一點麵包呀！

我認識了這個我在聖魯西那晚曾經聽見的口音。

——請您恕我，夫人，我立刻說。雖然我不是個認識您的人，我對於您向一個年老的同鄉人在拿卜爾街道上所擔的憂慮，應當保守一種謝意。

——您認清楚了，我，先生，伊向我答覆，我也認清楚了您。

——從我的脊梁嗎，夫人？



——哦！您已經聽見了，當我向我丈夫說您有一個現福氣的脊梁時。這句話不會使您生厭。我以前却很擔心怕得罪了您。

——那裏的話，夫人，您算是恭維了我。並且您的觀察，在我看來，至少也是公正而深刻的。相法不僅是在乎面目上的神情。世上本有許多有思想的手和許多毫無想像的手。世上本有許多假情假義的膝頭，許多有自私自利的手腕，許多傲慢的肩膀和許多現福氣的脊梁。

——這真不錯，伊向我說，但是我從面目看來也認得您清楚。我們以前早就會過了面，在意大利或者旁的地方，那我就知道了。王爵和我，我們旅行的時候很多。

——我不相信曾經有過和您相遇的機會，夫人，我向伊答覆。我是一個年老的遜世者。我以前在書籍之中過我的生活，幾乎不曾出過門。您從前在我的窘困之中，我的使您傷心的窘困之中見過我。我很以生平享受一種蟄居而伏處的人生爲歉。在書籍之中，我們固然可以見聞一些事，但是我們在觀察宇宙時見聞的就更多了。

——您的原籍是巴黎嗎？

——是的，夫人，我在一所房子裏住了四十來年，我幾乎不會從那兒出外。這房屋是位置在塞因河的岸上，是世上的最有名而最華麗的地點。我從我的窗口，望得到杜勒禮和盧佛爾兩座故村，新橋，聖母堂的寶塔，司法院的鐘樓和聖余貝爾教堂的尖塔。這些做建築材料的石頭說道：這些建築物向我陳述法國人的偉大歷史。（註三）

在這種議論之中，那位青年的婦人彷彿異常愉快：

——您的住宅就在河沿上嗎？伊活潑地向我說。

——在馬拉蓋河沿之上，我向伊答覆，在畫片商人店的第四層樓上。我姓波納爾，名西威司特。我的姓名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但是這是國立通儒院的一個通儒的姓名，因為我祇要我的朋友們不致忘記，就穀了。

伊用一種驚駭的有興趣的惆悵的而感人的異常態度瞧着我，我懂不到像這一個簡單的陳述，何以竟能使這位不知姓名的青年女客發生一些這樣複雜而活潑的感動。

我正等候伊向我解釋伊的驚訝，但是一個靜穆溫和而愁鬱的偉男子從門外走到廳中。

——我的丈夫，伊向我說：德資樞夫王爵。

隨後伊向他介紹我。

——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法蘭西國立通儒院的通儒。

王爵用他那副高大而頹喪的肩頭向我致敬。

——親愛的女友，他說，我以為將您和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的談話打斷，是一件抱歉的事。但是車子已經套好了，並且我們應當在天黑以前到美羅（註四）

伊立了起來，拿着客店主人送伊的那一束薔薇出了客店。我跟着伊走，王爵却審察騾子所拖的車子，考驗鞍轡的堅實。伊在葡萄架下候着而微笑地向我說：

——我們向美羅走，這是一個和基爾真第相距二十四基羅密達的可怕的村子，您斷猜不着我們為甚麼要到那兒去。請您不必費心猜度罷。我們去尋覓一個火柴盒子。狄

米特理搜集火柴盒子做一套標本。他曾經將各種標本，譬如狗的項圈，制服的鈕扣，郵票之類都勉強搜集過了。但是祇有火柴的盒子引起他的興味……那些有五彩花繪的小紙盒子。我們已經聚了五千二百一十四個普通的樣子了。其中有許多曾經使我們費過許多大勁兒。譬如，我們曾經知道有人在拿卜爾製造粘着馬志尼和伽利波底的肖像盒子，但是巡警却將這些盒子收沒，把製造家拘留。我們由於尋覓和詢問的效果，竟在一個鄉下人家中得了一個這種盒子，誰知他得了一百利爾將這盒子賣給我們之後，却又去報告巡警。許多武裝警察檢查了我們的行李。但是他們尋不到那盒子，便將我們的珠寶拿去。於是我對於這種標本也得了興味了。我們還要在夏天到瑞典，去補足我們的搜集品。（註五）

我那時竟感受——我應當說嗎？——一點可憐的同情心，對於這些固執的搜集標本者。自然，我希望看見寶播夫先生和夫人在西西利採輯古代的大理石器，五彩的花瓶和旁的金屬器具。我自然歡喜瞧見他們留心亞格理真特的廢城故址和愛理克司山

的詩境的傳說。但是，總而言之，他們做一種標本，他們是一種搜求古物的團體中的人，我能穀毫不嘲笑自己而嘲笑他人嗎？（註六）

——您現在知道，伊說，爲甚麼我們在這個惡劣的地方旅行了。

在這樣一個打擊之後，我的同情心竟停止了，並且我有些憤怒。

——這地點並不惡劣，夫人，我向伊答覆這地域是有光榮的地域。他的天然的美是一個那魁梧而奇異的東西，以致那數百年的野蠻時代，不能將這些可愛的故址消滅。開雷司曾經在這些童山之上遠眺，而那使亞雷杜司和美納爾仙樂和鳴的希臘的繆斯，到現在依然在荒山的涸泉中向我耳邊歌唱。是的，夫人，等到地球的末日，那時，我們的地球也和今日的月球一般無人居住，而在空間旋轉他的灰色的遺骸，那個帶着塞理崙特的故址的地面，也依然在死了的宇宙中保存自然之美的標識，於是，至少也沒有兒戲的論調，來譏誚這種偉大的沉寂了。（註七）

我剛好說完這種自覺略帶傻氣的論調，我心中自言自語：『波納爾像你這樣一個

在書堆中消磨歲月的老翁，斷不知道和婦女們談論。」幸而我想起來，德賚播夫夫人懂不到我的議論，彷彿以為這是一篇希臘文的演說。

伊帶着溫柔的態度向我說：

——狄米特理自覺煩悶，而我也自覺煩悶。我們有一些火柴盒子。但是我們也因為火柴盒子而乏了。以前當我有許多煩悶之事的時，不自覺煩悶；煩悶的事，是一件最大的散心。

我竟被這漂亮人物的精神上的苦惱所感動了，我說：

——夫人，我爲着您沒有得過孩子，很給你抱屈。倘若您有一個，那末，您的人生目的就實現了，於是您的思想同時也就是格外裝嚴而格外得了慰藉了。

——我有一個兒子，伊說。他已經大了，我的孩子佐治，這是一個男子：他有十一歲了。我從他的幼小時就一般兒愛他，但是這不是一樣的事。

伊舉起那一束薔薇給我，伊微笑一下，在登車之後向我說：

——您不會知道，波納爾先生，我從會過您之後所得的喜悅！我計算在基爾真第可以一定和您相遇。

(註一) 蒙特阿萊格羅 (Monte-Allegro) 西阿伽 (Sciacca) 基爾真第 (Chirigenti) 均在意屬地中海的西利 (Sicile) 島。基爾真第在島之西南隅，其位置在上古時代之亞格理真特 (Agrigento) 市的故址相近。水瘴 (Malaria) 本為意大利流行的一種由積水所媒介的疫症。

(註二) 巴勒爾麥 (Palerm) 為西利之省會，在島之西北隅，和拿卜爾隔海相望，距離約五百華里。特拉巴尼 (Trapani) 塞林農特 (Selinonte) 均島上的小城市。

(註三) 杜勒禮 (Les Tuilleries) 為巴黎的故宮之一，於一八七一年毀於火。盧佛爾亦為故宮，現為博物館。新橋即 Le Pont-Neuf，聖母堂即 Notre-Dame，司法院 (Le Palais de Justice) 亦為故宮，現供法國大理院及巴黎地方廳之用。聖奈貝爾教堂即 Sainte-Chapelle，以上各處均為巴黎有名建築物。

(註四) 美羅 (Mello) 為島上一小村。

(註五) 馬志尼 (Mazzini) 伽利波底 (Garibaldi) 為意大利維新三傑中之二，波納爾旅行之時，意大利尚未統一，故此二人尚為地方政府所嫉視。利爾 (Lire) 為意大利銀幣，其值等於一佛郎。

(註六)愛理克司山(L' Eryx)爲西利利的名山。

(註七)開雷司(La Ceres)爲希臘神話之司農神女，繆斯(Le Muse)爲希臘神話之司文藝女神，亞雷杜

司(Arcidue)爲西利利的著名泉水。美納爾(Le Ménale)爲希臘的古代名山。

## 第十一則

### 同日在基爾真第

我在我的夾窩子之內，儘我的能力布置。夾窩子是一乘無輪的車子，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張擡牀，一乘用兩匹騾子一前一後擡着的轎子。這種習慣是很古的。我以前有時在十四世紀的抄本中，看見這種被人描寫的擡牀。我那時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張擡牀，於某日在蒙特亞雷格羅和基爾真第之間擡我。可見我們甚麼也不應當詛咒。(註一)

這些騾子搖着銅鈴，用他們的鐵掌在石灰石的地面上起落。一共經過三個鐘頭之



久。無數非洲式的荒郊，在蘆林之間從我身旁從容地自行顯出，這時我却思念約翰都穆葉的抄本，並且我帶着一種使我自己感受的天真狂熱想着他，因此我從中流露出幼稚的至性。

一陣向晚倍覺清香的薔薇香味，使我回憶德賚播夫夫人。長庚星漸漸在天邊閃爍。我潛心默念。德賚播夫夫人是一個漂亮的而幾乎純粹天真的。伊有雌貓一般的理想。我不曾在伊身上，找到這個攪動有思想的靈魂的最小部分。然而伊却用伊的方法表現一個深邃的思想：『當一個人有許多煩悶之事的時分，却不以為煩悶。』所以伊知道在這世界上憂慮和痛苦，是我們最靠得住的玩意兒。偉大的真象非到費事和工作不能實現。德賚播夫王妃究竟用甚麼工作而得到這個呢？

(註一)夾窩子本為中國北部山路上的一種旅行器具，其制較馱轎為簡陋，僅用粗繩纏於木槓兩枝之間而成床的形式，上部屬蘆席為篷，可遮風日，槓之前後各有橫輓，置輓於驢背使驢抬之而行，書中意文作 *Lectica*，蓋由拉丁文 *lectus* 字 *Lectus* 轉變而來，故譯作夾窩子。

第十一則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基爾真第（註一）

次日我在基爾真第的格利亞司旅館中睡醒了。格利亞司是一個上古時代亞格利真特的有錢之市民。他的慈善的名譽和他的奢華的名譽一般昭著，並且他曾經向市上捐助了許多不取代價的旅館事業。格利亞司死後一千三百年了，在開化的民族中，今日雖沒有不取代價的東道主。但是格利亞司的姓名，却成了這個我可以在夜晚安宿的旅館的招牌。

基爾真第的新城，在上古時代的亞格利真特的堡壘之上，建築一些被西班牙式的教堂所鎮住的窄狹而過密的民居。我從我的窗口向海邊斜眺着，看見半就頹敗的成行的古寺。僅僅這些遺跡還有點兒生氣，其餘都是不毛的。水泉和人生，都將亞格利真特拋

棄了。水泉，恩佩多克爾的神物，對於活動的生物是那樣的必要的，而無論甚麼也不能遠離江河和泉源而生活。但是基爾真第的船埠，離城約有三個基羅密達之遙，却振興一種大的商業。所以我說約翰都穆葉的抄本，竟在這粗造巖石之上的頹敗的城市之中。我探明了米啓爾安哲羅波禮齊的住址，於是便向那兒走。（註二）

我瞧見波禮齊先生，他從頭至腳的衣飾都是黃的，正着手在一個鍋中煎炸臘腸。他瞧見我時便將鍋丟開，高舉兩臂大聲歡呼。這是一個癡面勾鼻翻腮圓眼而神情使人異常注目的矮子。

他用款待大人的方法接待我，說他永遠忘不了這一天，於是請我坐下。我們所坐的廳子，同時兼充客廳，臥房，廚房，工場和儲蓄食物的地點之用。我從中看見一個火爐，一張牀，幾片畫布，一個畫架，許多酒瓶和一大堆的紅辣椒。我向那些遮住牆的圖畫瞧了一下。

——藝術！藝術！波禮齊先生重新高舉兩臂大聲喊着：藝術！何等的毅力！何等的慰藉！我是一個圖畫家，大人！

於是他指出一張不會畫完並可擱下不理而毫不致損傷藝術和文化的聖佛朗索的畫像給我瞧，隨後他引我看一些宗派較好的舊油畫，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用不會注意的筆墨修整過的。

他說：

——我修整舊的油畫。唉！古時的畫師們！何等聰敏！何等意匠！

——這是真的嗎？我向他說，您同時是一個油畫家，古玩商人和賣酒的商人。

——爲着伺候大人，他向我答覆，我這時有一瓶楚戈酒，這酒的一點一滴，都是珍珠。我想請閣下領略。

——我酷愛西西利的酒，我說，但是我不是爲着酒瓶而來看您，先生。

他說：

——那末一定是爲這些油畫而來的。您是一個賞鑒家。我能設接待一些油畫的賞鑒家，真是高興極了。我去拿蒙烈雷司的傑作請您看；是的，大人，他的傑作！一個牧羊圖！這

是西西利派的珍珠。

我說：

——我看到這作品時，一定愉快；但是我們先談那引起我而來的事情罷。

他那雙敏捷的小眼球帶着好奇的神情射着我，而我瞧破了他對於我訪問他的目的並不會想到時，不禁抱了一個傷心的憂慮。

我竟發抖了，並且覺得額頭被冷汗冰着。我和乞憐一般吞吞吐吐地說了一句和下文相類的話：

——我從巴黎特地爲着探聽您向我說過而收藏在寶號中的那一部黃金的佚史的抄本的消息而來的。

他聽到那句話，便又高舉兩臂，眼楞口張表示一個很激動的神情。

——唉！黃金的佚史的抄本！一顆珍珠，大人，一顆玫瑰寶石，一顆金鋼鑽！兩副那樣完全而使人窺見天堂的圖畫，這是何等美麗的東西！這種和花瓣兒爭妍的顏色，對於視官

竟和蜂蜜一般兒甜美。就是諸麗克羅菲阿也畫不得這樣好！

——請您拿給我看看罷，我遮揜不住我的擔心和希望而向他說。

——拿給您看！波禮齊高聲說，我做得到嗎，大人？我做不到了！我做不到了！

於是他彷彿想拔去自己的頭髮。他將這些頭髮不待我阻止便緊緊從腦蓋的皮膚上提起。但是他到了將要感覺大的痛苦之前就停住了。

——怎樣的呢？我憤憤地向他說，怎樣的呢？您爲着拿一部抄本給我看看而請我從巴

黎到基爾真第來，等到我來了，您說是您沒有這東西了。這是可惡的，先生。我要將您的品行請正經的人上判斷。

倘若有人看見了這時的我，一定要想到一個發怒的小山羊。

——這是可惡的！這是可惡的！我伸着一雙顫動的胳膊重三複四地說。

波禮齊帶着一個戰死了的勇士的神情向一張椅子上倒。我瞧見他雙眼飽含着熱淚，並且他那些以前遮覆頂門的頭髮，現在却亂七八糟地垂在額前了。

——我是爲人父者！我是爲人父者！他又着雙手高聲喊着。

隨後，他哭着接下去說：

——我的兒子拉飛羅，我的已故而使我哭泣十五年的妻子所生的兒子拉飛羅，大人，他想在巴黎營業；他在巴黎的拉菲特街租了一間屋子售賣古玩。我早將所存的貴重物品都交給他了，我早將我那些頂好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國磁器，我那些頂好的禹爾賓羅所產的陶器，我那些名家的油畫都交給他了。那是些甚麼油畫，先生！有時我心目中思索到這一些物件，他們還能使我目迷五色呢！並且這都是簽了名的。總而言之，我早將黃金的佚史的抄本也交給他了。我幾乎將我的血和我的肉都交給他。一個獨子！我那可憐而不可侵犯的亡妻所生之子。

——既然如此，我說，先生，當我走到西西利的深處來尋約翰都穆葉的抄本之時，而這抄本却早陳列在離我住宅一里多路以外的拉菲特街的一個店鋪的寶籠中了！

——他在那裏攔着，這是不可侵犯的事實，陡然歸於寧靜的波禮齊向我說，並且我

想至少依然還在那兒。大人。

他從一張桌上取了一個名片交給我，一面說：

——這就是我兒子的住址。請您將他向您的朋友介紹罷，並且我向您多多道謝。陶器，磁藍器，古代織物，油畫，他保存着一套完備的藝術物品，完全是羅拔式的，和上古的，我說一句實在話。請您去看罷：他一定請您看那約翰都穆葉的黃金的佚史的抄本。兩張顏色鮮明的圖畫。

我無精打彩地接着他所交給我的名片。

這人利用我的弱點要請我在社會宣播這拉飛羅波禮齊的姓名。

當這個西利人抓着我的胳膊時，我的手已經抓着門上的鈕兒了。他帶着神往的樣子說：

——唉！大人，我們的城市是一個何等樣的！他產生恩佩多克爾。恩佩多克爾！何等偉大的人物，何等偉大的市民！何等思想上的勇氣！何等的德行！何等的聰明！在船埠那邊有



一座恩佩多克爾的銅像，我每次經過時，總脫帽向他致敬。當拉飛羅，我的兒子，在預備赴巴黎拉菲特街開設古玩店鋪而起程時，我送他到本城的船埠，並且我在恩佩多克爾的銅像前，向他說兩句爲人父者的訓詞：『你總得記憶恩佩多克爾！』我向他說。唉！先生，在今天我們不幸的祖國，應當有一個新的恩佩多克爾！您願意我引您去看銅像嗎，大人？我可以給您服嚮導的職務去訪問那些古代的遺跡。我將那幾座希臘時代的古廟，古井，古墓和金門引給您看。普通的旅行者的嚮導，都是一些無用的騾子。我是一個好的嚮導，我們可以四處搜索，您願意嗎？並且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寶藏。我有科學的知識和搜求的天才。我在那些博學先生們毫無所得的空穴中，時常發現一些傑作。

我居然跑開了。但是他跟着我奔跑，而在扶梯下將我攔住，並附耳向我說道：

——大人，請您聽我說罷：我引您到城中去；我請您觀看我們基爾真第的女人。西西利的女人，先生，上古的自然之美！並且我還要將那些小村中的鄉下女人指給您看，您願意嗎？

——這真見鬼！我憤然喊着。

於是我任憑他張着兩隻胳膊而跑到街上了。

到了我看不見他的時候，我便在一塊石頭上坐下，雙手抱着腦袋思索。

——我難道是，我自言自語，我難道是爲着聽受這樣一種貢獻而到西西利來的嗎？這波禮齊定是一個光棍，他的兒子是另外的一個。但是他們究竟鬧些甚麼呢？我却不能判別他們。目前我是上殼了當了，嘔殼了氣了。

一陣輕的步聲在衣裳窸窣的聲中，使我將頭擡起，於是我就看見德資播夫王妃向我走來。伊走到我的身邊和我握手，從容地說：

——我正找您，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在這兒和您相逢，在我是一件很大的喜悅。我想在我們的遇合中給您留一個有趣的紀念。我真個想這樣做。

在伊說話之時，我彷彿從伊的面網之下瞧見一點兒淚珠和一點兒微笑。

王爵來了，他那高大的身材的影子彷彿要將我們遮蔭住。

——請您表現，狄米特理，請您向波納爾先生表現您所得的貴重物品罷。

於是這個魁梧奇偉的謙謙君子，向我交出一個火柴盒子，一個紙板製成而畫着一個紅藍雜出的腦袋的惡劣不堪的小盒子，盒子上的記載，說這是恩佩多克爾的肖像。

——我看見了，夫人，我看見了。但是可恨的波禮齊，我勸您不用打發德管播夫先生到他家中去，他爲着恩佩多克爾的生活，竟和我鬧翻了，而這個肖像並不能使我因此格外欽佩這個古代的哲學家。

——這本來是惡劣的，伊說，但是這很稀少。這類的盒子是很難尋到的。我們應當當場購買。狄米特理從早上七點鐘就到了那製造廠了。您瞧見我們，真沒有妄費我們的光陰。

——我自然瞧得很清楚，夫人，我用頹喪的聲音向伊說；但是我却失掉了我的光陰了，我不會找到我這樣不遠千里而來所尋覓的東西。

伊聽着我這種失望很覺關心。

——您得了一種煩惱嗎？伊活潑地向我詢問。我能設幫助您一點兒嗎？您難道不能設，先生，將您的困難告訴我嗎？

我却將這事情告訴伊了，我的陳述是很長的，伊受了感動了，因為伊接着便向我探聽一大堆的我所認為很重要的細微末節。伊問了這抄本的正確稱呼，他的外表，他的書品，他的年齡，和拉飛羅波禮齊的住址。

我卻將他的住址無心地交給伊了，這真是氣數！

我很難自持。於是重新將我的怨恨和咒罵又說了一些。這一次德賽播夫夫人却笑了。

——您何以笑呢？我向伊說。

——因為我是一個刁鑽古怪的婦人。伊說。

於是，伊翩然而去了，任憑我茫然若失的獨坐在石頭上。

（註一）本則的月日，似乎不應再為「十一月三十日」，但原本作是日，故仍其舊。

(註二)恩佩多克爾 (Empedocles) 爲公曆前五世紀西西利的希臘哲學家。

## 第十二則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八日在巴黎

我那些尙未解開的箱子，塞滿着我的飯廳。我坐在一張擺滿了法國爲饕餮者而產的精美食品的小桌子之前。我吃了一份沙爾特爾式的甜糕，這東西能使人思慕祖國。站在我跟前的兌來司，在伊的白布圍腰之上叉着雙手，並且帶着慈善的擔驚而憐惜的神情向我注視。哈米爾伽依依不捨地靠着我的腿子。

一個老詩人的詩句又在我心頭來潮了：

『有幸福者，竟和優萊賽斯一般壯游歸來了。』

——既然如此，我獨自盤算，我算是白跑了一趟，我空手而回；但是我却和優萊賽斯

一般做了一度的壯游。

於是在吞了我最後的一口咖啡之後，便向兌來司取了伊帶着疑慮而給我的手杖和帽子；因為伊以為我又有一度新的壯游。我將伊穩住，一面吩咐伊預備在六點鐘開晚餐。

擡頭在這個我愛及街石的巴黎街道上呼吸新鮮空氣，在我已經是一種很有感覺的愉快。但是我有一個目的，於是我向拉飛特街走去。立刻我就看見拉飛羅波禮齊的店鋪了。這店鋪由那些多數的款識不同而神韻相近使人疑慮如出一手的——倘若不能證明老波禮齊的筆端詭計——舊油畫，以致使人注意。其中既被這些可疑的名家作品所充滿，更羅列了那些亂雜的古玩，匕首，油瓶，古杯，陶器和西班牙屬的亞伯拉所產的光輝奪目的銅器。

一本擱在一張葡萄牙式的皮椅上的西蒙佛司特爾的祈禱書，展開了書中那張畫着占星盤的書頁，一幅舊的維特呂夫式的建築物的圖畫，在牆邊的櫃上列出他那些獸

着檯椅的男女神像。這種遮蔽了精巧的佈置而表現在外的亂七八糟的樣子，這種故意製造而用以陳設一切物件的好方法的偶然，幾乎增加我的不信任，但是由波禮齊姓名使我感受的不信任，因為本來是無止境的，所以再也不能增加了。（註二）

拉飛羅波禮齊先生在那兒，彷彿是一個由這些不調和而混雜的現象所有的唯一原動力，並且使我覺得他是一個冷淡無情的少年，一種英國式的男子。他於他父親在談笑中所施展的卓絕之才絲毫不能顯出。

我向他說起那件引我而來的事；他便打開一張櫃子，從中取出一部他隨即擱在桌上使我可以在那兒從容翻閱的抄本書。

我在生活中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一種情緒，倘若我除去幼年的歲月，那末即令享了百年的上壽，這種情緒的迴憶直守到我生最後的一點鐘，也是和在第一日一般新穎的。

這的確是多馬司拉來爵士的經營藏書人員所談的抄本；這的確是約翰都穆葉修

道士所手寫的抄本！伏拉金爵士的著作在這抄本之中明顯地被人縮短，但是這却不甚關重要。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的修道士所增加的那種無價之寶的著作，都在抄本中存。這就是最要之點；我從前想讀聖德羅克托的佚史，却是一逕不會達到目的；這時我便一目十行地拿來讀着，腦中彷彿和鄉間深夜的水磨一般雷鳴。然而我却認明了這書所表現的無數最不可磨滅的信史的特點。那聖母祭禮和卜羅塞爾賓加冕的兩張圖畫，都是嚴密的圖案和燦爛的顏色。可惜如同多馬司爵士的書目所記載，在一八二四年大受損傷；此後却重新收拾了一遍。這種聖跡使我毫不動心，而這兩副圖畫的本身我却很注意！各種佚史和約翰都穆葉的詩集就是那個寶藏。我盡我視官的容量，從中攜取一兒。

我裝着痛癢不關的神情向拉飛羅先生詢問這抄本的價格，並且我在等候答覆之時，潛心默禱使這價目不至於超過我的儲蓄，超過我被這一趟很昂貴的旅費所耗費而大見減少的儲蓄。波禮齊說他現在不能處置這個早已不屬於他的物件，這個已經預備



放在公共買賣場和旁的抄本以及印本書籍一同等候拍賣的物件。

爲我，這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我極力鎮靜，用和下面所說的那段相類的話答覆他：

——您使我詫異，先生，我新近在基爾真第看見您的令尊，他告訴我說您那時是這抄本的主權者。但現在您卻使我對於令尊的論調懷疑。

——以前，我卻是這抄本的主人，拉飛羅用極簡單的態度答覆我，但是現在我已經失了主權了。我早將這珍貴的抄本，賣給一個不許我傳播姓名而一定要將這抄本放在拍賣場由拍賣定價的賞鑑家。我因爲得着這顧客的信任，便受了他的吩咐來編造目錄。調度這將於本月二十四日舉行的拍賣。倘若您願意將您的住址交給我，我將來可以將這本目前尚在印刷中的目錄寄給您，您從中可以瞧見黃金的佚史列在第四十二號。

我將我住址交給他之後，便走開了。

這兒子的端重態度，也和那父親的不顧信用的滑稽舉動一般使我不悅。我心中詛呪這些商蠹的狡獪。自我看來，這兩個光棍早已自行商量妥當，他們早已揣度了這個由





勇氣。許多販賣廚用銅鐵器具的人也來了，他們等候隔壁的廳子開門，而一陣喜悅之聲將唱價者的聲音遮住。

一本很精緻的猶太人的戰史，引起大眾的注意。這事爭論了許多時。『五千佛郎，五千，』唱價者在那些被贊嘆之心所噤住的販賣廚用銅鐵器具者的沈寂之中喊着。七八本贊美詩向我們發現很低微的價格。一個科頭未穿外套的女顧客，被這書的體積和低價所誘動，說這書每本值得三十佛郎。

末了，鑒定人波禮齊將四十二號的貨擱在桌上：黃金的佚史，法文抄本，未曾刊過的，兩張絕美的畫圖，三千佛郎。

——三千佛郎！三千佛郎，唱價者喊着。

——三千佛郎，公估人乾脆地接續喊着。

我的太陽穴跳個不住，並且我從一陣雲霧之中瞧見亂轟轟的無數面目，都向那部被一個工役揭開並且捧着在廳中散步的抄本書注視。

——三千零五十佛郎，我喊着。

我被我的聲音的震動驚駭了，眼看着一切向我回顧的面孔也覺慚愧。

——右邊有人出了三千零五十佛郎！唱僧者將我的價標喊着。

——三千一百波禮齊接着說。

於是一種激烈的競爭，在我和鑒定人之間發動了。

——三千五百！

——六百。

——七百。

——四千！

——四千五百！

隨後波禮齊陡然一下子跳到六千。

六千佛郎，這就是我的力量所僅能及的。這就是我可以辦得到的。然而我卻向辦不





第十四則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兌來司，您難道沒有聽見有人在門外拉了一刻多鐘的門鈴嗎？

我竟聽不見兌來司答覆我的聲音。伊在看門老婆子的屋子中談天去了。這是一定的。您這樣給您的老東家賀節嗎？您從聖西威司特節的隔夜就將我丟開了！可憐倘若在今天，有許多親熱的祝詞到我這兒來，那末，自然是從地下鑽出來的，因為那些愛我的人，都早已被人埋葬了。我現在不知道我現在在這宇宙間所做的事。還有人將門鈴拉着。我灣着脊梁從容地離開我的火爐出去開門。我在門口看見甚麼呢？這卻不是愛神，我也不是年邁的亞納克隆，但是這是一個十一二歲的漂亮男孩子。他一人單獨站着；他擡頭望我。他兩頰發紅，但是他那個小鼻頭向您露出一種頑皮的神氣。他帽子上插着幾片雀羽，



他短衫上束了一個用欄杆編的大結子。漂亮的小人物！他手中抱着一個和他一般大的包裹，向我詢問我是否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我向他說了一個是的；他將包裹交給我，說是他母親送來的，於是就從扶梯跑下去了。（註一）

我在扶梯上向下走了幾級，我靠着欄杆，並且瞧着他那頂小帽子，彷彿像一片在風中旋轉的羽毛一般，在螺旋形扶梯的螺旋紋線上旋動。晚安，再會！我的小朋友！我也許可以和他從容談論。但是我向他詢問甚麼呢？盤問孩子們是一件不冠冕的事。並且這包裹一定比送包裹的人能說向我格外清楚地解釋來由。

這是一個很大的包裹，但是不很重。我在藏書室中將包裹上的彩結和包皮解開，於是我看見……甚麼呢？一束柴，一束細柴，一束道地的慶賀聖誕節的柴，但是異常地輕，使我以為其中是空的。我果然發現這東西是由一個鉤子聯絡住而有一個樞紐可以開闔的兩大塊。我將鉤子撥開，於是我竟被一種紫羅蘭的香氣籠罩住了。這香氣流了一些到我桌上，到我膝頭上，到地板上。並且自行鑽入我的坎肩之中，鑽入我的袖口之中。我竟因





的像貌幾乎沒有變更，這一類的婆娘怎麼會老呢？伊們甚麼一點兒也不憂慮。這郭戈刺婆娘，不過比從前略略肥胖了一點。一個曾經被旁人用慈善主義收留在這兒的婆娘，卻在一乘轎車之中擺出伊的衣裳珠寶！這不是一種羞辱嗎？

——兌來司，我用可怕的聲音喊着，倘若您不用深沈的敬意談論這位女客，我們就要一齊弄翻了。請您將我那幾個賽佛爾的花瓶拿來，預備安置這些在書城中，點染一種素所未見的佳境的紫羅蘭罷。（註三）

當兌來司抽聲嘆氣的搬運這些花瓶之時，我便欣賞這芬芳和一個美人所用的香水一般在我四周縈繞的香味，一面思索何以我不會辨認郭戈刺夫人便是德賈播夫王妃。但是我覺得這個年輕的未亡人從前在扶梯上抱着孩子給我看的幻象，真是很迅疾的。所以我將在一個姣媚美麗的婦人身邊坐着而不會猜到的事情自首出來，是較合於理信的。

——波納爾，我自言自語，您知道翻閱古書，但是你不知道在人生的書籍中誦讀。這

位輕率而在你祇拿伊當作一隻飛鳥看待的德賈播夫人，由於報恩的作用，已經消費了你所從來不會向誰盡過義務的誠意和聰明。伊衣冠皇皇地向你酬報了那些在產後所用的柴的價格了……兌來司，您以前是一隻好說話的喜鵲，現在竟成了一隻舉止遲緩的烏鴉！請您拿一點兒水給這些紫羅蘭罷！

(註一)歐洲人不重生辰，而重聖節。一歲之中，在基督教的歷史上，幾乎無一日非聖節。聖西威司特節本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凡以西威司特命名之人，均以是日爲其聖節，受家庭及親友之賀。亞納克隆 (Anerçon) 爲公曆紀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抒情詩人。

(註二)女聖徒塞西爾 (Sainte Cecile) 爲第三世紀羅馬時代的殉教的女教士。

(註三)賽佛密 (Sèvres) 爲法國磁器的著名產地。









## 第一則

八月八日在日桑司。

當我從麥蘭車站下車時，夜色已經在沉寂的原野上佈散他的寧靜。地面鎮日被驕陽所灼，揮發一種強烈而熱烘烘的氣味。草香在地面上濃厚地蓋着。我拍去了客車上所染的灰塵，盡力向空中呼吸。我這隻由我的保姆裝置衣衫和梳洗物件的行囊，在我手中

並不顯得沈重，所以我得和一個小學生在散學時搖動他那塞滿了初學課本的書包一般的將他搖着。（註一）

爲着迎合天意，我應當依然是個頑劣的小學生！但是在從前，當我先母在給我一塊親手塗了果醬的麵包攔入伊替我挽在胳膊上的書包中之後，再引我到杜樂瓦先生所辦的中學校——這學校在商業廊房街的一個拐角邊的小園和天井之間，其中以瓦雀繁殖著名——的那些情狀，到現在已經是五十多年的事了。魁梧奇偉的杜樂瓦先生，帶着極和藹的神情向我們微笑，並且他那時撫弄我的雙頰，這大概是爲着我格外要好的表示，我所陡然從他方面感受的溫存。但是當我母親從那些在伊身邊飛翔的瓦雀叢中穿過了天井時，杜樂瓦先生便不微笑了，且並變本加厲的向我毫不露出半點溫存，彷彿拿我當作一個很不合式的孩子看待。從此，我便認清楚他用這種性質的感情使一切學生享受。他帶着憤不可遏的忙碌情形向我們分配一些夏楚的扑責。但是他那最高的溫存，每逢當着我們的面和我們的母親們談話時卻又發現了，並且他誇獎我們的能力

一面用和藹的眼光瞧着我們。這時算是我在杜樂瓦的教室之內，同着那些和我一般從早至晚笑啼並作的小朋友們所得過的好光陰。

這些迴憶在半個百年之後，卻依然是完全新鮮而明瞭的，並且在這滿繫星辰的蒼穹之下升到我的靈魂的浮面來了，蒼穹永沒有變更，並且他那不壞而晴朗的光明，可以看見許多和我以前那一般的小學生，變成我現在這一般顏唐的白髮的博學者。

星辰，您對於我們久已遺佚的祖先，無論智慧都照耀過的，這就是我對於您的光明，覺得在我本身發生了一種痛苦的歉意！我很想得一個當我日後看不見您時而能覓見您的苗裔。倘若您願意這件事，我早就是爲人父者，爲人祖父者，克蕾曼丁，您的面頰，那時在您的薔薇色的煖帽之下是那樣鮮豔的！但是您卻嫁了那個半紳士式的納維爾州的鄉下富翁阿熙爾阿理葉先生了，因爲他的父親，那個壞東西，侵沒國有財產者，早已購買了那那些地主們的古書古玩以及他們的別墅和田園。我自從您的婚禮舉行之後，克蕾曼丁，我久沒有會過您了，而我卻揣想您的生活是好好地糊裏糊塗地在您的那個鄉間

的住宅中過着。有一天，我忽然從您的一個朋友的口中，知道您已和這個人世脫離而留下一個很像您的女孩子。這種二十年前使我靈魂中大受擾亂的惡耗，給我造成了一種大大的沈寂；充滿我全身的感情，卻不是一種尖銳的痛苦，而為一種窺破自然現象的達觀者的深沈寧靜的憂愁。我那時悟得我所戀愛的不過是一個影子。然而您的紀念依然是我人生中的滋味。您那從容姿謝了的和藹的容儀，已經在茂草叢中消滅了。令媛的少年時代也已經過了。伊的容儀大概也衰殘了。然而克蕾曼丁，我永遠有您和您的黃金的鬚髮，您的薔薇色的媛帽，在我的視官之中。

夜色真算是幽絕的！在一種名貴的疲勞態度之下，遮覆他每天所解脫的衆生。我卻嘗試了他的和善的信用，雖然我在這六十年的習慣中，祇感覺那些用標識表現的事物。我固然是一個語言學者，然而我承認世上祇有一些字眼！各人照着各人的方法去完成各人的人生的夢境。我早在我的圖書室中做過了這種夢，並且，我的和這宇宙相離的時刻一到，上帝就要在我這些堆滿了書籍的小架子跟前，從我的扶梯上招我！

——唉！這的確是他！早安，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當我在車站前同着我的車子等候您時，您用您輕健的脚步在這田園中走到那兒去呢？您在走出車站時和我錯過了，我便空手回轉呂桑司。請您將您的行囊交給我，並且請您上車靠着我坐。您知道由這兒到我的別墅，足足地有七個基羅密達嗎？

誰在他的車上竭盡肺部的力量，高聲的向我說話呢？保祿伽伯理先生，新近在穆那戈地方去世的一八四二年的法國上議院議員霍洛雷伽伯理先生之姪和遺產承襲人，也就是我提着由我保姆鎖好的行囊預備向他家中投宿的保祿伽伯理先生。這位高尚的人，新近和他兩個姊丈共同承襲他伯父所遺的財產，這老頭兒是法國一個很舊的貴族子弟，是很富於抄本書籍——其中有幾件是十三世紀的——的藏書家。我這次到呂桑司來，就是應保祿伽伯理先生之請，給他將抄本書籍開列清單，編造目錄；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傳記學者，當他未死之時，和我有過很親切的關係。從實際上說來，這做兒子的絕對沒有承襲父親的名貴嗜好。保祿先生完全在遊藝上注意；他很愛犬馬，我相信

世上一切可以滿足或可以詐欺人們之不竭的好奇心的花頭，只有馬廐和犬舍是他專心的事。

我不能說我是因遇着他而詫異，因為我已經和他相約；但是我應當說是被我理想中的自然潮流所牽動，以致瞧不見呂桑司的別墅和他的主人，所以當這位鄉間紳士，在這條在我跟前蜿蜒曲折如同有些人稱作「一條長的絲帶」的路口高聲喚我時，彷彿是一種喧鬧在我耳門前打擊。

我那時，我很怕我的面目因一種在社會的多數流俗中所發見的癡頑派頭，而漏洩了我的不適當的娛樂。我的行囊，已經在車中位置妥貼，我於是就坐在行囊之後。我的東道主的誠實和簡便的態度，使我喜悅。

——我於您的那些舊書，一點也不了解，他向我說，但是您到我家中，缺少不了和您談話的人。在計算那位著書立說的神甫和那位和藹可親而高尚的醫生以外，您還可以找到給您引導的，就是我的妻子。伊不是一個女博學家，但是，在我想來，世上沒有一件伊

猜度不到的事。並且我計算留您多住些時，以便您和那位有魔術家的手腕和安琪兒的聰明的約翰妮小姐相遇。

——這位這樣地被稱贊的小姐，我說，是您府上的嗎？

——不是的，保祿先生說，而他的眼光，卻垂注到那匹在月光下青化了的大路上奔跑的馬耳。這是我妻子的一個少年女友，無父無母。伊的父親曾給我們在銀錢上冒過大險，我們受了多少的恐慌，纔和他出險。

隨後他搖着腦袋，於是換了問題而談到別墅的現狀，在這現狀之中我知道這別墅和花園，在絕對的荒廢之下，已有三十二年了。

我從他的口中，知道他伯父霍洛雷伽伯理先生在世之時，和附近私自打獵的人很不相合，以致他的守園者將他們當作野兔一般的射擊。其中有一個歡喜報復的鄉下人，他的臉上曾經受過這位貴族的鉛彈，於是一天晚上他在散步場的樹木之後等候他，並且幾乎不會將他饒過，因為他也射了一顆鉛彈在他的耳輪上。

——我的伯父，保祿先生接着說，我的伯父尋覓這鉛彈的來源，但是他甚麼也看不見，他只得慢步回轉別墅。次日，他將他的管差人喊來之後，吩咐他將別墅和花園都封閉起來，誰也不許進內。他特地禁止旁人甚麼也不許動；在他再行回來以前，牆壁和地面，一點也不許有人收拾和修理。他和歌曲中所說的一般，低聲說他在復活節或者三一節的前後一定回來；三一節過了，誰知竟又和歌曲中所說的一樣，始終再沒有人看見他。去年，他在伽恩去世了，於是我我的姊丈就算是走入這個三十二年無人整理的別墅中的爲首二人。我們看見有一枝栗樹生長在大客廳中。至於說到花園，那時我們還須察看是否還有途徑。

我的伴侶默然了，我們從草蟲唧唧的環境中，靜聽着馬蹄的規則而得得之聲。大路兩傍，那些在田中矗立的草，從月色的不定的光明之下，顯出一些身長而跪着的婦人影。於是我便在夜色誘惑力之可愛的童心境界中神往了。我們在經過了散步場的濃陰之後，便拐了一個直角灣，在一條貴族式的通衢上行走。通衢的盡頭，別墅在黑影之中帶



着他的尖塔，向我們眼前陡然露出。我們沿着一條跨過充滿了流水的深溝上的高隄走去，這隄正通到別墅正面的天井，而代替那久已毀壞的吊橋。我想這吊橋的毀滅，就是這戰壘式的別墅，在未曾被縮減而成這副在目前接待我的和平氣象以前的第一番謙讓！滿天的星辰，帶着一種很清楚的絕景，在色彩黯淡的水中反射。保祿先生用很殷勤的居停態度，引我到他給我在暗廊之尾預備下的那間臥房，並且請我原諒時間已經不早，他不能立刻將他的妻子給我介紹，就向我道了晚安分手了。

我這間髹着白漆而張着波斯錦的臥房，有一種很純粹的十世紀的雅潔款式。火爐中的灰燼依然是熱的，這可以表示我的居停是用了怎樣的細心給我驅除房中的濕氣，爐口的擱几上，陳設了一座馬利安多尼皇后的半身磁像。兩隻安在一座黯淡而斑駁的衣鏡的白色框邊的銅鉤，在從前本是供女客們懸掛珠寶佩件用的，這時正好供我懸掛那隻小心開滿的表的需要；因為我反對兌來麥修道院的人士的格言，我承認人類對於為人生本身的時間，祇能在將他分而為小時和分秒——就是和人生的短促期間相稱

的段落——之時，做他的主宰。(註二)

於是我默念人生，祇因為我們輕蔑地用我們癡愚的希望將他度量，於是便以為他是短促的。我們無論何人，都彷彿像寓言書中的老翁，有一隻有待於在我們的建築物上加置的翅膀。我想在未死之前，將聖奈爾曼卜雷修道院的修道士們的傳記編撰完畢。上帝分給我們每人的時間，彷彿是一塊由我們盡各人才力而刺繡的珍貴絲織品。我早將我各種語言學的著作的經緯展開。我的思想這樣流動着，於是一面用圍巾將我的腦袋纏好，而時間的理想，又使我思念到過去的時代，唉！克蕾曼丁，在一點鐘之內，這是第二次思念您，我在未曾吹熄蠟燭而從蛙鼓聲中安睡之前，為着您給您的後人祝福。(註三)

(註一) 麥蘭 (Melun) 為法國塞因馬爾州 (Seine-Marne) 的首府，距巴黎四十基羅密達。

(註二) 兌來麥 (Thelème) 修道院，為十六世紀時的法國名人拉伯雷 (F. Rabelais) 所創立，被選入院的人士得享一種精粹的生活，並得免除社會上的一切義務。後世法語，遂以兌來麥為訓安富尊榮的處所的通名詞。此詞本由希臘文 Thelma 變化而出，本訓「願意」。此修道院的唯一規則，就是「各行所願」。

(註三) 寓言書中的老翁，指「司時之神」而言；詳見第一部第六則註一。

## 第二則

八月九日在呂桑司

在吃午飯的中間，我得了許多可以鑑定伽伯理夫人的議論的機會，伊向我說這別墅從前爲幽靈出沒之所，而那位脊梁上起了三疊的女鬼尤擾亂得利害。伊生前以毒人爲事，所以靈魂很感痛苦。我竟不知道伊何以竟分心於這件乳娘式的舊故事。我們在露臺上喝我們的咖啡，臺邊的那些小柱被一根生氣蓬勃的長春藤纏着，以致和他們的石欄不能密合，而露出那些被困在生陶爾的野怪人物的懷抱內之台沙里婦人們的惶惑神情。（註一）

這別墅彷彿是一乘四輪貨車，每隻角上都建有一座尖塔，因爲歷次的修改致失去了本來的氣概。實在不過是一座頂廣闊而有價值的建築物罷了。我從這經過三十二年

的廢置之後，仍找不出重大的毀壞來。但是當我由伽伯理夫人的引導走到樓下的大客廳中時，卻瞧見地板都拳曲了，牆腳邊的木鑲條都朽敗了，間板也開裂了，壁間的油畫片卻變了黑色從框中向外捲起了。一枝將地板托起而從中鑽出的栗樹，在客廳中長成，向着並無玻璃的窗口展開他的枝葉。

我看着這種情形，一面推念到霍洛雷伽伯理先生的那個佈置在附近的一間屋子中豐富的圖書室，當然也長久被棄在這種有妨害的影響之下，因此不免擔心。然而我觀察這枝客廳中的新栗樹時，我忍不住贊美自然現象的美滿生長力和那種使萌芽在生命中而發展着的不可抵抗之威權。反而言之，我想到我們，我們博學家對於維持和保存死了的東西所施的努力，都不過是一種勞而無功的努力。一切生活過的，是新生活的必需滋養料。那個用巴爾米爾各種古廟的石材，建築自身居住的小屋子的亞拉伯人，較之一切倫敦、巴黎、敘興各處博物館的保管人員，真是格外達觀的合於哲學的。（註二）

（註一）生陶室（Centauré）爲希臘古沙里（Thessalie）附近貝里昂（Pelion）和奧沙（Ossa）兩山之

同的野蠻民族之稱，後爲拉畢台司 (Lapithes) 民族所滅，均爲希臘神話中的故實。藝術家和詩人，因之以爲寓言中人首馬身之怪物。

(註二) 巴爾末爾 (Palmyra) 爲亞洲土耳其境內古代繁盛都市，且在藝術有重大價值，於第三世紀爲羅馬人所毀。敏興 (Minchen) 德瑞邦巴威國 (Baviere) 的都城。

## 第二則

八月十一日在呂桑司

上帝應當被人稱贊！——在別墅東部——並不曾受着不可補救的損傷。除了那些成行的對開本大冊子略被山鼠毀損以外，其餘一切的書籍都在用鐵欄杆護着的櫃中斯文不動。我消磨了全日的光陰，給抄本書籍分類。日光從那些沒有簾幕的高大窗口中射入，我在翻閱書籍——有時很有些重要的——之時，聽見土蜂沉重地向玻璃撞擊，木材有時炸裂，那些被日光和溫度所醉的蠅子，鼓着翼在我的頭上盤旋。他們嗡嗡

的聲音，在午後三點鐘光景，竟使我從一本關於麥蘭十八世紀歷史的很珍貴的參考書上抬起頭來。於是我專心注意這些小動物的同心圓形運動。我證明了溫度在一個蠅子雙翼上所施的作用，比那在古書考證家的腦海中所施的完全不同，因為我正感受一種潛心思索的困難，和一種我費了大力纔行逃出的有趣的眩暈。報告晚餐的鈴聲，使我在工作中驚訝，我應當迅速整理我的服裝了，以便在伽伯理夫人跟前恭敬地會面。

這頓豐盛的晚餐，吃的時間很久。我本有一種或者超乎平庸的辨別酒類的能力。我的居停瞧見了我的技能，便很尊敬我，特為我開了某一種最美的紅葡萄酒。我恭恭敬敬地領略這品高德美的酒，其中真有我讚賞不出的香氣和勁兒。這種可以燃燒的點滴，在我脈絡中流行着使我興奮。我在籠住樹影的夜色薄明中，伴着伽伯理夫人身邊坐下，欣然帶着活潑而富有的態度，向我這位聰明的女居停，陳述我這樣一個欠缺想像的人所感到的甚可注意的印象。我陡然並不假借古書上的記載，向伊描摹夜色中溫和的沈寂風味，和這不僅用麵包美酒並且用理想感情和信仰來滋養我們的故鄉土地之美景，並

且他——故鄉土地——將來在我們到了彷彿和孩子們因日長而疲倦的那樣的一天，還得將我們一齊收藏在他那慈愛的懷抱之內。

——先生，和藹的女居停向我說，您看見這些舊的尖塔，這些樹木，這幅蒼穹：自然，民間所流行的故事上和歌謠上的人物，都從這兒出來！您瞧那邊樹叢中的小徑罷，那個小紅帽子從那兒走到林中去採折榛子。這變幻而常被雲彩半遮的天上，有仙女們的雲車往來；那個北方的塔，曾在他的尖頂之下，隱藏那老邁而將紡綻在林中刺擊睡林的公主的紡織女工。（註一）

當保祿先生從芬芳的雪茄香氣中，向我談及一件我所不知而由他向行政公所提出的關乎水道的訴願時，我依然在上文的妙語中神往。伽伯理夫人感受晚涼，在伊的圍巾之下顫抖着，於是便和我們相離而向伊臥房中去了。我卻決定不歸我的臥房，要繼續審查那些抄本。雖然有那位勸我休息的保祿先生的反對，我卻依然走到我用舊式語言所稱「書樓」的屋子中去；於是我在油燈的光下着手工作。

在讀了十五六葉——這自然是由那些毫無智識而漫不經心的抄書人所抄錄的——之後，因為我那時很費了心力從中考求意義，我伸手插入我上衣的寬大口袋搜索我的鼻菸盒子，但是這種不期然而然的動作，這回卻費了我一點兒努力和疲倦；然而我畢竟將這銀的盒子打開了，從中取出一點在我這被欺的鼻子下面飛散到我汗衫的胸甲上而帶着香味的末兒。我那時確知我的鼻子表示了他的失望，因為他本是那樣表示真性情的。他幾次漏洩過我的潛伏的思潮，尤其是那一次在古當司的公共圖書館中，當我在我同事布利武先生的長髯之前，發現安琪兒的聖母堂的志書的時候。

在那時，這是何等樂意的事！我的兩隻小而在眼鏡下變成黯淡的眼球，本來甚麼也不容人窺見。但是布利武先生只從我那和鍋底一般因喜悅因自得便行顫動的鼻子，卻以為我已有所得。他那時認明了我拿着的那本書，記明了我在離位時而放書的地位，跟着我的脚步將書取到手中，就偷偷掩掩地抄了下來，立即將他出版，和我開一個大玩笑。但是，他以為可以欺我，然而卻自己大上其當。他的出版物發生了無數錯誤，我反得了個



從中指出許多重大謬誤的滿意之事。

爲着重新回到我剛纔所在的地位，我疑心有一個重大的瞌睡罩住我的思想。我那時眼前有一本無論何人可以確定自身利益的法典，我可以說出其中的記載，是因一個被約翰艾思度爾威教士在十三世紀所買的養兔場而作的。但是我雖從中感着所有的要點，然而我卻不向這樣一本參考書所高傲地要求的注意而分心。不過我那時的視線，卻轉而注視到那張表示和博聞強記毫無關係的對象的桌子之旁。這桌旁祇有一本用豬皮裝釘而綴着扁的銅扣和厚的皮脊的笨重德國書。這是一種僅由那些用作裝飾的木版圖書已成可注意的編纂物的大冊子，以魯崙堡的編年史的名稱著名於世。這微開的書的書脊向上豎立着。（註二）

當我的目光，被一種那樣非常而使一個像我這樣欠缺想像的人應當自行活潑潑地感受的現象擒住之時，我竟不能說我的目光有多久就無故和這個對開本的大冊子聯絡上了。

我陡然看見一個不知何所自來而坐在那書的脊上的短小的女子，伊一隻膝頭是盤起的，而那一隻腿子卻垂着，彷彿有倫敦的海地公園或者巴黎的布洛泉公園那些女騎士據鞍顧盼的姿勢。伊的身材的短小，竟不能使伊那隻搖動的腳觸到桌面，祇有伊裙袍的長尾在桌面上蜿蜒地拖着。伊的面目和軀幹是一個妙年的女郎。伊胸部的發展和伊身段的精圓，即令我這樣一個博學老翁也看的清楚而毫無疑惑。我並且自命毫無錯誤，敢於再說伊是很美麗而自負的，因為我的肖像學的知識，從一個長久的期間使我慣於辨別一個標格的清高和一個而目的個性。這個突然坐在魯崙堡的編年史的書脊上的女客的丰儀，表現着一種名貴而旁若無人的態度。伊彷彿像一個女王，但是這是女王中之一個岸然自負的；我只從伊的顧盼的姿勢看來，就斷定了伊在某處地方帶着多少的心裁行使一種大的權力。伊的櫻唇，彷彿是高傲而嘲弄一切的，伊那兩隻蔚藍色的眼珠，在新月一般的黑色睫毛之下，帶着閃灼不定的神情笑着。我從前聽見說過，黑色的睫毛和金黃色的頭髮最為相稱，而這女客的頭髮恰巧是金黃色的。總而言之，伊給我的印

象，是偉大的印象。

說到有一個和酒瓶一般兒高矮，可以隱遁在我衣袋中的那樣一個人，這未免是件奇異的事，雖然我們不能冒昧的將伊擱在衣袋中，然而從這理想也可以揣度伊的身材了。但是在這位坐在書脊的女客的身材比例中，有一種那樣挺拔的俏皮和那樣莊嚴的勻稱，伊保守着一種從容而名貴的姿勢，使我覺得伊並非矮小。雖然我那個墨水池，在伊看來是一個可以使伊那雙鑲金的粉紅絲襪，一直全體染黑的深池，然而伊卻帶着一種嘲笑式的注意看着他，彷彿伊從中可以預先誦讀一切由我的鵝毛筆尖上所寫出的字眼，伊是偉大的，而在玩視之下，又能表示莊嚴，我向您各位說。

伊一套和面貌相稱的服裝，異常華美；這是由一件金縷銀繸相間的薄呢裙袍，和一件用淡紅絲絨做面子，用藍地白章的柳條花緞做裏子的外套組成。髮髻是一種分成兩隻角形的亨寧式的高髻，被一個鑲着無數珍珠的壓髮圓梳輝映得和新月一般明亮。伊那白而纖細的手，拿着一根小棒，這小棒從一種格式引起我的注意——這格式竟和我

的古物學研究能使我帶着幾分辨認歷史上或傳聞中重要人物的冠裳劍佩的把握一般有效。這種知識在這機會中是很有用的。我便審察這小棒，於是認明這是從榛樹的小枝上翦下的。這是一根仙女的小棒，我自言自語；所以結果這位拿小棒的女客就是仙女。

真是可喜的事，我認識了這位我所欲交談者，於是我搜集我的理想，預備向伊發表一種恭敬的頌揚。道地說來，我那時應當感受一番滿意，用博學家的態度向伊談論伊的同類者——無論盎格魯薩克遜或者拉丁族的西方人種——的任務。在我思想之中，這樣一種談論，就是向這位竟肯違反伊的同類者的素來習慣——因為伊們素來祇在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之前和不識不知的鄉愚們之前露面——而向一個露面在博學老翁之前的女客致謝的巧妙方法。

一個人並不爲着成仙女而減少婦女的常態，我獨自這樣思量，並且因爲來伽米集夫人——我聽見安培爾先生也這樣說過——竟將那由伊的容儀對於洗刷煙囪的小孩子們所生的印象當作一件事，那末這位坐在魯崙堡的編年史書脊上而迴非人間的

女客，倘若聽見一個博學老翁用博學家的派頭拿伊當作一枚古的紀念牌子，一方古的印信，一個古的帶鉤或者一枚古的牙籌看待，一定是很歡喜的。但是這種費了我的羞怯態度的動作，在我瞧見那位在書脊坐着的女客將許多從伊身邊錢袋中取出而攔在牙間磕碎的那種我向未見過那樣小的榛子的果殼向我鼻頭擲來時，我竟沒有實踐的辦法了，可是伊，伊卻從容地用小孩子吃乳一般的態度咀嚼榛仁。（註三）

在這樣一個光景之中，我便依據科學的尊嚴所命令的而定我的舉止，我那時緘默無言。但是榛殼卻使我感受一種難忍的奇癢，我祇得舉手摸着我的鼻子，於是在異常驚駭之中，證實了我的眼鏡竟架在我鼻頭的盡端，並且我的眼光並非穿過玻璃，係從玻璃上跨過直接地射到那女客的身上，不可解的怪事！因為我這雙被舊書損壞的眼球，倘若沒有這兩片架在鼻梁上的玻璃，恐怕一個盛飲料水的大玻璃瓶也看不見。

我這個由體積，形式和顏色三件原由而成可以注意的鼻子，竟引起仙女的注意，因為伊將我那根插在墨水池上的鵝毛筆舉了起來，而將筆桿上的羽毛在我的鼻子上點

畫我在酬酢場中，本得過機會容納過青年女子們所貢獻的善意的戲弄，伊們邀請我加入伊們的遊戲團體，伊們隔着椅子的靠背以面就我請吻，或者請我吹熄一枝由伊們陡然移在我呼吸力可及的距離以外的燭。但是到這地步爲止，卻沒有一個異性的人開這樣一種家庭式的玩笑，拿我自己鵝毛筆桿的羽毛搔我的鼻子。我幸而記起我先祖父的一句格言，他老人家慣常說是女客所爲都不在禁止之列，凡從伊們方面來的事物總算是寵遇和優待。我所以也和受了寵遇和優待一般得着榛子的果殼和筆桿的羽毛了，於是我微笑着。然而還多着呀！我便發言了：

——夫人，我恭敬地說，您承認由您的賜步的榮耀，不是對於一個孩童一個粗鄙的人而施，但是對於一個認識您者而施的；而他呢，卻知道您從前在馬槽中擾亂馬鬣，您從前在大桶中喝牛乳，您從前將沙石拋擲在搔爬老祖宗的衣領之內，您從前刺戟謙謙君子的鼻孔，概括而言，您從前在這住宅之中，攔下一些混亂和歡樂。您並且可以自誇曾於夜晚在樹林之中，對於晚歸的伴侶使他們異常地驚駭過。但是我想至少從這三百年以

來您早就消滅了。夫人，在這個有鐵路和電線的時代，難道有人能看見您嗎？我的看門的老婆子在伊的少年時代做過乳娘，伊現在已經不知道您的歷史，即如我鄰家的那個正用保姆服侍的小孩子，也說是您並不存在。

——您說甚麼呢？伊用着鏗鏘的聲說，一面用刷溜的身段顯出女騎士的態度，一面將書脊當作一個有翼的妖馬一般鞭撻着。

——我不知道，我揉着雙眼一面向伊說。

這個帶着一種深刻地科學的懷疑主義的答覆，使我這個對談的女客受了最難堪的觀感。

——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伊向我說，您祇算是一個村學究。以前我時常有點兒疑惑。世上最幼稚而衣裳不整便在地上跑着的孩子們對於我，都比您的通儒院或者您的國家學會的戴眼鏡的先生們認識的清楚一些。「知道」本是虛無，「想像」纔算萬有，世上祇有我們所想像的是存在的。我是想像上的，我以為這就是存在！有人夢見我並且

我也出現！「萬有」不過是夢，而因為無一人夢見您，西威司特波納爾，您就是不存在的了。我使宇宙變成有趣味的；我四處都有存在的地位，或者在明月的一道光線上，或者在潛伏的一層波動中，或者在微吟而臨風搖擺之枝葉中，或者在清晨從草叢中的空隙上升的曉霧中，四面八方……有人看見我，有人愛我。有人在我那些使枯葉歌唱的腳步的跡中驚疑歎息。我使孩子們微笑，我向乳娘們供給思想。我鞠躬在搖牀邊戲弄或者安慰那些孩子，而您卻不信服我存在！西威司特波納爾，您的衣裳之外另外罩了一張愚蠢的驢皮。

伊緘默了；憤氣使伊那纖巧的鼻子怒張，雖然我很不自在，但我卻欣賞這位小人物的英雄式的憤氣。伊拿着我的鵝毛筆彷彿當作池塘中的一枝船槳一般在墨水池中攪着，隨後便將筆頭向前朝着我的面門擲來。

我拂拭我這副被墨水沾溼的面孔。伊早已隱滅了。我的燈早已熄了；一道月光從窗上的玻璃穿過照在魯崙堡的編年史上。一陣我未曾知道而早已徐來的清風，將鵝毛筆



紙張和粘貼用的圓紙塊都吹跑了。我的桌子幾乎全體被墨水點污了。原來我以前在暴風烈雨之時，任憑窗門半開半掩。這是何等的大意！

(註一) 小紅帽子 (Le petit Chaperon rouge) 和睡林的公主 (Le Belle au bois dormant) 均為法國最流行的童話。

(註二) 魯倫堡 (Nuremberg) 德聯邦巴威國的大都會。

(註三) 來伽米葉夫人 (Madame Recamier, 1777-1849) 法國貴婦人，以聰慧美麗著名於世。安培爾

(J. J. Ampere, 1800-1864) 法國大文學家，大歷史學家，即大電學家安培爾之父。

#### 第四則

##### 八月十二日在呂桑司

因為我和我的保姆約好了，所以便寫信給伊說我是安寧的。但是我卻將我夜間在圖書室中開窗假寐所得的感冒，在伊跟前瞞住，因為這個好心腸的老婆子，斷不會將議

院對於君主的諫言，對我輕輕放過。『在您的年紀，先生，還是這樣不講理性的！』伊一定要向我這樣說。伊的腦筋是簡單的，以為理性是和年齡一般俱進。然而我對於這種規律，卻是一個例外。

我既沒有同一的理由，將我意外的事瞞住伽伯理夫人，於是便將我的夢從頭至尾向伊述了一遍。我所述的，和這日記中所記的一般，也和我在睡熟時所得的一般。我不知道那種捏造故事的藝術。然而當我說着和寫着時，在這兒那兒增加一些並非固有的環境和論調，這自然不是為着變更真象，而由於一種想將那些埋在黑暗和混雜之中的事，使之歸於明顯和秩序之中的慾望。而然，並且這也許是由於我小時所得的希臘文人的比喻描寫法的意味。

伽伯理夫人毫不厭煩地聽我述着。

——您的幻象，伊向我說，是意趣橫生的，並且也要有思想的纔能得着這樣的一個。

——那末，就是說當我睡熟了的時候也是有思想的。

——當您做夢的時候，伊說；並且您時常做夢！

我很知道伽伯理夫人這樣說來，無非是抱着一個使我喜悅的理想，但是這種思索很值得我全個兒的感激，並且這就是在一種致謝和愉快記憶的意思之中，我將伊記載在這本我讀到除死方休而除我以外誰也不能窺見的日記上。

我使用了隨着而來的光陰，結束呂桑司的圖書室的抄本的清理事件。幾句從保祿伽伯理先生所說出的知己之談話，向我引起一種很難受的驚訝，使我將我的工作向以前着過手的路道以外的另一條路上進行。我從他那一方面，知道霍洛雷伽伯理先生的財產，自從多時就沒有好好受過經理，而其中大部份，被一個由他向我瞞住姓名的銀行的破產所消耗，所以這位前任法蘭西參議院議員對於承繼人所遺的產業，祇剩着一些抵押了的財產和無法收回的債權。

已經和他那些共同承繼人商量妥協的保祿先生，決計把這圖書室售賣，於是我應當尋覓一個使這買賣得到一個極容易實現的方法。像我這樣一個對於生意經和交易

很外行的人，決計向我朋友中的一個做書生意的請教。我便寫信請他到呂桑司來找我，而在等候他駕到之時，我祇拿着我的手杖和我的帽子出門去訪問本教區中的那些教堂，在其中的好幾個教堂之中，我知道有許多謄寫尚未合格的喪儀的佈告。

我便離開我的東道主，用朝山者的派頭起程了。鎮日探索教堂和公共墓地，拜訪神甫們和村中的會計師，在客店和那些負販者買賣牲畜者一同晚餐，在那些用拉芳德草薰洗的被覆中睡覺，我在整個星期之中，飽嘗一種思念古人而一面瞧着今人結束他們的日行工作所生的寧靜深遠的娛樂。至於和我尋覓的目的有關係的事，我僅僅得了一些向我引起一種平淡的娛樂之無味發明，然而由此也覺有益衛生，所以毫不疲倦。我抄錄了幾通有興趣的墓銘，並且我在這個小的寶庫，增加了幾件由那善意的神甫所欣然給我指引的鄉下庖廚式的進益。（註一）

我這樣滿載而回到呂桑司，於是我帶着一個還鄉的小富翁的心滿意足的態度在正面的天井中穿過。這就是我東道主的殷勤所生的效用，並且我在他們的門前所重感

的印象，較之各種推論，尤格外能鞏印證他們款待的周詳。

我一逕走到樓下的大客廳中，竟不會和一個人相遇，於是那枝在廳中枝葉蓬勃的栗樹，彷彿成了我的一個朋友。但是，隨後在火爐攔几上所看見的東西，卻向我引起一種那樣的驚駭，以致我用雙手將我的眼鏡在鼻頭上端正，而搜求我自己人生中的一種概念——至少也應當是浮面上的——使我寧神。一會兒，二三十種理想在我的思想中叢集，其中那一個理由最充足的，便是我久已成了瘋子了。我覺得我所看見的東西斷不能存在，而在我不拿他當作存在的東西看待，卻又是辦不到的。那引起我的驚駭的物件，竟和我所說的一般早在一個嵌了鏡子的攔几上候着。

我在鏡中窺見自己，我可以說在我一生中曾經一度看見這個充滿了癡態的小像。但是我從理性上考求，卻證明我自身竟被一件使人發癡的物件所癡化了。

我帶着一種不能由反省而減少的驚訝去觀察的那物件，在一種完全不動的情狀中任我審查。這現象的堅定，竟排除了一切幻覺的理想。我算是避免了攪亂視官的神經

衰弱的現象。這現象的原因，普過總是從消化器不良而生，而我卻受着一個很良好的消化器的供給，上帝，多謝！並且視官的幻象，總同着那些打擊幻覺者而使他感受一種恐懼的奇特而失常的環境而來。然而這時我卻尋不到一點和這層相類的事，並且我所看見的物件，雖然本來斷難存在，然而竟在自然中實狀的任何條件之中向我眼前露出了。我看清楚了這東西有短長厚薄寬窄的三種度量 and 各種顏色，而且還映出影子。唉！倘若我將他考查！我的淚泉從眼中迸出了，我遂不得不將眼鏡的玻璃拂拭清潔。

末了，我居然明白，證明在我的眼前有個仙女，我前幾天晚上在圖書室夢見的仙女。這就是伊，這就是伊，我要告訴各位！伊依然有伊兒童式的女王儀態，伊的矯捷挺拔的丰姿；伊手中拿着一根榛樹的枝子；梳着分作兩隻角形的亨寧式的髮髻，穿着長尾而繞着伊的小脚的裙袍。同樣的面目，同樣的身材。這的確就是伊，並且爲着不至錯誤，伊竟在一本和魯崙堡的編年史相類的厚書的背上坐下。伊的端靜的態度，使我的心穩住了一半兒，然而從實際上說來，我竟怕伊依然從口袋之中取出些榛子將果殼彈我。

當伽伯理夫人的聲音在我耳門之前發動時，我正手垂口呆地守候着。

——您考查您的仙女，波納爾先生，我的女居停向我說好！您覺得像伊嗎？

這話說的很快；但是我聽着這話時，一面却得了時間辨別我的仙女是一個用著色的蠟所範的姿態嫣然的小偶像，這大概是由一隻經驗不深的手腕所製造的。這樣地向着有一種有線索可尋的解釋而受恢復的現象，自然不再使我驚訝了。這個編年史上的仙女，怎樣地而由着甚麼人竟達到物質的存在呢？這是我急於要知道的。

我轉身向着伽伯理夫人時，瞧見伊並不是單獨一人。一個身着黑衣的青年女子，靠在伊身旁站着。伊有一雙和法國西北方的天色一般可愛而帶着智慧和天真爛漫的神情的眼球。伊那兩隻略帶痘痕的胳膊之端，露出兩隻很活潑而略帶紅色的手，這紅的顏色和青年女子的手真算相宜。伊穿着嘩嘩的裙袍，彷彿是一枝臨風的新樹；伊的大嘴，表示伊性格的至誠。我竟不能說出這孩子何以一見便使我這樣喜悅；伊並不美麗，但是伊面頰上的笑渦和伊那保存樸實的描象的風格，有一種我所不知道的正直而良好的意

味。

我的注視，却從小的偶像而移到這少女的身上了，於是我看見這一位竟面紅了，並且，說句實在話，是很紅的。

——那末，那位慣於使我散心的女居停向我重新將這同一的問題問了我兩遍，的確是那位從您留着半開的窗子走進來，看您的女客嗎？伊那時真是不害羞的，但是您卻太不小心。總而言之，您認識伊嗎？

——就是伊，我說，並且正和我以前在圖書室看見伊在桌上一般，重新看見伊在這擱几之上。

——倘若是一樣一回事，伽伯理夫人向我說，那末請您先用您自命缺乏想象而工於用活潑的顏色煊染您的夢境者的地位，擔負這種彼此貌似似的責任罷，隨後再輪到這一個強記而知道忠實地講述您的夢境的我，末了尤其要輪到這個在我的指點之下用蜂蠟範出這個您在目前所看見的小偶像的約翰妮小姐——尤其是伊。



伽伯理夫人說話之時一面牽住這青年女子的手，但是這一位卻逃向花園中去了。

伽伯理夫人向伊叫喚。

——約翰妮……一個人能殼淘氣到這個地步嗎！來罷，我應當說您幾句！

但是這卻一點效力也沒有，而這個受了恐嚇的女子卻逃到樹林中了。伽伯理夫人坐在這毀壞的廳中所留下的惟一的圍椅上，伊向我說：

——倘若我丈夫不會談過約翰妮，我就很詫異了。我們很愛伊，這是一個很好的孩子。請您說句實在話罷，您究竟覺得這小偶像怎樣呢？

我說這是一個很現聰明和趣味的作品，但是作者缺少研究和實習；並且我真因為這由於幼稚的手指這樣在一個好好先生的隨意紀錄上所鋪張而那樣光彩地在一個嘮叨的老翁的夢想中所表現的事，大受感動。

——我這樣向您詢問意見，就是說約翰妮是一個可憐的孤女。您相信伊能殼由製造這樣一些小偶像賺點兒錢嗎？

——爲着這件事，是不行的！我說；然而這也沒有可以過於懊悔的事。這姑娘，依您說，是和藹而溫存的；我相信這一層，我由伊的面目相信這一層。藝術家的生活，有許多可以使勇敢的子弟從規則和限制中跳出的導誘。這個青年的被創造者是富於情愛的。請您給伊覓個人家罷。

——但是伊沒有陪嫁的奩費，伽伯理夫人向我答覆：

隨後伊略略壓低聲音又說：

——向您，波納爾先生，我甚麼都可以說。這孩子的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理財家。他曾經賺過多的錢。他很有冒險和創造的思想。這並不是一個不顧臉面的人；原來他在誤人之前早已自誤。並且也許這就是最大的智巧。我們曾經和他有過密切的關係。他對於我們全家的人，我的丈夫，我的伯父，我的堂房兄弟，異常殷勤。他的失敗是來的很陡的。在這場奇禍之中，我伯父的財產——保祿早已向您說過——竟損失四分之三。我們卻不會多受損失，並且，因爲我們並沒有子女……他在他失敗不久之後便去世了，絕對的一

點財產也不會留下；這就是使我說他從前是個正直人的理由。您應當知道那個在各種報紙之中所稱道的姓名：羅艾爾亞歷桑德爾。他妻子是很和藹的；我相信伊從前是美秀的。伊當初有點過於炫耀。但是當伊丈夫失敗時，伊卻肯盡力奮鬥。伊在伊丈夫死後的一年便也去世了，只將約翰妮孤苦伶仃地留在世上。伊不能將伊那份素稱尚屬豐富的私有財產救出。羅艾爾亞歷桑德爾夫人是一個姓阿理葉的女子，納維爾州的阿熙爾阿理葉的女兒。

——克蕾曼丁的女兒！我高聲喊着。克蕾曼丁死了，並且伊的女兒也死了！人類幾乎完全是由死亡組織而成，生活着的人，在生活過的人看來，真不算是多的。這種比人類短促的記憶力還短促一些的人生，究竟是甚麼呢！

於是我又潛心這樣地祈禱：

——今天您在那兒呢，克蕾曼丁，請您瞧這個在現在已經由年齡而冷卻的心田罷，但是其中的血液，以前卻為您曾經沸騰過，並且請您說罷，這點血液，是否不為您所遺留

在世上的而重行活動。一切都流過去，因為各位已經過去了，您和您的女兒；但是人生是不死的；這就是在這些不住地更新的現象中應當有情的理由。

『我以前對於我的書籍，彷彿和孩子們玩耍他們的玩具一樣。我的人生，現在在他的最後時間中得着一種感覺一種興趣一種存在的理性。我是爲人祖父者。克蕾曼丁的外孫女兒是可憐的。我不願意一個另外的人供給伊和贈送伊的嫁費。』

伽伯理夫人看見我垂淚，便從容地走開了。

(註一)拉芳德草(La Fougère)爲一種唇形科的有香植物。庖厨式，即瑣屑之意。

## 第五則

四月十六日在巴黎

聖德羅克托微和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的各位開山的修道士，自從四十年來就早

佔住了我的腦海。但不知道我是否能在命駕和他們攜手之前，編撰他們的歷史。自從多時，我早已是老邁的了。去年某日，有一位通儒院的同事，在藝術橋上向我埋怨那使人老邁的煩惱。『這依然是，』聖伯伏向他答覆，『這依然是我們應當尋覓長壽的唯一方法。』我早使用了這方法，並且知道他所值的代價。所謂損害，並非過於經久，卻是瞧見圍繞本身者都散了去了。母親，妻子，朋友們，孩子們，自然界的現象帶着憂鬱的旁觀態度，製造而毀壞這些神聖的寶藏，於是末了我們祇算是愛慕過擁抱過這些影子！但是這事情依然是那樣溫存的！倘若偶然，被創造者和影子一般鑽入一個人的人生中，就是當我少年時代——這時視為不可信的事——所愛慕的青年女子。然而這個影子的迴憶，到今日依然是我人生中一件最好的實狀。

一個藏在羅馬避難的地洞中的基督教徒的遺骸，佩帶了一套我費了時候纔行了解的可怕的意義的詛咒。其中說道：『倘若一個反對宗教的人侵犯了這個墓地，他就應當等到他一家人死盡之後纔死！』我用考古家的資格，開發過許多墳墓，翻動過許多屍

骨的遺灰，去尋覓衣料的破片，金類的裝飾品和那些混雜在殘骸中的寶石。我本從博學家的一種好奇心而做了這些舉動，然而尊敬之心和憐惜之心卻一點兒也沒有去開。這種由使徒們的及門弟子在一個殉教者的坟墓中所刻劃的詛咒，能永遠不達到我跟前嗎？但是這詛咒又怎樣來打擊我呢？既然儘有許多的人在這地球之上，我不應當以隨着我的親友們而死為懼，因為一個人永遠有可以愛慕者在。

唉！可憐！愛的力量，也和人類的旁的力量一般，隨着年齡一同衰弱了，一同喪失了。世間的現象證明這件事，因此使我恐懼。我究竟確知不會嘗試這個大的損害嗎？倘若沒有一個使我返老還童的好遇合，我也許早已切實地嘗試過這損害了。詩人們談論約文斯的泉水說過這泉水是存在的，這泉水在我們步履之下的地中伏流。然而我們卻不加領略而匆匆經過！（註一）

自從我尋到了克蕾曼丁的外孫女兒之後，我這早無用處的人生，重新得到一種感覺和一種存在的理由。

今天，我在日光中負暄；我在盧森堡公園的草地上的芮瓦爾后瑪蓋麗德的銅像之下負暄。這是一個春季的日光，和新醅一般使人血液加增循環的速率。我坐着獨自出神。我的思想和啤酒瓶口的白沫一般從我腦中湧出。這些思想都是飄忽的，他們的爆發現狀很使我開心。我走入夢境，我以為這事對於一個發表了三十二本古書，而給博學家的雜誌襄助二十六年的職務的老頭兒，是大衆所許可的。我對於我曾經盡力所服的務和我曾經充分使用過自然的現象所給我的平庸之才，很覺滿意。我的努力不算是完全的徒勞了，並且在我的謙虛的地位，我早已輔助過那種使這不安定的世紀生光的歷史工作的復興事業。在十來個給法蘭西披露他的許多古代文學的博聞強記者之中，我一定算得一個。我的貫西詩集的發表，創造了一個明確的方法使世人注意。這本是因爲老年的嚴格沉寂之中，我自行獎勵這一個值得獎勵的獎品，而那位窺見我的靈魂的上帝，知道驕傲心或虛榮心都不在我心中存在。（註二）

但是我現在覺得困乏了，我眼眩，手顫，從荷馬集中所描寫的那些老翁，窺見我自己

的小影，他們的衰弱，使他們離開了戰場，祇一齊坐在雉堞之上，像藏在枝葉中的秋蟬一般高聲呼喚。

當三個少年人鬧轟轟地坐在我鄰近的坐位時，我的思潮正這樣地起伏。我不知道他們中的每一個，是否和拉豐登寓言中的猴子一般趁着三隻船而來，但是合三人的全體却佔了一十二把椅子。我欣然觀察他們，然而不是因為他們有些很異樣的情形，卻因為我從他們身上，尋着了那自然屬於青年時代的勇敢而發揚的氣概。他們是幾個大學校的學生。我之所以窺見這層，也許小部份由於他們手中所拿着的書，而大部份由於他們像貌的個性。因為凡給精神界的事物而分心者，早就從一個我所不知而他們所共有的「甚麼」自行分別了。我最愛青年子弟，這幾個很能悅我，雖然他們有那些挑撥而村野並且使我清晰地迴憶我學生時代的那些姿勢。然而他們並不像我們從前蓄着那種拖到緊身絨衣上的長髮，他們也不像我們從前一般兒帶着一個骷髏散步，他們也不像我們從前一般口中喊着：『地獄和詛咒！』他們衣裳整潔，無論服飾和語言都不帶一點



中古時代的色彩。我應當再說一聲：他們對於在草地上經過的婦女們都很注意，他們使用一些很活潑的論調從中評論幾人。但他們對於這問題的考慮卻還不至於使我非離開這坐位不可。總之，青年時代而是潛心向學的，我也承認他享受一些快樂。（註三）

其中有一個，說了一個我所不知道的諧謔：

——這是甚麼呢？那三人中的身材頂矮而頭髮最黑的一個用略爲帶着南方土語的口音說，考究活的物質，是應當歸我們這些生理學者。至於您，蓋禮司，您是一個和您一切同學的考古學家一般，祇在過去時代中生活，請您注意這些石頭女像罷，伊們都是您各位的近代人物。

於是他用指頭將那些在草地的樹下繞成半圓形而豎立的法蘭西古代女像，指給他看。這種在本身毫無意義的諧謔，使我至少也知道那個名叫蓋禮司的，是考古學校的一個生徒。這談論的下文，又使我知道他那個金黃的髮灰白的面沉靜而善於刺諷的同學學生，名叫布爾也。蓋禮司和這個未來的醫學博士——我希望他有一天能成這種地

位——帶着許多空想和興致同時發了一些議論。在一選升到最高的推考以後，他們全在字眼兒上鉤心鬪角，議論這些由思想家所造成的特別笑柄；我就是想說一些異常的笑柄。我不必再說他們一直到那些最怪異的無稽之言纔行止住。好，很好！我不愛那些偏於理性的少年人。

那位醫科學生，在瞧見布爾也手中書籍的標題之後便向他說：

——唉！你讀米奢雷的著作，你（註四）

——是的，布爾也莊重地答覆我愛小說。

那位用自己的刷溜的身材，高傲的態度和斬截的語言去制服他倆的蓋禮司，將書接到手中，翻了幾葉便說：

——這是米奢雷的最新風格的著作，米奢雷的頂好的著作。其中幾乎沒有敘述！祇有些憤怒，眩暈，不屑宣佈原因的癩癩。小孩子的呼號，胖婦人的嫉妬，歎息之聲，而沒有一個整的語句！這是驚人的事！

於是他將這書還給他的朋友。這種胡鬧是有趣的，我心中想着，而這種胡鬧並不那樣缺乏他的那種在空中飄浮的意義。因為在我們這位享盛名的米奢雷的近日著述之中，不僅有一點不安的情形，並且我可以說是有那有繼續性的顫動。

但是那個南方口音的學生，說歷史是一種全可以不必注意的修詞的練習。依他的意見，那唯一而真實的歷史就是人的自然史。當米奢雷談到魯意十四的癡癡時，確然在這條軌道上，但是立刻他又跌到舊的轍跡中了。

這位青年生理學家在發表這段明確的思想以後，便走開和一羣在前面經過的朋友相聯絡了。而這兩位不甚在這所和他們學校相距過遠的公園中時常露面的考古學生，卻仍然並肩歇着，開始談論他們的學問。蓋禮司已經將學校的第三年功課結束了，這時正預備一件由他帶着壯年感興從中表示題旨的論文。從實際上說來，這題旨在我以為是好的，而和我新近以為應當親身研究的那一部分一樣高尚。這就是「哥爾時代的脩道院論」。這個青年的博學家——我和推測一般給他這個稱號——預備將董余爾

曼在一六九〇年前後爲着那一部將付印刷而因爲不可預料不可避免之不可救藥的障礙以致停止印刷的著作所雕刻的一切木版圖畫，加以解釋：董余爾曼至少在臨死時，早將他的手寫本完全無缺而有條不紊地留在世上。唉我個人的，將來我果能照樣做嗎？但這並不是現在的問題。蓋禮司先生，以我可以了解之點想來，蓋禮司先生正提議對於每一個被董余爾曼的精美雕刻所表現的修道院，犧牲一個考古學的註解。

他的朋友，詢問他是否熟悉一切和這題目相關的抄寫和印刷的參考書。於是我便側耳恭聽。他們始則談論原始的來由，雖然有不記次數和變態的談話，然而我承認他們對於這題目很有一個充分的研究方法。隨後他們便移到近代的評論的工作了。

——你讀過了，布爾也說，古拉約的註解嗎？

「好！我自言自語。」

——讀過了，蓋禮司答覆；這是一個結實的工作。

——你讀過了，布爾也說，達米西拉羅格在歷史問題雜誌中的論文嗎？

「好！我第二次自言自語。」

——讀過了，蓋禮司說，並且我在其中覓到了許多重要的指導。

——你讀過了，布爾也說，西威司特波納爾所著的本篤會修道院在一六〇〇年的  
圖表嗎？

「好！我第三次自言自語。」

——我的上帝！沒有讀過，蓋禮司說。並且我不知道我將來是否讀他。西威司特波納爾是一個混蛋。

我回頭一看，瞧見日光已經離開了我所坐的地方。天氣頗涼，於是我自問冒着寒氣靜聽這兩個少年狂士的無禮之言，未免可笑。

『YY！』我立起來自言自語，這多言的小鳥應當做他的論文，堅持這論文。他爲着表現他的年少無知的狂態，將來會碰到我的同事季奢拉或者他學校中的一個教授。我這時乾脆的喊他做頑童，一面想到——現在我還想着——他議論米奢雷的話，是不堪

的，是越過界限的。如此品評一個多才多藝的老著作家，真是可惡的事！

(註一)約文斯 (Jouvence) 爲神話中的泉水，謂入此泉而沐浴者，可以返老還童。

(註二)芮瓦爾后瑪蓋麗德 (Marguerite de Navarre, 1492-1549) 爲法王佛朗瑛一世之妹，芮瓦爾王亨利阿伯來之后，以提倡文藝見稱。盧森堡公園 (Jardin de Luxembourg) 爲巴黎著名公園之一。

(註三)拉豐登 (La Fontaine, 1621-1695) 法國大詩人，以其寓言詩著名於世。

(註四)米奢雷 (J. Michet, 1798-1874) 法國著名的歷史家，其思想極其高尚。

## 第六八則

四月十七日

——兌來司，請您將我的新帽子，我那套頂好的方襟大禮服和我那根銀頭的手杖給我罷。

但是兌來司是和裝煤的口袋一般的聾，和司法制度一般的慢。年齡自然是其中的理由。最壞的事，就是伊自以為有敏捷的聽官和強健的脚步；並且，伊對於伊六十年來的正直僕從的職務很傲然自得，常用伊最周密的專制手段伺候伊的老東家。

我向您說過甚麼呢？……瞧伊罷，伊恐怕我將銀頭手杖遺失，於是不肯拿來給我。本來我時常將我的雨傘和我的手杖丟在街車或書店之內。但是今天我要拿這柄在銀頭上雕着橫矛而攻風磨的吉訶德和張臂向天徒然哀求中止的山差班這二人的肖像的藤杖，本有一種充足的理由。因為這手杖是我從我舅父維克多爾少校方面所得的唯一的遺產，他在生前和吉訶德相似之點，遠較和山差班相似之點為多，並且他自然也受旁人所懼的打擊。（註一）

三十年來，我遇着可紀念的或者莊嚴的跑腿的事情，總拿着這手杖走，而這貴族和這騎士的兩個肖像常能感動我，指教我。我自以為聽見他們的議論。吉訶德向我說道：

——你應當極力向着大的事業思念，應當知道思念是世上唯一的事實。你應得

將自然的現象提到和你一般兒高，而全個兒宇宙，在你不過是你英雄式的靈魂的餘榮。你爲榮譽而戰罷；這是對於一個男子的唯一尊貴的事，倘若你有時竟受了傷，你便應當任憑你的血液和慈愛的甘露一般佈散，你還應當微笑。」

但山差班在輪到他時又向我說：

——『你應當靜聽天命，我的夥計。您對於在你背囊中陰乾的麵包，應當比對於那種在貴族廚中燒烤的鷓鴣格外珍惜。服從您的主人，無論他是智慧的或者愚蠢的；而對於充滿了無益事情的頭腦，不用自惹麻煩，留心吃虧罷；這是不量力，這是自尋煩惱。』

但是，這位不可比擬的貴族和他那無雙的騎士，都在這手杖的頭上顯出肖像，那末實際上他們都在我的良心之中。我們在我們各人的心上，都有一個我們信服的吉訶德和一個山差班；並且即令山差班使我們服從，就是我們應當讚美吉訶德……但是我們休息這無益的議論罷！並且趕緊去爲着一件在人生的通常境界中的事情去看伽伯理夫人罷。



(註一)風磨爲歐洲舊式一種研麥的工具，張布作帆四片與直軸相聯，軸由屋頂穿入，與磨相連，帆迎風而動，於是軸轉而磨旋。吉訶德 (Don Quichotte) 和山差班 (Sancho Pança) 均爲西班牙文學家阿萬提司所著。吉訶德先生 (Don Quichotte) ——林琴南譯作魔俠傳——一書中之重要人物。

## 第七則

同日

我會着了那位着好了黑色衣裳而正帶着手套的伽伯理夫人。

——我已經預備停當了，伊向我說。

預備停當了，我就是這樣，時常覺得伊能使我有機會受到伊的益處。

我們下了扶梯了，跳上車子了。

我不知道我恐怕因發言而散失何種神祕的影響，但是我們沿着這些冷淡的廣衢，

默默無言地瞧着這些在店鋪中等候他們可憐的主顧的十字碑，華表和花園。

馬車在人煙盡頭處的那張刻着許多有希望的語言的門前停住。

我們沿着一條栽着扁柏樹的路上走去，隨後我們又取了一條在墳堆之間留出的小路。

——就在那兒，伊向我說。

一個雕著倒掛的火把的石柱的上面，刻了這樣一行字：

『阿理葉和亞歷桑德爾兩姓的佳城。』

一道鐵欄將這建築物的入口關住。內部有一塊豎在一座堆着薔薇花的祭臺上而刻着許多的姓名的大理石碑，從中，我看了克蕾曼丁和伊的女兒的姓名都在上面。

這時使我感動的事，就是一點深刻廣泛而祇能用一種悅耳音樂的鏗鏘所表現的東西。我竟聽見了一種飄飄欲仙的各項樂器，在我的老邁靈魂中雜奏。許多掩伏在愛情歌唱下的音，和一種悲傷音調的沉寂和諧之聲相混，因為我的靈魂，將目前之沉悶的莊

嚴和往日之家庭的寵遇混合在同一的感情之下了。

我們在離開了這塊被伽伯理夫人用無數的薔薇花所香化的墓地之後，便相對無言的穿過了公共墳山。當我們重新走入入境中時，我的言官便自行解放了。

——當我在那些沉寂的路上跟着您行走時，我向伽伯理夫人說，我正思念世人在生死交界的神祕境界中所遇到的那些佚史上的天使。這座由您剛才引導我去憑弔過而我也幾乎像那和自身的親族的墳墓相觸者一般地在事前毫無聞見的墳墓，向我喚起我人生中一些單純的情緒，這些情緒在我那黯淡的人生之中，正如一道射在黑暗小徑上的光線。這光線沿着目前的大路一般自行遠去；我現在幾乎已在那最後的山坡之下，然而當我每次回顧之時，那光明卻是一般活潑的。往事的回憶，在我的靈魂中自行發現。我彷彿是一枝根節奇離而自行搖動枝榦去驚動那些成巢的百囀春鳥的橡樹。不幸我的春鳥的歌唱，竟和宇宙一般老大而僅能悅我。

——這種歌唱卻一定能使我興趣勃然，伊向我說，請您將您這些回憶說給我聽，並

且請您將我當作一個年老的婦人向我談論。我今天早晨在我的頭上尋到了幾莖白髮了。

——請您瞧這些毫無遺憾而來的白髮罷，夫人，我說；光陰對於那些用溫存態度待過他的人纔是溫存的。在長久的歲月中，當一點輕描淡寫的銀色微霜點綴了您的黑髮之時，您就被一種不甚活潑而較從前更爲動人的新穎的儀容所渲染了，於是您便瞧見您的先生，如同欣賞您在結婚時所給他而被他保存在一個金製的圓盒中當作神物看待的成縉青絲一般，來欣賞您的白髮。這些廣衢是寬大的，然而遊人卻很稀少。我們可以隨意在散步時談論。我先將我如何認識克蕾曼丁的父親告訴您。但是千萬請您別等候甚麼稀奇的事，甚麼非常的故事，否則您一定很深邃地岔入歧塗了。

『勒賽先生那時住在觀象臺通衢一所舊房子的三層樓，那房子正面的牆上，有許多用石膏塑的古代名人的半身像，前面的荒園，就是映入在我童年時代眼球中的那些最初的圖畫；大概，當那不可遏止的日子到了，這些印象連那些最新的也都從我呆笨的

眼臉之下走掉了。因為我是在這所房子中誕生的；我是在這園子中玩耍時學習了感覺和辨認這陳舊宇宙中的一些零星的現象的。當我這新穎的靈魂，發明了這個爲他而表現一種溫存的光明和一個神祕的情趣的世界時，那種光陰真是意趣橫生，神聖不可侵犯的夫人，所以在事實上，宇宙在我不過是我們靈魂的回光。

「我母親是一個很得意地有天才的婦女。伊和飛鳥一般地日出而作，從那些治家的材藝，從母道的本能，從愛唱歌的天性，從我在完全童稚時代所很能了然感受過的恩惠看來，伊竟和飛鳥相似。伊那時是那所被伊用有秩序的和快樂的能力所充滿的住宅的主宰。我父親的性情的遲緩的程度，竟和伊性情的活潑的程度一般兒高。我現時還能回憶他那安靜而有時略帶嘲諷的微笑的面目。他是疲倦了的，他最愛他的疲倦態度。他坐在窗前的大圍椅上，自朝至暮一心誦讀，我就是從他而得着書癖。現在我的圖書室中，依然保存着由他親手從頭到尾所批點的一部馬伯理的著作和一部雷那爾的著作。可是那時絕對不能希望他與聞世事。當我母親極力用盡柔和的妙計請他從休息中脫離

時，他帶着這種製造懦弱性情者的力量與不受指使的溫和態度，搖頭拒絕。他竟使他這位絕對不入這種端詳的安靜境界中而僅僅乎了解人生中每日的需要和鎮日工作的可憐的妻子失望。我母親竟以為他得了病了，並且擔心病態加增。但是他的疲倦的性情是別有由來的。（註一）

『我父親在一八〇一年，曾入海軍部在德克雷司先生的幕中辦事，而享受過真正幹員的榮譽。那時海軍部的事務，是異常繁劇的，而我父親卻在一八〇五年升任第二局局長。這年，皇帝由總長的報告，要求他編造一份英國海軍編制的報告。這種不知不覺印入一個深刻地高尚而達觀的思想中的工作，一遲到一八〇七年才行完畢，就是海軍少將衛爾納夫在特拉法爾伽敗績後的一年半光景。拿破崙自從這個衰落的時機以後，竟不願聽人談論海軍，於是帶着衝天的怒氣拿這報告翻閱一會，隨後將他丟入火爐之中一面喊道：「空議論！空議論！空議論！」有人告訴我的父親，說皇帝這時異常憤怒，以致將這種調查錄用靴尖踢入爐火之中。原來當他激怒之時，素有一個用腳踐踏一直到物

件使他靴底變了顏色才行停止的習慣。(註二)

「但是我父親從來不曾漏洩這種寡恩之事，他的努力盡忠的無益的結果，自然就成了他在晚年墮入的那種疲緩的性情中的原因。然而拿破崙從愛爾伯島登陸以後，我父親卻被徵出山，奉命用愛國的和自由的思想起草那對於艦隊的宣言和紀事。到了滑鐵廬失敗以後，我父親的髮憤卻勝過他所受的震驚，於是他便隱匿而不問世了。不過大衆卻承認這是一位戰將，一位喋血者，一位現在世上不能看見的人。我母親的哥哥，在一八一四年享受半俸而於一八一五年休職的維克多爾馬爾登步兵少校，卻因他不好的態度，以致使「帝政顛覆」對我父親所發生的困難愈行加重了。維克多爾少校在咖啡館中和公開的跳舞場中狂呼，說是布爾奔家將法蘭西賣給戈薩克爾人了。他將他帽子下面所藏的三色軍帽徽章向來客表示；他帶着誇張的態度，攜着一根圓頭而有可以代表皇帝小影的手杖。

「夫人，倘若您沒有看見石印的沙爾雷的畫像集，您絕對不能想像維克多爾與父

身穿陸軍式的外套，胸前掛着勳章，鈕孔上插着紫蘿蘭，而在都勒利公園顧盼自雄地散步時的笑貌呢。（註三）

「空乏和放肆，對於他的政治狂熱發生了最惡劣的興趣。他瞧見那些看復辟黨報紙的人便極力咒罵，並且強迫他們和他決鬥。他曾經如此地和一個十六歲的孩子決鬥而得着痛苦和羞辱。總而言之，我的維克多爾舅父是完全和一個安靜的人相反的；因為他每天必定到我家中午餐晚餐，他的不好的名譽便和我們的家庭有了連帶的關係。我父親因為他這位來賓的囉呢很感痛苦，但是因為他是個有好心腸的人，所以他對於這位懇摯地蔑視他的少校，依然不發一言任其出入。

「我所向您說的一切，夫人，在我都是證明了的事。但是這時，我這位舅父早使我感受最純潔的觀感，我很願得着可以摹仿他的那一天。有天早上，我爲着着手摹仿他，便在我腰上支起胳膊，和一個不信宗教的人一般口出惡言。我的慈愛的母親，在我臉上賞了一個那樣輕巧而使我在流淚以前便已呆化了些時的耳巴子。我現在依然看見那張我



在那天垂過無數淚珠時所倚靠的荷蘭式的黃絨靠椅。

「我那時是一個年紀很小的人。有天早上，我父親用着他的習慣將我抱住之後，用那種對於他不朽的蘊藉態度發生一點略近活潑意味的譏諷神情向我微笑。當我在他膝上摸索他那些頰白的長髮時，他向我說了一些我不會懂得清楚的事，雖然這些事本是神祕的，然而也使我感受興趣。我彷彿——然而不能十分自信——他在這天早上，照着歌謠上所說的，向我述過伊威朶小王的故事，陡然我們聽見一個重大而使窗子的玻璃也都震動的喧鬧。我父親便隨我從他的膝上滑了下來；他的兩隻胳膊在空中抖抖擻擻地攪動；他口呆目瞪面色全變。他勉強試着說話，但是他的牙齒竟互相磕擊了。末了，他喃喃地說：「他們將他槍斃了！」我那時不知道他所要說的事，然而竟感受一種黑暗的恐慌。後來我才知道他所說的，就是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七日在那一另靠着我們住宅後面的空地的圍牆邊倒下的芮上將。」（註四）

「在這時代，我時常在住宅的扶梯上遇着一位老翁——也許他並不是完全的一

位老翁，他那兩隻漆黑的小眼珠，帶着一種異常活潑的神光在他那灰黑而板澀的面目上閃灼，我以為他不是個活着的人，至少我覺得他的活着的方法和旁人不一樣。我曾經在我父親引我去過的德農先生家中，看見過一個由埃及帶回的穆密，於是我真心猜度德農先生的穆密，當他單獨輪着而無人在旁時，便醒了轉來，從他那塗了金的柩中走出穿起一件栗色的衣裳，披起一幅白色的髮髻，這就是勒賽先生了。到了今日，夫人，即令我將這種意見拿他當作無稽的事推開不論，然而我應當講句實話，說勒賽先生極像德農先生家中的穆密。這一層說法，很可以描摹這位名人所使我感受的一種虛渺的恐懼。

「從實際上說來，勒賽先生是一個小的紳士一個大的哲學家。他是馬伯理的和盧梭的崇拜者，而為了無偏見自負，這種誇張之詞就是唯一的大偏見。夫人，我向您談論一個過去時代中的當時人物。我很以不能使我自己了解為懼，並且確然知道不能引起您的興趣。這事和我們相離真是那樣遠！但是我盡力約而言之；並且，我並不會以興趣許諾您，而您對於西威司特波納爾的人生中的奇遇，也許不能有所指望。」

伽伯理夫人卻鼓勵我接續說下去，於是我便說了這一篇：

——勒賽先生對於男子們是暴躁的，而對婦女們卻很殷勤。他常給我母親吻手，而帝政和民國兩時代的風俗，對於這種殷勤的禮節，是極不習慣的。從他，我時常念到魯意十四世的時代。勒賽先生是一個地理學家，在我想來，誰也不像他那樣傲然自得地對於地球的形像加以注意。他用哲學家的態度在古來的規則中致力農事，將他的田園消滅淨盡。到後來沒有一塊屬於他的土地之時，於是便侵佔地球全部，依據旅行者的考證繪了異常之多的地圖。他彷彿完全被百科全書的最純粹的神髓所滋養，他不僅將人類牽引到經緯線的度數分數秒數以外，並且他注意他們的幸福，唉，可憐！夫人，大凡注意民間的幸福的人們，都使他們的至親變成很不幸的，這是一件有待注意的事。勒賽先生是一位善於譏誚易於動疑的王黨，這是以前很流行的派別。他的幾何學超過阿蘭貝爾，他的哲學超過盧梭，而他的保王觀念超過魯意十八世。但是他對於王室的忠忱，竟不能和他對於帝室的怨恨的程度相比。他曾經與聞佐治黨的陰謀反對第一執政官；那時的預審

因爲不知道他或者因爲輕視他，所以他竟不曾列入被告之列；他稱呼波那巴爾特做戈爾司島的魔鬼，他對他從來不會將這種辱罵放鬆，他說過他永遠不願向他託付一隊兵士，因爲他承認他是一個那樣庸劣的軍人。

『在一八一三年，久處鰥夫境界的勒賽先生，竟於他五十五歲光景續娶了一位他用以繪畫地圖的異常年少的女子，伊給他生了一個女兒，而在坐蓐時去世。我母親曾在伊的短期病中給伊看護，並且扶持這女孩子使伊甚麼也不缺乏，這女孩子是用克蕾曼丁命名的。

『由這個死亡和這個誕生，我家庭和勒賽先生就發生了許多關係。這時我正脫出孩提時代，我成了頑鈍而糊塗的了；我早失去了視官和感覺的天資，一切事物，已不能爲我發生那些製造我的最柔嫩的年齡的至樂之甘美的驚訝。就是到了現在，那些自從克蕾曼丁誕生以後的回憶，在我心中也靡有子遺；我僅僅知道幾月以後嘗過一種到現在依然使我傷心的惡運。我失去我的母親了。一個重大的沉寂，一個嚴酷的寒氣和一個濃

密的黑影陡然將住宅包圍住了。

『我那時墜在一種麻木的境界中。我父親送我到公立的中學校，而我也費了許多的事，才從這昏天黑地的境界中跑出來。

『我那時雖不是一個完全的混蛋，但我的教授們卻祇將他們所愛的功課——就是一點兒拉丁文和希臘文——教我。我那時算是祇和古人有了親密的關係。我懂得推崇米爾西阿德和贊美兌米司多克爾。昆度司法布司成了我的很熟識的人，至少，可以說是我和這樣一個偉大的執政官的相知是做得到的事。由於這種闊綽的交游，我竟不願低眉而瞧幼小的克蕾曼丁和伊的老父，並且有一天，他們竟不使我記望他們的歸程而向諾爾曼第旅行去了。（註五）

『然而他們卻回來了，夫人，他們卻回來了！天意的影響，自然界的勢力，都是在人們身上布散多情天性的神祕實力，您這時知道我那時是否曾經向克蕾曼丁重新注目！他們走入了我那愁慘的住宅。勒賽先生不披戴他的髮髮了。他頂門禿了，他那緋紅的太陽

穴上，露出一些頰白的髮緒，然而他卻有一種健康的老態。但是那位我所看見的而迥非人間所有的被創造者，竟使這個陳舊的客廳生輝，這自然不是一種鬼神出現，這就是克蕾曼丁！我現在說一句實在話罷！伊那藍色的眼波兒，伊那和夾竹桃一般清麗的眼波兒，使我覺得是一種超乎自然的物件，即令在今日，我也不能相信這兩粒活潑的明珠，應當早已歷受了人生的倦怠和死亡的毀傷。

『伊本不認識我的父親，所以向他致敬時不免略露羞意。伊的面色，略帶薔薇瓣兒的紅，伊的微開未闔的櫻唇，帶着那種使人想像直到無窮的微笑意味而微笑，大概因為這微笑毫不流露半點精確的思潮，而祇表示生存的娛樂和天賦仙姿的得意。伊的面目在那薔薇色的暖帽之下，嫣然彷彿是一件擱在一個打開了的絨製小匣中的珠寶；伊在裹住身材的白色薄綢的裙袍上披着一條汗巾，而這裙袍祇將那雙紫色的短鞋的頭兒略略露出……請您不用譏誚罷，夫人；這是那時的時派，我不知道新的裝束，是否有這樣簡單的、鮮潤的和端正的姣媚。』

「勒賽先生告訴我們，說他正着手預備發表一種歷史地圖，所以重到巴黎居住，並且倘若他從前住的那一層房子依然是空的，他很願意再來租賃。我父親詢問勒賽小姐是否因到京城而得意。伊自然是得意的，因為伊的微笑又露出了。伊對着那些向碧綠光明的花園而敞開的窗子微笑；伊對着那個在時鐘頂上的伽爾達詩的頰垣敗瓦中坐着的馬利禹司的銅像微笑；伊對着那些黃絨的舊式圍椅微笑；並且對着這個不敢向伊抬頭注視的可憐的大學學生微笑。自從這一天起，我已經真的愛伊！」

『但是我們已經快到塞福爾街了，夫人，立刻我們就看見您府上的窗子了。我是一個最拙於說故事者，我倘若勉強編撰一部小說，我一定難於成功。我費過許多時間，預備了一篇將要向您用幾個字說完的故事；因為其中有一種細膩的滋味。某一種由一個老翁因滿意地深知那些最純潔的愛戀情感而將開罪的靈魂上的寵愛。我們再向這條靠女修道院的廣衢走幾步罷，於是我的故事，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那一段隔離我們和您所看見的那座小鐘樓的距離之中從容由我敘述。』

「勒賽先生知道我已經在考古學校畢業，便承認我彀得上給他輔助那歷史地圖的工作。這問題就是在這位老哲學家所稱爲從諾艾到伽爾羅大帝這個時代中的各國的變遷沿革加以說明。勒賽先生在他的頭腦中，裝滿了十八世紀所流行的那些關於上古時代的錯誤。我對於歷史是屬於改革派的，並且自身又在不知作僞的年齡。這老翁了解——或者竟可以說是他不曾了解——那些全體祇在馬爾孟兌的小說上見過的野蠻時代的人物——野心的王公，貪婪而假充君子的教士，有德行的市民，哲學派的詩人和其他的人物——的方法，竟使我成了異常不得意的，並且在開始時就使我感到各種言之成理的抗議，但是這都是不僅無益而且有害的。勒賽先生是很易發怒的，而克蕾曼丁卻很美麗。在他和伊之間，我曾經過許多痛苦而旖旎的日月。我那時很愛伊；我那時是一個懦夫，於是我不久便對於他向地球在亞伯拉罕，美內斯和德伽梁各時代所常見的歷史上和政治上的圖像所加的武斷，都表贊同。」（註六）

「當我們繪我們的地圖時，勒賽小姐便給這些地圖加填顏色。伊斜倚在桌子之前，



用兩個指頭擱住毛筆；一道暈影從伊的眼瞼墜在伊的雙頰，而使伊兩隻半開的眼球在嬌媚的暈影中遮住。有時伊偶爾抬頭，於是我便看見伊那微開未闔的小口了。伊的容儀之中，真有說不盡的表情，使伊不能避開嘆息的神情而呼吸，卽令是伊那極尋常的態度，也使我在一種深邃的夢想中沈淪。我一面瞻仰伊，一面贊同勒賽先生的意見，承認約辟特爾用過專制政體統治山谷崎嶇的兌沙理國，和奧爾斐會因不謹慎的原故而將哲學的教授交給修道士。我今天依然不知道我究竟是否一個懦夫或者一個英雄，當我服從這執拗的老翁的時候。（註七）

『我應當申言勒賽小姐向我並不供給多的注意。這種冷淡態度，我覺得是那樣公正的，那樣自然的，不使我怨伊的；我因此感受痛苦，但是這是不知不覺的。我那時希望我們依然在阿西利的第一帝政時代。（註八）』

『勒賽先生那時每晚必到我們家中和我的父親喝咖啡。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能相契，因為兩個性情完全不同的人聚在一塊兒是不常見的。我父親心目中，讚美的事少

而原諒的事多。因為年齡的關係，他免不了怨恨一切逾分的事。他保存他的成千累百的精細理想，而非帶着各種的涵蓄態度從來不會表示一個意見。這些謹慎態度的習慣，可以使那斬釘截鐵而決不為對手的退讓態度所屈伏的老年紳士跳起！我很恐懼一件危險事情。這危險的事情就是波那巴爾特。我父親對他卻毫不保存一點親愛的態度，但是因為會在他的命令之下服官，所以不愛聽見有人將他咒罵，尤其反對恭維那些被他曾用流血的爪牙所反對的布爾奔。那位最愛嘲笑最易動疑而主張正統最力的勒賽先生，對於波那巴爾特在政治上社會上和宗教上的惡劣根基，卻盡情攻擊。在這種情形之中，維克多爾舅父的性情尤其使我着急。這位銳不可當的舅父，自從他那位使他寧靜的胞妹去世之後，他就成了沒有遮擋的了。大衛的琴絃折了，而沙虞爾便被自己的憤怒籠罩住。查爾十世的顛覆，早使這位信口開河的老拿破崙黨增加勇氣。他竟不肯帶着恆心而光臨我們這個在他以為過於沈寂的住宅了。但是有時在夜餐之時，我們瞧着他的一方墓碑一般帶着一些花朵來了。他照例喃喃地詛咒，便坐在餐桌之前，並且誇耀他那些老勇

士式的幸運。隨後，晚餐完了，他將他的飯巾摺成主教暖帽的形式，喝完大半瓶燒酒，於是帶着一個受着同一位老年達觀者一位青年博學家對談一會而不會飲酒的理想所驚訝的人物的匆忙態度走了。我很覺得倘若有一天他和勒賽先生相遇，一切都是要糟的。這日子果然到了，夫人！（註九）

『這次少校竟在花朵之下遮住了，他儼然像一個表示帝政時代的光榮的紀念建築物，有人竟想在他的每一隻胳膊之上掛一隻不死的花圈。他那時異常欣喜，而第一個得了這種得意的設備的利益者，就是端着烤肉擱在桌上時而被他抱住的那個廚娘。』

『晚餐完後，他推開旁人向他所敬的酒，說他等一會要將這燒酒擱在咖啡之中。我帶着恐慌問他是否不願意我們立刻給他端整咖啡。他不免大動疑慮並且一點也不癡呆，我的維克多爾舅父！我的催促，在他看來彷彿是一箇不好的用意，因為他裝出一點兒樣子瞧住我說道：

『——忍耐點罷！我的表姪。傳令退兵，不是幼年兵的事，見鬼！您真是急於想見我靴

子是否繫了馬刺，冬烘先生。

『少校早猜到我希望他早早地走開，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從他的脾氣看去，我早知道他一定要久留。他果然留下了。這晚上連最小的現象，也印留在我的腦中。我舅父那時是很愉快的。唯一引起談鋒的思慮，竟使保存了和藹的臉色。他用餐盤中的很好的章法，向我們談論一個女教士，一個花言巧語的男人和五瓶紅葡萄酒的故事，這故事在那駐紮的地點，應當是很值得享受的，即令我能記憶清楚，也不想向您敘述，夫人。當我們由飯廳走到客廳時，他向我們指出那攔柴的銅架的不潔淨，用博學家的態度指示我們應用燧石磨擦銅器。關於政治，卻一個字也不談。他那時是小心翼翼的。時鐘在伽爾達詩的頽垣敗瓦中，報過八點鐘了。這正是勒賽先生光臨的時刻。幾秒鐘後他和他的女兒已經走進廳來。夜晚的通常的現象便開始了。克蕾曼丁着手在油燈之下刺繡，燈罩將伊的腦袋隱在微弱的黑影中，而對着伊的指頭放出的一道燈光，幾乎使這些指頭變成了發光的。勒賽先生談論一座被天文家發現的彗星，並且在這個機會，發揮了許多大膽而證明

他的智識的定理。我父親本有天文家的知識，在發表一些正確的理想之後，再用他那常用的口吻說道：「我知道甚麼呢，總而言之？」我在輪着我說話的當兒，便將我們那位在觀象臺居住的鄰人大天文家阿辣戈先生的意見引述了一些。維克多爾舅父說是彗星對於酒的品格頗有影響，並且引了一件酒店中的有趣的故事來證明。我那時對於這種勉強極力維持的談話頗覺愉快，我本來憑藉着我新近所讀的書，用一段長的議論，說明這些在千萬里以外的天空中散布的彗星的化學組織，一定可以影響到一隻酒瓶。我父親聽見了我這種口才頗覺詫異，於是用他的蘊藉的譏諷態度瞧着我。然而我們的議論不能永遠在天上候着。於是我瞧着克蕾曼丁一面談論我前兩天所讚賞的那一座用金剛鑽鑲在一個珠寶商人的表壳上的彗星。我那時很感困難。

「——我的表姪，維克多爾少校高聲喊着，你所述的這個彗星，遠不及那在約瑟芬皇后髮中發光，而當伊到史特拉司堡向軍隊分配勳章時所戴的那一座。」（註一〇）

「——這個小的約瑟芬很愛裝飾，勒賽先生在吞咽兩口咖啡之時這樣說。我並不

警議伊，伊很有好的處所；雖然略帶輕浮。這是一個達司余家的閨女，伊嫁給波那巴爾特，卻給他做了一個大面子。一個達司余家的女兒不必多待議論，但是一個波那巴爾特是一點也值得議論的。

「——從這一點，您想說些甚麼呢，侯爵先生？維克多爾少校向他詢問。

「——我並不是侯爵，勒賽先生斬釘截鐵地說，我卻聽見說波那巴爾特在娶了一個和柯克少校的遊記中所描寫的那種赤身露體黔首文身鼻掛金環而欣然啖食腐敗了的人肉的那樣婆娘之後，頗以為得了好的配偶。

「我曾經預料到這一層，我心中獨自思量着，在我的憂慮中，——可憐的人心！——第一個理想就是注意我的預料的正確。我應當說少校的答覆是至高無尚的。他將拳頭撐在自己的腰上，鄙夷地瞧着勒賽先生向他說：

「——拿破崙，代理主教先生，他誠然在約瑟芬和馬麗魯意思以外，另有一個妻子。他這一位伴侶，您雖不認識，我卻親眼在咫尺之間目睹過；伊披着一件綴着星辰的天青

色外套；戴着月桂的冕；懸着燦爛的十字勳章；伊的姓名就是「光榮。」

「勒賽先生將他的咖啡杯子擱在火爐擱几上，於是從容地說：

「——您的波那巴爾特，是一個鄙夫。

「我父親不注意地站了起來，從容地張開兩隻胳膊，平心靜氣地向勒賽先生說：

「——無論這位在聖海茵茵島作古的人，以前是怎樣的，然而我卻在他的政府中做過十年的事，並且我的內兄也在他的鷹旗下受過三次重傷。我央求您，先生，朋友，日後不要遺忘他的事業，

「誰知少校的憤怒語言，不會發生甚麼影響，而我父親的懇摯勸諫，卻使勒賽先生墮在激怒中了。

「——我早忘了，他面色灰白，齧牙切齒而口角流沫地喊着；我以前錯了。一隻盛過魚的木桶永遠是腥的；一個伺候過光棍的人……

「他說到這一個字，少校便扼住了他的嗓子。我相信那時倘若沒有我和他的女兒，

他早將他扼死了。

「我那位又起雙臂而面色較尋常略帶灰白的父親，用一種說不出的憐憫神情瞧着這一場活劇。誰知往後的現象卻更可悲，但是將這兩位老翁的癡態和盤托出又有甚麼好處呢？末了，我畢竟將他們分解開了。勒賽先生向他的女兒做了一個手勢便出去了。因為伊跟着他走，我便跟在伊的後面跑上扶梯。

「——小姐，我神魂顛倒地緊握着伊的手向伊說，我愛慕您！我愛慕您！

「伊將我的手在伊掌握之中保留了一兩秒鐘；伊的口半開着。伊將說甚麼呢？但是忽然伊抬頭瞧着伊那位升到樓上的父親，於是抽開伊的手，向我做了一個永訣的手勢。

「從此我沒有再見過伊了。伊父親搬到曾經爲着發賣他的歷史地圖在榜德庸名賢祠附近所租的那一層住宅中去了。幾月之後，他因中風去世。他的女兒便搬到那位住在納維爾的母黨家中。伊就是在納維爾，嫁了這一個有錢的鄉下人，阿熙爾阿理葉。

「至於我，夫人，我獨自安靜地活着；我那既無大喜亦無大憂的人生，是頗有幸福的。



但是我在冬天晚上瞧着我跟前的一張空了的圍椅時，我的心田不能不感痛苦的緊束。克蕾曼丁早已死去了。伊的女兒也跟着伊走入長眠的境內。我在您府上又見過了伊的外孫女兒。我現在還不會像聖經中的老翁一般說道：「現在請您召回您的僕從罷，上帝。」倘若我這樣一個老翁能於一個人有益，就是對於這個孤女，我想由您的幫助，給伊盡我最後的力。」（註一一）

我說到最後的幾個字時，已經在伽伯里夫人家中的甬道中了，我於是預備和這一位和藹可親的嚮導者分手。這時伊向我說：

——先生，縱令我很願意，我也不能幫助您做這件事。約翰妮是孤女和未成年者。倘若您不得伊的輔佐人的許可，您甚麼也不能給伊幹。

——唉！我喊道，我卻絲毫不曾想到約翰妮還有個輔佐人。

伽伯理夫人驚訝地瞧着我，伊從來不曾遇過這樣一個爽利的老翁。

伊又說道：

——約翰妮亞歷桑德爾的輔佐人是穆詩先生，勒瓦洛和貝雷村的律師，我憂慮您和他談不好，因為他是個嚴氣正性的人。

——唉！我的上帝！我喊着，倘若在我這樣的年齡，同那些嚴氣正性的人談不好，那末您願我和誰談呢？

伊像我父親微笑一般帶着略露譏諷的神情而微笑，伊說：

——同那些和您類似的人談呀。穆詩先生不是這一類的。我不能使他引起一點兒信任。您應當由您向他要求許諾，再去那個早已由他送入兌倫村一個學校寄宿而在那兒並不得意的約翰妮。

我親過了伽伯理夫人的手，我們就分離了。

(註一) 馬伯理 (Mably, 1709-1785) 法國文學家。雷那爾 (Raynal, 1713-1716) 法國歷史學者。

(註二) 皇帝指拿破崙一世而言，衛爾納夫 (Villeneuve) 為拿破崙的海軍將領，於一八〇六年在西班牙的

特拉法爾伽海岬為英將納爾遜所敗，全師覆沒且以身殉。德克雷司為拿破崙的海軍大臣。

(註三) 沙爾雷 (Etienne Charlet, 1792-1845) 法國油畫家。

(註四) 芮(Ney, 1769-1815)爲法國名將，於拿破崙帝制時代以戰功顯，曾受冊封爲莫斯科親王。拿破崙被放後之復行登陸的計畫，芮的力量居其大半，因此判處死罪，於本文所記的年月被執行。

(註五) 米爾西阿德(Miltiade)爲雅典古代名將，曾於馬拉松戰勝波斯人。昆度司(名)法布司(姓)(Quintus Fabius)爲羅馬執政官。爲雅典古代政治家及名將，於沙拉敏戰勝波斯人。昆度司(名)法布司(姓)(Quintus Fabius)爲羅馬執政官。以避免和漢尼拔開戰而救羅馬，爲其時的名流。

(註六) 諾艾(Noë)爲洪水前之猶太大主教。伽爾羅大帝(Charlemagne, 772-814)爲西羅馬帝國之一帝兼法蘭西王。亞伯拉罕，古猶太族長。美內斯(Ménes)埃及有史時代的第一國王。德伽梁(Ducaion)台沙里國王，見希臘神話史。

(註七) 約辟特爾(Jupiter)爲希臘神話中之主神。克沙理國爲古代希臘的一部。奧爾斐(Onphée)亦爲神話史中的大音樂家。惟「統治」及「交給」兩事，殆均臆說。

(註八) 阿西里(Assyrie)爲東洋古國，在第格利司河旁。

(註九) 查爾十世(Charles X)法蘭西王，魯意十六世之弟，於一八三〇年被國人所逐而遜位。

(註一〇) 約瑟芬皇后(Imperatrice Josephine, 1763-1814)原姓達司余(Tascher)，本爲波哈爾內伯爵的未亡人，再適拿破崙一世，一八〇九年拿破崙因欲娶奧皇之女馬麗魯意思爲后，因而離婚。

(註一一) 聖經中的老翁，詳見本書的最後的一葉的註二。

## 第八則

五月二日至五日

我在約翰妮的輔佐人穆詩先生的事務室中，和他見了面。矮小，乾瘦，他的面色彷彿染了他那些文卷中的灰塵。這是一個戴着眼鏡的侏蟲，因為我不能思念他將他的眼鏡置之度外。我聽過了他的話，穆詩先生；他的聲音是短而促的，並且用選擇了的字眼談論，但是我寧願他絕對不選擇字眼。我觀察過他，穆詩先生；他是講禮貌的，然而卻在他的眼鏡下，用他的眼角窺探他的來賓。

穆詩先生是得意的，他向我說過；他對於我給他的被輔助人所帶來的利益不禁心花怒發。但是他不相信我們專為取樂而在人間存在。不，他決不相信這層；並且為着持平，我可以說有人在他的身邊時，即令本來不甚優游自在，也能逢迎他的意見。他一定又恐

怕有人對他的被保護者許諾逾分的快樂以致給伊一種人生中的錯誤而危險的理想。因此他這時告訴我，說是他央求過伽伯理夫人，祇能偶爾將這青年女子接到伊的家中。我離開這個灰塵撲面的律師和這個灰塵撲面的事務所，我得着了一種有規則的許諾——一切從穆詩先生發動的事，都是有規則的——可以於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到女師範生卜芮菲爾小姐在兌倫村德木爾街所辦的學校中，探望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

我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四，便到了那所在很遠就由藍字招牌使我辨認清楚的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了。這種藍的顏色，就是菲尼基卜芮菲爾小姐的性情給我的第一個徵驗，這徵驗我從那時就得着盡心研究的機會。一個驚惶失措的女僕，接着我的名片，絕不置一個有希望的字便請我留在一間冷冰冰的接待室，我從中嗅着那種在各教育機關的食堂中的沈悶的氣味。這接待室的地板是由那樣一種無情的力量被人漆好的，使

我納悶得想在門闕前立住。但是我在欣然瞧見了許多小的方墊子擺在那些椅子之前時，便在這些墊子所成的羣島上移動脚步，走到我呼吸迫促地所伴着坐下的火爐之前。

火爐攔几之上，有一張嵌在一個金邊鏡框中用整齊的圓體字母書寫的姓名長獎勵表，表中列了很多的姓名，但是我竟未能帶着笑容尋到約翰妮亞歷桑德爾的那一個。我將這些受了卜芮菲爾小姐獎勵的生徒姓名讀了幾遍之後，很以不會聽見來者的步聲爲憂。倘若瓦雀不會選擇伊的天井成羣地隨意嘈雜，那末卜芮菲爾小姐自然能殼在伊的教育區域中養成一種天空間的絕對肅靜。聽見這些瓦雀的聲音，真是快樂的事。但是說到去看，我請教您，我們的目光，能殼穿過這些磨片玻璃瞧得見這些瓦雀嗎？於是我不向這些由學校生徒畫在接待室中四周牆上的圖畫散心不可。這些圖畫之中，有羅馬女巫的像，花草，茅屋，柱頭，水波的紋，和簽着艾思兌爾摩董姓名所畫的杉賓國王達弟渥司的半身肖像。

我聚精會神欣賞摩董小姐所用以描寫那怒目猙獰的古代戰士的毅力，忽然一種

比較枯葉在空中飄泊還輕微一些的聲音使我回顧。從事實上說來這並不是一片枯葉：原來就是卜芮菲爾小姐。伊又着兩手，像黃金的佚史上所記載的那個在水光上的女聖徒一般，在這屋子的明淨如鏡的地板上前進。但是我以為卜芮菲爾小姐在旁的機會，也許不使我因而思念到那些有神祕思想的女聖徒在僅僅省識伊的面目時，我覺伊面目竟像一個被安靜的管家婆在屋閣上收過經冬的縐皮蘋果。伊肩頭上披着一條不能表示威嚴而帶着流蘇的圍巾式的短褂，但是伊彷彿拿他當作一件神甫的法衣或者高官的制服一般的披着。

我向伊說明了我訪問的目的，並且將介紹信交出。

——您看見了穆詩先生，伊向我說。他的健康，能像他所能做到的一樣地好嗎？這是一個那樣正直的人，那樣……

伊不曾將話說完，伊的目光已經向承塵板抬起。我的目光便也跟了過去，於是發現了一條懸在掛燈的地點的螺旋形紙條，從我想來，這大概是引誘蠅子用的，結果就是使他

們不向那些金邊鏡框和獎勵表跟前奔竄。

——我曾經在伽伯理夫人家中見過亞歷桑德爾小姐，並且我能穀鑑定這青年女子的活潑的智慧和高尚的性情。我因為從前既然認識伊的祖父輩，我覺得應當將伊的祖父輩使我感受的利益報答伊。

卜芮菲爾小姐的回答的全部，就是長嘆一回，而在伊的胸前將伊那神祕的短褂揪住，重新觀察那捲螺形紙條。

末了，伊向我說：

——先生，您既然認識羅艾爾亞歷桑德爾先生和夫人，我相信您和穆詩先生一般，也和我一般，對於那些使他們破產，將他們的女兒引入窮困的那些瘋狂的投機事業，必定深抱惋惜。

我聽見了這些論調，便思念失了幸福是一件大的損害，而這種損害對於貪得的人是不可恕的。他們的失敗，給我們復仇也給我們安慰，然而我們現在是可憐的。



我在全然實在地聲明我對於那回的理財事情完全不會過問之後，便詢問校長是否滿意於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

——這孩子是不可制馭的，伊高聲這樣說。

伊用一種高岸派的態度，從象徵方面來說明一個那樣難於訓練的生徒對伊所發生的狀況。隨後，又回到了比較寧靜一些的感情，於是接着說道：

——這個女青年並不是沒有智慧的。但是伊不能從原則上決定學習各種功課。

卜芮菲爾小姐真是一個何等異樣的小姐！伊不提脚而行，不張嘴而說話。我不及思索這些例外，便稱原則大概是一點最好的物件，而在這一點竟信服伊的光明；但是，總而言之，到了一個人了解一件事情的時候，可以不必考究他是由某種方法或者另外的某種方法所學來的。

卜芮菲爾小姐從容地表現了一個否認的動作，隨後伊嘆息着說：

——唉！先生，教育界以外的人物，多少總有些和錯誤的理想相習。我知道他們在世

上最好的志願中說話，但是他們倘若信任那些管轄教育的人物，他們一定可以製造的格外好一些。

我不會堅持，並且問伊，我是否可以不必久候而得見亞歷桑德爾小姐。

伊彷彿像在伊的短褂的流蘇的組織中誦讀一般，拿這短褂當作一本「天書」讀着。隨後，伊彷彿從中得了答覆似的，便說：

——約翰妮小姐正要給旁的學生溫課。我們這兒是年長的學生教育年幼的。這就是世人所謂互助教育……但是我以您徒勞往返為歉。我便找人叫伊過來，但是請您允許我，先生，依照校規將您的姓名在訪問者的題名錄上登載。

於是伊走到桌子之前坐下，打開一本大的簿子，從伊的圍巾式的短褂中，將伊在開初時塞入的穆詩先生的介紹信取了出來：

——「波納爾」是用 d 字煞尾的嗎？伊寫着時一面說；請您恕我盤問這些小事情。但是我的意見，以為一切固有名詞有一個寫法。在這兒，先生，我們默寫固有名詞……歷

史上的固有名詞，自然！

伊在用一隻敏捷的手記載了我的姓名之後，便向我詢問是否可以接着登記一項資格，譬如商人，商家的夥計，住家者，或者一切旁的。在伊的題名錄上，本來列了資格一欄。——上帝夫人，我向伊說，倘若您一定要填寫這一欄，那末就請您寫：國立通儒院的通儒。

這依然是我以前所看見的卜芮菲爾小姐的圍巾式的短褂，但是這卻不是以前披着這圍巾式的短褂的卜芮菲爾小姐了；這位竟是一個和顏悅色，意趣橫生，卑躬折節，精神煥發的新發現的人物。伊的眼球微笑了；伊面上的數目繁多的摺紋微笑了；伊的口也微笑了，但是祇從一邊。伊着手談論；伊的聲音和伊的神情一般兒更換了，這竟是一種和蜂蜜一般甜美的聲音：

——您曾經說過，先生，說過這個可愛的約翰妮是很智慧的。我這方面早就下過了相同的觀察。我能和您相見，真榮幸得很。實際上，這孩子很使我引起許多興趣。雖然有點

兒過於活潑，然而伊卻有我所稱爲有幸福的性情。但是請您恕我消耗了您的寶貴光陰呀！

伊將那個比從前更爲急迫而更爲張皇的女僕叫了過來，於是這女僕便奉着命令去通知亞歷桑德爾小姐，去說國立通儒院的通儒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正在接待室中等候伊。

卜芮菲爾小姐僅僅祇有時間，將伊對於國立通儒院的一切議決案件——無論這案件是如何的——的敬意告訴我，隨後，約翰妮滿面和牡丹一般兒緋紅而呼吸迫促地跑了進來，雙目大開，雙手搖動，在伊那拙劣的誠實狀態中露出嬌媚的風韻。

——您的裝束真是整齊的，我的孩子！卜芮菲爾小姐帶着慈母的溫存態度向伊喃喃地說一面給伊整理衣領。

約翰妮的裝束，真個是由一種特別的情狀而受裝束的，伊那向後挽着而蓬鬆地由一張髮網眼中鑽出的亂髮，伊那罩在短僅及肘的布衫袖口的瘦削胳膊，伊那張皇無所

措而因受凍久傷以致發紅的手，伊那過於短小而使我們窺見寬大的襪子和破爛的皮鞋的裙，伊那根當作腰帶繫在腰上的跳繩，這一切的物件，便使約翰妮成了一位不大可以見客的小姐了。

——小傻子！卜芮菲爾小姐這一次不用一位母親的神情而彷彿是一位年長的姊姊那樣的嘆息着。

隨後，伊便和一條影子一般在明淨如鏡的地板上刷過而出去了。

我向約翰妮說：

——您坐罷，約翰妮，請您拿我當做一個朋友來談天罷。您在這兒合您的意思嗎？伊遲疑了一會，隨後帶着一種忍耐的微笑向我說：

——不多。

伊將伊那根跳繩的兩端在手中捻着，默然了。

我問伊伊這樣長大是否還要跳繩。

——哦！不是的，先生，伊活潑地向我說。當女工向我說有一位先生在接待室等候時，我正在教小學生跳着。於是我就將這繩子纏在腰上免得失掉。這本不是端正的。我央求您恕我。但是我並不曾得着接待賓客的習慣！

——上帝！我難道因為您的繩子而受辱嗎？克拉理司派的女修道士，都在腰間繫着一根繩子，而伊們卻都是女聖徒。

——您真是可感激的，伊向我說，到這兒看我，並用您對我所談的給我談天。當我走進接待室時，我不曾想到向您致謝。因為我那時過於驚喜。您看見了伽伯理夫人嗎？請您談談伊罷，您願意嗎，先生？

——伽伯理夫人，我說，身體很好。伊這時在伊的呂桑司莊子上。我來和您談伊罷，約翰妮，當一個老的園丁聽見有人向他詢問園中栗樹——這樹是他的女主人——時，他說：「夫人正在伊的道兒上。」是的，伽伯理夫人正在伊的道兒上；您知道，約翰妮，這道兒是良好的，伊用循規蹈矩的步伐在上行走。有一天在伊未曾去呂桑司以前，我和伊遠遠

地走過一回，很遠地走過一回，並且我們談論過您。我們在您令堂墳上談論過您，我的孩子。

——我是很感激的，約翰妮向我說。

於是伊竟哭泣了。

我帶着敬意憑這青年女子流出這種眼淚。隨後，當伊擦着眼睛時，我央求伊將伊在這學校中的生活告訴我。

伊告訴我伊同時是學生而兼教師。

——旁人指導您，而您也有所指導。這種情形在世界上是常見的。忍耐地慶受這件事罷，我的孩子。

但是伊告訴我，伊並沒有受教育，也不教育人。伊僅僅擔任給低年級的孩子們穿衣，洗濯，教導他們的禮貌，字母，縫紉，指導他們遊戲和服侍他們睡覺，祈禱。

——唉！我高聲喊着，這就是卜芮菲爾小姐所稱的互助教育。我不能向您隱瞞，約翰

妮，卜芮菲爾小姐現在完全不合我的意思，而我也不相信伊和我所希望的那樣好。

——哦！約翰妮向我說，伊和大多數的人一般。伊對於伊所愛的人是和藹的，而伊對於伊所不愛的人便是不和藹的。但是您瞧罷！我相信伊不甚愛我。

——穆詩先生呢？約翰妮對於穆詩先生的感想是怎樣的呢？

伊活潑地向我答覆：

——先生，我求您別向我談論穆詩先生了，我央求您這件事。

我承認了這種懇摯而幾乎猛烈的請求，於是便更換論點。

——約翰妮，您在這兒也範蠟像嗎？我不會忘記那個在呂桑司那樣驚嚇我的仙女。

——我沒有蠟了，伊說這話時隨手將兩隻胳膊放下。

——沒有蠟，我高聲說，在一個產蜜的地方！約翰妮，我日後拿一點着色而和寶石一

般明亮的蠟送給您。

——我謝謝您，先生；但是請您不必這樣做。我在這兒沒有製造我那些蠟人兒的光



陰。然而我曾經着手給伽伯理夫人做一個聖佐治的像，一個異常矮小而身着金甲的聖佐治，但是，小女孩子們都懂得玩偶是甚麼，伊們便拿着玩耍將他砸碎了。

伊從伊圍腰的口袋中，取出一個肢體僅由鐵絲結住的小玩偶。伊見着這東西同時被憂愁和歡樂所牽制；歡樂使伊感動，於是伊用一種陡然停止的笑容微笑一下。

卜芮菲爾小姐站在接待室的門口了。

——這個親愛的孩子！女校長用伊最溫柔的聲音歎息着。我恐怕伊使您疲倦。並且，您的光陰是寶貴的。

我央求伊掃除這種幻想，於是我起身告辭，一面從口袋中取出幾條諸古律糖和我帶來的旁的食物。

——哦！先生，約翰妮喊着，這兒有這些東西，給全校的生徒。

那位披着圍巾式的短褂的校長從中參加議論。伊說：

——亞歷桑德爾小姐，您向先生的盛意道謝罷。

約翰妮用失措的神情瞧着伊，隨後轉身向我說：

——我謝謝您的這些食物，先生，而我尤其謝謝您到這兒看我的好意。

——約翰妮，我握着伊雙手向伊說，請您保守着一個良好而努力的孩子的地位罷。

再會。

伊拿着這些食物的包裹退出時，竟將繩子的結頭在一張椅背上撞了兩下。動了怒氣的卜芮菲爾小姐，用雙手在短褂之下壓住自己的胸膛，我瞧着伊的神情獨自暗笑。

在我們兩人單獨相對之時，伊重新露出伊的暢快的顏色，我應當說——這並不悅我——伊用面目的一邊向我微笑。

——小姐，我利用伊的和顏悅色向伊說。我瞧見約翰妮的面色略帶灰白。您對於伊目前須要調養和注意的年齡，比我多知道一點。我也許將來因為格外時常央託您向伊注意而驚動您。

這些論調彷彿使伊心花怒發。伊帶着無限感歎的神情，向着承塵板上的螺旋形紙條

兒觀察，並且叉着雙手喊道：

——博學的人，真知道思索而無微不至！

我告訴伊，觀察一個青年女子的健康並不是細微末節，於是我就和伊行了分手的敬禮。但伊卻在門前將我攔住，懇摯地向我說：

——請您恕我的弱點，先生，我是個女子，我愛慕光榮。我不能將我對於一位國立通儒院的通儒光臨敝校所感受的感觸瞞住您。

我謝過了卜芮菲爾小姐的弱點，隨後帶着利己的盲目思想而思念約翰妮一面在沿途自言自語：

——我們對於這個孩子將要怎樣辦呢？

## 第九則

六月二日

這天，我送一位高年而像哥德所謂業已贊同死亡的老同事，直到馬崙的公共墳山。這位魔力絕偉的大詩人哥德，承認一個人僅在確是願意死亡的時候才死，就是說一切可以抵抗最後的分解現象，而以其全部製造生命的毅力，完全摧殘無遺了。換句話說，他以為一個人只有到不能活的地步才死。好呀！這不過是自行躺下的問題，但在一個人知道領略哥德的奇妙思想時，這思想便和拉巴理司的歌唱相合了（註一）

所以，我的這位高貴的同事，由於兩三次最使人信服的中風的打擊，到了最後的一次，竟不待答辯已贊同死亡了。我在他生存時不會和他多所往返，但是當他不存在時彷彿我便成了他的朋友，因為我們的同事們用感人的面目和莊重的聲音說我應當給他執紼，並在墳上演說。

我在墳上讀了一篇由我盡力所寫而不值多說的小演說詞以後，便到阿佛雷鄉的森林中散步，輕捷地攜着少校那根手杖順着一條微透日影的濃陰小徑走去。青草和溼

葉的氣味，天色的晴朗和樹木的蓬勃，從來不曾這樣迅速地鑽入我的感覺和我全部的魂靈，並且我在這種被一陣繼續的鐘聲刺破的沈寂境界中所感受的壓迫，同時是宗教上的和肉體上的。

我在一叢新橡樹的路旁陰蔭之下坐着。在那兒我決意不願死，或者至少可以說，當我未曾重新在一片廣闊田園的寧靜境界中另一枝橡樹下面玄想靈魂的本質和人的末日之前，決意對於死亡不表同意。一個金黃身體如同一副古代金甲一般在日光中炫耀的蜜蜂，在一朵盛開而瀕謝的錦葵上歇着。我當然不是第一次瞧見這樣一個通常的現象，但是我卻是第一次帶着那樣多情而智慧的好奇心看着他。我這時才認識了有各種我從未慮及的同情心和奇妙的關係存於花和蜂之間。

這飲滿了花蜜的蜜蜂，勇敢地在直線的路上飛去了。我盡力站了起來，我站着以回復我的知覺。

——上帝臨汝，我向着花和蜂說。上帝臨汝，我儘有時候活着去猜想你們和諧現象

中的祕密。我是很疲倦的了。但一個人祇能從某種工作中因另一種工作而休息倘若上帝願意，這就是花和蜂使我停止語言學和古物考證學的工作。安兌的神話是那樣多感覺的！我已經和地面相觸，我是一個新的人；現在到着七十歲的光景，新的好奇心，正像我們看見那些在一枝楊樹的空心老榦上的嫩條一般，在我的靈魂中發生了。

(註一) 拉巴理司 (La Palisse) 法國名將，於一五二五年的巴威之役陣亡。其部下編歌頌其功績，其詞有云：

Un quart d'heure avant sa mort,

Il était encore en vie.

在他死前的一刻鐘，

他依然在有生命的境界。

## 第十則

六月四日

我歡喜伏在我的窗口，從那些向萬物給與一種說不盡的柔和意味的淺灰色的朝景中向着塞因河和他的河沿遠眺。我曾經在拿卜爾的海口，欣賞過那兒天空中強烈的晴光。但是我們巴黎的天色，是格外活潑的，有恩惠的和機巧的。他和人類的顧盼一般微笑着，高聳着，溫存着，愁悶着和歡悅着。他每逢這時，向着城市中各盡日行職務的衆生發布一種弱的光線。對面的那一岸，聖尼可拉船埠的運夫從小船上起卸貨物，那些立定在跳板上的肩貨的苦力，傳遞那些成包的白糖，使之從容地掉在小火輪的艙裏。靠北的河沿，那些楓林之下排列成行而口懸糧袋的駕車之馬，從容齧嚼他們的草料；而那些欣然得意的御者，卻在酒店櫃臺之前，用眼角斜乜着那些晨興的小財主們一面暢飲自己杯中的酒。

舊書店裏的商人，將他們的書箱擱在門前陳列。這些不停止地享受戶外生活的正直的販賣智識的商人，都是那樣被風雨冰雪和濃霧驕陽所苦，以致末了他們的面目都

像那些大教堂的舊石像一樣。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並且我在他們的書箱前經過時，免不了得從中找出一兩件我所缺乏的書籍，可是這種缺乏，我以前卻毫不感到。

我回家之時，就是我保姆的喊叫聲了，伊埋怨我將那些引逗耗子的舊紙塞破了我所有的衣袋，並且充滿了這所住宅。兌來司對於這層是明理的，而正因為伊明理以致我不能從伊；因為，我的神情雖然寧靜，然而我卻有崇尚狂熱的癡態，而蔑視漠不關心的明理性情。但是，因為我的狂熱都不是那些屬於爆發，破壞和殺戮的，所以俗人都瞧不見。這些狂熱有時使我激動，並且好幾次使我為着幾葉由奢法爾的一個劣等學徒所印的書或者一個無名修道士所抄的本子而使我失去睡眠。倘若這些有價值的發奮在我身中熄滅，那末不啻就是我自己慢慢地將我自己熄滅。我們的這些狂熱，就是我們的本身。我的書籍，就是我的本身。我是和他們一般兒陳舊而堅硬的。（註一）

一陣微風將楓樹的空球和馬口中所噴出的芻秣同着街道上的灰塵一同掃蕩。這不過是一點兒灰塵，但是我瞧着他揚起時，便回憶到我童時也瞧過一種同樣的灰塵向



空中旋轉；於是我的巴黎老翁式的靈魂，因此受着感動。凡是我從窗口所發現的東西，這種從我的左邊一直擴張到沙約嶺的天空，使我看見那一座石碑似的凱旋門，那塞因河——光榮的河流——那杜勒理公園的菩提樹和那一座受過琢磨的寶石似的盧佛爾博物館；在我的右邊，靠着新橋的那面，使我彷彿如同細閱古代圖畫一般而看見老大而可敬愛的巴黎帶着他那些鐘樓和尖塔，這就是我的生活，這就是我的本身。倘若沒有這些帶着無窮的思想向我反映的東西使我興感，使我活潑，我就一無所有的了。所以我抱着廣闊無邊的愛情對於巴黎而生愛慕。

然而我是疲倦的了，並且我以為一個人，在這樣一個長於思想和使我思想而不住地央求我思想的城市之中是不能休息的。試問在這些不住地激動我好奇心而使之不能滿足終歸疲倦的書籍之中，怎樣能殼一點兒也不被激動呢？一會兒，是一個日期應當尋覓，一會兒，是一個非確切審定不可的地點或者幾個應當辨認真意的陳舊的「口頭禪」字眼兒嗎？——唉！是的，字眼兒。語言學者，我是字眼兒的統治者，他們便是我的臣民，

並且我用聖主的態度將我的生活全部交給他們了。我難道有一天不能遜位嗎？我猜度和這兒相距遠遠的林邊有一所小的房子，當我在等候一個比較大一些的不可避免的而可以將我全個兒包裹住的安靜境界時，我從中可以找到一個我所需要的安靜境界。我夢想一張擱在簷前的長櫈和許多一望無際的田原。但是這就應當有一個在我身邊微笑的面目，使這種鮮潤的空氣全體集中；那末我即可自信我是爲人祖父者，而我生活中的空隙也因此可被他填滿。

我絕對不是一個暴烈的人，然而我卻容易被激動，凡是我的作品都向我引起相等的娛樂和悲傷。我不知道何以我三月以前在盧森堡公園所遇的那位青年朋友所發的而我認爲很空泛的很可忽略的無禮之言，竟使我思念。這個「朋友」的稱謂；我並非由於諷刺而送給他，因爲我最愛那種伏案而帶着冒險的性情和孤立的思想的青年。然而我這位青年的朋友卻超過了界限。安伯洛司拔雷先生，他是第一個使用動脈紮縛法者，他是因研究那些有經驗的理髮師所施的手術而使手術進步增高到今日的地步者，然

而在他的暮年時代竟被初學的門徒所攻擊。他有次被一個可成大器而毫不存敬意的糊塗小子用辱罵的口吻所侮弄，於是這位年老博學者在他一本重要的著述中答覆道：『我央求他，我央求他，倘若他想反對我的議論，我央求他去開他的怨恨而格外和平地款待善意的老翁。』這種答覆，在安伯洛司拔雷的筆下是可以讚美的；但是這答覆倘若是從一個在工作中頭白並且又被一個無知少年所戲弄江湖派的接骨醫生所發，那就更值得誇獎了。（註二）

有人也許以為這種回憶，僅僅是一種小怨的牢騷。我也相信這話，並且自以為對於一個不知所云的孩子的誹謗那樣留心，是一件憾事。然而我對於這問題的反省，卻由得意便接着得了一個好一些的進程；因此便將他在日記中記出。我記得半世紀前當我二十歲的時代，有一天我和了幾位同學在這個同樣的盧森堡公園散步。那時我們談論我們的老業師們，我們的同伴中有一個說是可敬的博學者伯第納兌爾先生，在艾特魯衣國的發源上首先發現些光明，但是他不幸編造了一張海倫的情人編年表。這年表使我

們笑了許多回，我高聲喊道：『伯第納兌爾是一個傻子，並不是一個用三個字母拼成的傻子，而是一個由十二本書造成的傻子。』（註三）

這種少年式的論調，在一個老年人的良心上權衡起來是過於輕薄的。我在生活的奮鬥中，僅僅祇發過些無知的空議論！但是我今天反躬自問，我平生是否確然不曾做一點和海倫的情人編年表相類的那種可笑之事！科學的進步，竟使那些給這進步供給過最多的輔助的書都成了無益的。因為這些作品在現在沒有大的用處，近世的青年便深信這些作品從來毫無所用；他蔑視這些東西，倘若有時略有幾個太舊的理想在內保存，他便取笑這些東西了。這就是我在二十歲時，何故因伯第納兌爾先生和他所做的編年表而取樂的來由；這就是昨天在盧森堡公園，何以我那個青年而出言不遜的朋友……

「反躬自問罷，奧克達夫，不必抱怨了。」

「甚麼！你願意有人愛惜你，而你卻甚麼也不會愛惜過。」（註四）

(註一)沙法爾(P. Shoetter)德國人，十四世紀之發明印刷術者之一。

(註二)安伯洛司拔雷(Ambroise Pare)法國十六世紀著名醫學家。古代歐洲理髮師，本兼營外科的手術的職業，如放血等事……皆是。

(註三)艾特魯衣(Etrurie)爲上古時之一小國，在今意大利疆域內。海倫(Hélène)爲荷馬史詩中斯巴達王后，曾和特洛伊王子潛逃，遂使希臘及特洛伊開戰。傻子在法文爲  *sot* ，故云三個字母。

(註四)此二行之原文爲詩兩句，附錄於下：

“Rentre en toi-même, Octave, et cesse de te plaindre.

Quoi ! tu veux qu'on t'épargne et n'as rien épargné!”

## 第十一則

六月六日

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到了。我掩好了我的書，和那位享受天福的聖德羅克托傲神

甫相離了，據我想來，他斷不急於在一本由我親手所編纂的平凡書中看見他的姓名和他那些在人間的光榮工作。我將這樣說嗎？我在上星期瞧着一個蜜蜂所訪問的錦葵的花柁，比這些峨冠攜杖的老教士們更使我注意。並且，我的保姆剛才在廚房的窗口，瞧見我用顯微鏡考察丁香花，很目爲奇事。在一本我小時曾經讀過的——那時我將全書讀過一遍——司卜倫哲爾所著的書中，有幾個關於花朵愛情而我在遺忘了半世紀後才行重新回憶到的理想，在今日，這理想竟使我以不會竭我的薄弱的能力去研究昆蟲學和植物學爲憾。

這正是當我尋覓領結之時所發的反省。但是我在空翻動了許多抽屜之後，依然去找我的保姆。兌來司蹣跚地走過來向我說：

——先生，您應當告訴我，說您打算出去，那末我就早將領結拿給您了。

——但是，兌來司，我說，倘若將領結放在個我不待您幫助而可以尋覓的地方，豈不更好些嗎？

兌來司不願意答覆我。

伊現在將甚麼都不給我留在準備了的地方。我非詢問伊不能取到一條手帕，並且因爲伊是那樣的聾聵蹣跚而又完全失去了記憶力的，我便在一種無期的缺乏中憂慮着。然而伊卻從容不迫地行使伊的服事東家的職權，以致我幾乎感覺不到那種因反對「我的衣櫃政府」而用的「政變手段」的勇氣。

——我的領結，兌來司！您聽見我說的話嗎？我的領結！您倘若再用許多新式的延擱使我失望，那末我所需要的或者不是一個領結，而是一根使我懸梁的繩子了。

——您真性急，先生，兌來司向我說。您的領結並不會遺失。這兒甚麼也不會遺失，因爲我對於甚麼都留心。但是至少您也應當給我一點尋找領結的時間啊。

「然而這就是，」我獨自思念着，「這就是半世紀以來的忠心的結果。唉，倘若這個難於指揮的兌來司幸而有的一次——或者伊畢生僅有的一次——誤了伊的女僕的職務，倘若伊偶爾一分鐘走到錯誤的路上，伊對我就不會有這種專制帝國的態度了，至少

我也敢於和伊抵抗了。但是一個人能抵抗德行嗎？  
也不能指摘他們。請您瞧兌來司罷：沒有一種可以引誘伊的壞處。伊自問既不疑惑自己，也不疑惑上帝，更不疑惑世人。這是個自信力很強的婦人，這是個聖經上安分守己的處女，人們雖或不知道伊，然而我卻深深地知道。伊在我靈魂中，彷彿手中拿着一盞油燈，一盞在樸實的屋簷前的柱下發光而永不會在這隻瘦削糾結，堅韌如藤的胳膊之端熄滅的家用油燈。

——兌來司，我的領結！我向伊說，您難道不知道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四，約翰妮小姐正在等候我嗎？那位女校長應當已將接待室的地板漆好了；我知道時間一到便有人在那兒探望，當我在那兒勞動我的筋骨在那兒的鏡子中瞧見我的愁像時，自然將成我一種散心的事，自然不容錯誤時刻。因為我願用那位雕刻在維克多爾舅父的手杖頭上的那位和藹而可贊美英雄做模範，於是就勉強裝出高興的樣子和鎮靜的靈魂。您瞧這個晴朗的日光罷。河沿都因他而成了黃金色了，塞因河正用那些數不盡的蕩漾纖



細的波紋在微笑。城中也是鍍了金似的；一種金黃色的灰塵，和髮辮一般在城市的範圍中飄動……兌來司，我的領結……唉！我今天知道了那個在肥大的橡樹林中的克利沙爾老翁，所以要將自己的領結壓在一本布呂達爾革的書中的用意了。所以依着他的例，我早要將我所有的領結擱在我的某一本書中間。（註一）

兌來司任憑我這樣議論而默默無言地尋覓着。我聽見有人在門外從容拉動門鈴。——兌來司，我說，有人拉鈴，請您將領結給我，去開門罷；或者請您先去開門，靠着上天的幫助，以後再將領結給我罷。但是請您不要這樣候着，我央求您，請您不要在我的櫃棹和宅門之間像一匹在兩個鞍子之間的小牝馬——倘若我敢說——那樣地候着。

兌來司彷彿和迎敵一般向門口走去，我這位高尚的保姆早就成了一個很不願接待賓客者。在伊的眼中，賓客是可疑慮的。說到贊成伊的判斷，這種能力是從人類的長期實驗而來的。但我卻沒有時間，去考察由旁的一位實驗家所製造的相同實驗，是否能發出相同的結果。穆詩先生已經在我的書齋中等候我了。

穆詩先生的面色的黃，遠過於我所曾經揣想到的。他戴着一副藍顏色的眼鏡，他那  
在鏡片下面跳躍的目光，彷彿比那些在一座屏風後面的耗子，似乎還閃動一些。

穆詩先生請我原諒他在這個時間來驚動我……他固然不會將這個時間品評清楚，但是我相信他想說一種我不會帶好領結的時間，然而這不是我的錯過，這是各位知道的。這位不知底細的穆詩先生，彷彿絲毫沒有覺得受着不敬。他一心祇怕成一個嚙咬的人。我卻一半兒安慰他。他向我說他用亞歷桑德爾小姐的輔佐人的資格和我談話。他開始便請我不要拿他以前允許我到女學校訪問約翰妮小姐那種限制當作一件事。因為從此以後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已經答應每天從正午到四點鐘之間開門接待我。他知道我向這青年女子所給的益處，由他的義務，他自信應當將他為他的被輔佐者而託付的那個人的情性通知我。這位他所認識多年的卜芮菲爾小姐，是在他信用中的人物。據他看來，卜芮菲爾小姐是一個明白事理的，有好注意的和好習慣的人。

卜芮菲爾小姐，他向我說，是個德行堅定的人；在日下的時候，先生，這是不多見

的。一切到現在都完全變更了，而這時代遠不及從前的那些時代。

——我的扶梯就是證據，我這樣答覆；在二十五年以前，這扶梯是世界上最容易攀登的，而現在，從頭幾級就使我氣喘而腰酸了。這扶梯算是退化了。此外譬如那些我以前毫不費勁便可在月光之下誦讀的書籍報章，而在今日，倘若我不會戴着眼鏡，就是在最熾赫的日光之下，這些書籍報章也都瞧不起我的好奇心，而祇在我眼前露出一些白的和黑的了。酸痛在我四肢作祟。這也是時代的不好。

——不僅如此，先生，穆詩先生莊重地答覆我；但是在我們這時代中的確實的不好，就是誰也不滿足誰的地位。從社會上的高處數到低處，在各種階級之中都有一種不如意，一種不安逸和一種求舒服的渴望。

——上帝先生，我向他答覆，您以為求舒服的渴望，是時代的一種標識嗎？人類無論在何種時代，從不會有過安於不如意的慾望。他們永遠在設法改良他們的境遇。有恆的毅力產生一些有恆的改革。毅力接續進行，就是這種原故！

——唉！先生，穆詩先生答覆我，我們瞧見您祇在書堆中生活而和商業遠離！您不會和我一般兒看見利益的爭執和金錢的奮鬪。無論大小都是一樣地激昂。大眾都在一種放恣的投機事業上注意。我所看見的使我害怕。

我想穆詩先生是否祇爲向我解釋他的有德行的牢騷而到我這兒來；但是隨後我卻也聽見一些從他口中說出比較使人安慰的議論。穆詩先生將菲爾金卜芮菲爾小姐當作一個可敬，可愛，正直，精幹，忠實，智慧，慎重，伏案讀書而略知醫道的人物向我介紹。我於是懂得他以前不過是向我畫了一張被世上惡俗所化的灰色圖畫，而由相反的一面，將這位女師範生的品德好好地陪襯出來。我知道這教育機關是善於張羅買賣的，有利的而被社會敬服的。穆詩先生爲着證明他的宣言，將他那隻套着黑絨繩所編的手套的手張開。隨後，他接着又說：

——從我的職業上，我也認識世上的人。一個律師本和一個聽懺悔的神甫差不多相似的。從我的義務上，先生，我自信在有一個好機會使您和卜芮菲爾小姐發生關係之

時，應當向您貢獻這些有益的報告。現在我祇有一句待說的話：這位絕對不知道我這時在您跟前爲之先容的卜芮菲爾小姐，有一天用深邃的同情語氣談過您。我倘若重述一遍，那一定要將固有的語氣減輕了，並且，我一定因爲重述，要將卜芮菲爾小姐的信仰違背一些。

——請您不要違背伊的信仰罷，先生，我向他答覆，請您不要違背伊的信仰罷。向您說一句真話，我向不知道卜芮菲爾小姐是這樣深知我。然而，因爲您和伊有老的友誼，先生，我想利用您對於我的好意，央求您在您的女友身邊請伊特別優待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這孩子，因爲這是一個孩子，擔負了過多的工作。同時以學生而兼教師，伊很疲倦。並且我恐怕有人使伊過於感受貧窮的境遇，但伊是一個可以由屈伏現象逼迫到憤怒的勇敢孩子。

——可憐！穆詩先生答道，應當要好好兒使伊預行練習生活。一個人在地球上，不是祇爲着取樂的，也不是祇爲着實行他那些五花八門的意志的。

——一個人在地球上，我活潑地說，是爲着在美的善的境界中取樂和實行他那些五花八門之有價值的，有思想的和勇敢的意志而生活。一種不練習意志的教育，是一種使真性情腐敗的教育。所以師範生應當指導意志。

我相信穆詩先生拿我當作一個無用之人而敬重了。他帶着很寧靜而穩重的態度向我說：

——請您想想罷，先生，貧民的教育，應當從許多的界限和他們在社會上應得的倚賴的觀察而成。您大概不知道洛愛爾亞歷桑德爾先生是因爲無錢還債而死的，而他的女兒幾乎是被慈善主義撫育起來的。

——哦！先生！我高聲喊着，我們不用說這件事罷，說了，就算是自滿，也就不是真的了。  
——約翰妮所承襲的債務，律師接着說，超過債權。但是我因關注這被輔佐者的利益起見，和那些債權者商量了一些辦法。

他願意將就些詳細的解釋說給我聽；因爲我向來不懂一切的商業，而尤其是穆詩

說：先生的，我便拒絕了他。這律師重新品判卜芮菲爾小姐的教育制度，用決斷的方法向我

——一個人不能在取樂時求學。

——一個人祇能在取樂時求學，我說，指導的技術，不過是引起年幼者的好奇心及隨着就使之滿意的技術，但好奇心祇能在得意的頭腦中成爲活潑而良好的。凡是用威力在智慧中所注入的知識，祇能蔽鋼智慧，戕賊智慧。爲着消化知識，應當帶着飢渴的作用而吞咽。我深知約翰妮。倘若這孩子是交給我的，我不想使伊成一個女博學家——因爲我希望於伊有益，但願使伊成一個活潑智慧多才多藝出類拔萃的孩子。我可以使伊帶着欣賞美景吟詠詩歌沈醉音樂的同情心而生活。我可以使伊對於我所想使伊愛的一切變成一個和藹的。然而這卻不是挑選衣料繡貨和欄杆之類的事。我將給伊一隻好的狗和一匹小的馬，以爲給伊撫育一些被創造者的指導；我將給伊許多有待喂養的鳥雀，使伊知道一滴水一點麵包屑子的價值。並且，爲着使伊發生格外的喜悅，我願意伊帶

着高興而成爲慈善的。又因爲痛苦這件事是免不了的，因爲人生是充滿了困苦的，我一定將這件在超乎一切困苦之上教育我們而能向痛苦本身給予一種「美」的基督式明理性情指導伊。這就是我對於一個青年女子的教育的了解！

——我向您表同情，穆詩先生又起兩隻帶着黑絨繩手套的手向我說。  
於是他立了起來。

——您，我在送他出去之時向他說，您聽的清楚，我並不希望強迫卜芮菲爾小姐服從我這個親切而完全不能同那些辦理較好的女學校的組織可以相容的教育制度，我只央求您勸伊對於約翰妮少給工作，多給休息，毫不委屈伊，使伊身心都能得相等而合於教育制度的自由。

穆詩帶着一種灰色而神祕的微笑，向我保證說這些觀察定能好好兒實行，而且定有人能格外注意。

於是他向我略施敬禮，任我留在一種慌亂而不自在的態度中便獨自走了。我平生



和各種人都有過往來，但是卻沒有一個和這女校長或者和這位律師相似的。

(註一) 布呂達爾革 (Pinturque) 公曆一世紀時希臘的歷史學家倫理學家。克利沙爾 (Chrysaie) 爲莫里哀傑作女博士學家喜劇中的人物。

## 第十一則

七月六日

穆詩先生的拜訪，可使我將時候大大的耽誤了，我遂不得不將這天去看約翰妮的事作罷。一些職業上的義務，占住了我這星期中剩下的光陰。我雖然已在可以解脫的年齡，卻依然千方百計和我度過生活的世界圖謀聯絡。我在各種學術會公共集會主席。我竟被體面的職務牽制住了；我曾在某部中繼續盡過七次主席的義務。官僚們很想將我推開，我也很想和他們脫離關係。但是習慣比他們和我都強一些，於是我就蹣跚地走上

了國有各項建築物的扶梯了。年老的辦事人員們，在我的後面指着我在過道中的影子，互相表示。一個人到了很老之時，是異常難於泯滅的。然而我在這時間，卻正和歌謠所說的一般，應當決定我的隱退而思念造成一個結局。

有一位在年輕的時代，做過海爾威絃司的女友而我在父親家中曾經見過的達觀的老年侯爵夫人，在伊最後那次得病中接見了一個想替伊預備臨終的宗教儀式的神甫。(註一)

——這是必要的嗎？伊向他說。我看見世上的人，一下就可以完全達到這個地位。不久幾天之後，我父親去看伊，覺得伊的病狀很險。

——晚安，我的朋友，伊握着我父親的手向他說，我就要去看上帝是否因被人所知而獲勝利。

這就是各哲學家的膩友們的如何死法。這種結局的方式，完全不是一種世俗的無禮舉動，而為不能在癡人頭腦中存在的輕捷態度。但是這些態度卻很冒犯我。我的恐懼

和我的希望都不能布置這樣一個行程。我對於我的行程指望略有收穫，爲着這個我便應當思念在幾年之後，不待冒險而返我的真玄……但是，去罷！那個過去的女人，應當不因聽見伊的姓名而回步。我現在依然可以不待伊的幫助舉起我的戲言。

我覺得約翰妮是很得意的。伊向我說過卜芮菲爾小姐上星期四在伊的輔佐人訪問過之後，對伊寬了許多的規則，減了各種的工作。自從這個很可愛的星期四以來，伊便可以自由地在那個祇缺少鮮花和綠葉的小園中散步；並且伊對於伊那個聖佐治肖像的工作，也得了許多便當的地方。

伊微笑地向我說：

——我很知道應當因這事而謝您。

我和伊談過旁的事，但是我看出了伊不能隨意聽我的談論。

——我瞧見有一點使您分心的思想，我向伊說，請您說罷，或者那些無趣味的事，那末在您在我都要視爲無價值的，我們就可以不必談。

伊向我答覆：

——哦！我很注意聽您的說話，先生；但是我本來想過旁的事。您一定原諒我，對嗎？我那時想伊應當是很愛慕您的，所以才陡然將對我的態度變成這樣好的。

於是伊帶着使我發笑而兼有驚訝神情的微笑向我瞧着。

——這件事使您詫異嗎？我說。

——很詫異，伊答覆我。

——爲甚麼呢，請您告訴我罷？

——因爲我簡直看不到有甚麼理由可以使卜芮菲爾小姐歡喜您。

——那末您覺得我是不能受人喜悅的嗎，約翰妮？

——哦！不是，但是我真的瞧不到有一個理由可以使卜芮菲爾小姐歡喜您。然而實

際上伊很歡喜您。伊曾經叫我過去，並且向我發了許多對於您的問題。

——真的嗎？

——是的，伊很想知道您的家庭生活。伊曾向我問過您保姆的年齡。

——那末！我向伊說，您對於這件事怎樣想呢！

伊楞住眼睛向着伊鞋子上的破呢瞧着，彷彿被一種深刻的考慮所制似的。末了伊才擡頭向我說：

——我那時就跑開了。一個人對於一件不能了解的事，可不是自然不放心的嗎？我知道我是一個糊塗孩子，但是我希望您不怪我。

——不，約翰妮，我一定不怪您。

我真被伊的驚訝心所駭，並且我老邁的頭腦中極力揣度這女孩的思想：一個人對於不能了解的事是不放心的。

但是約翰妮帶着微笑而繼續說：

——伊曾經向我問過……請您猜想罷……伊曾向我問過是否講究吃喝。

——那末，約翰妮，您那時怎樣承受這種驟雨一般的質問呢？

——我向伊答覆過：『我不知道，校長。』於是卜芮菲爾小姐向我說：『約翰妮，您是一個糊塗孩子，一個大人物生活中的細微末節，都是應當注意的。您應當知道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是法國各種光榮中之一呀。』

——這真是遭瘟！我高聲喊着，那末您對於這一點是怎樣思索的呢，約翰妮小姐？

——我想卜芮菲爾小姐很有理由，但是我並不堅持……我將向您所說的，是我不對的處所，便是我毫不堅持說卜芮菲爾小姐無論在甚麼事都是有理由的。

——既然如此！請您安心樂意罷；約翰妮、卜芮菲爾小姐是沒有理由的。

——誰說誰說！伊很有理由。但是以前，我很願意愛慕一切愛慕您者，而毫不敢有所例外，然而現在卻辦不到了，因為愛慕卜芮菲爾小姐，在我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約翰妮，請您信我罷，我莊重地向伊說，卜芮菲爾小姐已經和您好了，您也應當和伊好。

伊用乾脆的聲音答道：

——卜芮菲爾小姐和我好，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叫我和伊好，就不免困難了。

我因為對於我的論調格外增加分量起見，於是又說：

——我的孩子，師保的命令是不可侵犯的。您的校長在您身邊，就是您已經棄養的母親的代表。

我剛好說了這句我所後悔不迭的糊塗話，約翰妮的臉色即變成灰白色，伊楞起兩隻大的眼睛高聲喊道：

——哦！先生！您怎樣能說一句這樣的話呢？

不錯，我怎樣居然說錯了這句話呢？

伊口中不住地噙着：

——母親！我親愛的母親！我可憐的母親！

偶然的機會，竟阻止我不至糊塗到底。我不知道如何竟有預備哭泣的神情。在我這種年齡之中，本來是不會哭的了。所以應當有一種狡猾的咳嗽纔能引起我的眼淚。這就

是因此哄人，而約翰妮竟因此被哄了。哦！於是非常純潔而神采奕奕的微笑，像那在夏天驟雨後射着淋漓的枝葉上的日光一般在伊潤濕了的睫毛之下嫣然了！我們互相握着手，我們這樣守着久久，一言不發，這真是愉快。

——我的孩子，末了我向伊說，我是很老邁的，那些由您所漸漸發現的人生中的祕密，在我都已非常瞭然。請您相信我罷：未來的事，是由過去的事所造成的。一切您爲着在這兒無愁無恨地過活所將要做的事，總有一日可以供給您在家中平安喜悅而過活之用。請您放柔和一點，請您知道人世的痛苦罷。一個人到了能毅忍耐痛苦之時，他便沒有多的痛苦了。倘若有一天，您有一種委實抱屈的事，我在這一點一定可以給您商量。倘若您受着侵害，伽伯理夫人和我都可給您幫忙。

——您的身體完全是健康的嗎，親愛的先生？

這就是那位偷偷掩掩而來的卜芮菲爾小姐，帶着微笑向我所發的問題。我的第一種思想，就是想和伊立時相避，第二種，就是證明伊那爲微笑而製造的嘴是異樣奇特，第



三種就是向伊答禮而向伊說我希望伊身體健康。

伊遣發約翰妮到園中散步；隨後伊一隻手按住圍巾式的短褂，而伸起那一隻，向着獎勵表指出約翰妮亞歷桑德爾的姓名已經用圓體的字母列在表首了。

——我帶着一種很活潑的愉快，我說，知道您對於這孩子的品行表示滿足。自然，我也不能比這再要好受的了，並且我很感激您在周詳審慎上的良好成績。我早願拿幾本可以引起青年女孩子們的興趣，擴充伊們智識的書送到這兒來。請您在翻閱後，再審度這些書籍是否可以交給亞歷桑德爾小姐和伊的同學們。

女校長的謝意，竟到了異常感動的地步將議論引長下去。爲着要一下就將這論調岔斷，我便說：

——今天天氣很好。

——是的，伊向我說，倘若再延長下去，這些孩子們可以有一種供伊們遊戲的好天氣。

——您大概是指暑假而言。但是這位沒有父母的亞歷桑德爾小姐，一定不能離開這兒。上帝，伊在一所空曠的大房子之中，將要做些甚麼呢？

——我們將要竭我們的力量使伊散心。我將要引伊到那些博物館中和……

伊遲了一會，隨後紅着臉說道：

——……和您的府上，倘您允許這件事。

——這是那兒的話！我高聲說，這是一種好的理想。

於是我們便很友誼地彼此分手了。在我，因為從伊的方面，我已經得着了我所希望的；在伊，從我一方面，卻沒由來地竟和柏拉圖所說的一般，得着了那個將伊位置在靈魂中的最高之處者。

然而我因引導這位人物到我家中，得着一種不好的預料。我很希望約翰妮離開伊的掌握。穆詩先生和卜芮菲爾小姐，都是和我甚相投的。我從不懂他們何以說他們所說的話，也不懂他們何以做他們所做的事；在他們之間，有一種使我發糊塗的神祕的奧

妙。因為約翰剛才對我說過「一個人對於他不甚了解的事是不放心的」那樣一句話。

可憐！在我的年齡，我很知道人生不盡是天真爛漫的，我很知道我在這世上因塵受所損失的，我祇對於青年肯加信任。

(註一) 海爾威敘司 (Claude-Arian Helvétius, 1715-1771) 法國大文學家大哲學家。

## 第十二則

八月十六日

我等候他們。我真焦躁地等候他們。爲着使兌來司好好兒款待這些賓客，我用盡了我的婉言和勸誘的方法，但是這卻沒有多的效力。伊們居然來了。約翰完全是意趣橫生的。這自然和伊的外祖母一點也不相似。但是，今天我才頭一回看見伊帶着怡悅的面

目，這件事在這世界上爲着一個女子是很有用的。伊微笑着，於是我的書城中的春氣因此使勃然了。

我偵察兌來司；我觀察伊那套老管家婆的嚴肅態度，是否因爲見了這青年女子而化作溫和。我瞧見伊用那黯淡的眼，寬皮的臉，凹癟的嘴和強健的老仙女式的方腮向着約翰妮出神。並且這就算完了。

身穿藍衣的卜芮菲爾小姐，忽進，忽退，忽躍，忽步，忽呼，忽嘆，忽低眉，忽張目，在各種禮節中失措，忽而失去勇氣，忽而有勇氣，忽而又失去勇氣了，忽而依然又有勇氣，忽而露出尊敬的態度，簡而言之，是一種巧詐的行爲。

——這樣多的書！伊高聲喊着。您都讀過了嗎，波納爾先生？

——可憐！是的，正因爲這件事，我甚麼事也不知道了，因爲在這些書之中，沒有一本能更正別一本的錯誤。並且一個人認識這些書的時候，使祇曉得思索了。我就到了這樣的地位，小姐。

伊在這一點，爲着發表伊的印象便將約翰妮喊了過來。但是約翰妮卻從窗口向外遠眺。

——這真是美景！伊向我們說。我很愛看河水的流動。這很使我想起無窮的事！

卜芮非爾小姐在除去帽子之後，便露出一個堆滿了黃金髮髻的頭顱，我的保姆氣憤憤地拿開這頂帽子口中一面說是瞧見有些衣裳堆在傢具上，是很討厭的。隨後伊走近約翰妮身邊，向伊索取伊的衣裳分別懸掛起來，一面稱呼伊做伊的「細小姐」。細小姐將伊的外套和帽子交給伊之後，便在窗口的光明之前，輪廓分明地露出一個豐腴的項頸和一個豐滿的身材，於是我竟希望伊在這時，除了被一個老的女工，一個頭髮捲的和羔皮一般的女校長和一個老年的考古學者瞧見以外，更被其他的人注視。

——您向塞因河遠眺着，我向伊說；這河水正向着日光發光。

——是的，伊將手腕撐着窗口的鐵欄一面這樣說，這個，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道流動的火燄。但是您瞧那邊罷，那些被這「火燄」所反映的柳林之下，真像是很涼爽的。這個

小的角上，比其餘一切的地方格外合我的意思。

——瞧罷！我向伊說，我知道這條河很能引動您的情緒。倘若我們得着卜芮菲爾小姐的同意去搭趁我們可以在羅雅爾橋塊趁搭的小火輪，到聖格羅村去遊玩，您又說怎樣呢？

約翰妮對於我這種理想很覺高興，卜芮菲爾小姐便也犧牲一切而承認了。但是我的保姆不贊成讓我們如此而去。伊引我走入飯廳，我渾身發抖地在後面跟着。

——先生，兌來司當我們祇有兩人對面之時向我說，您從來甚麼也不想一下，一切都非我一人顧慮不可。幸而我有一種好的記憶力。

我對於阻擋這種遊興，覺得是很不適當的。伊接着又說：

——這樣一來，您難道這樣不將可以使細小姐合意的東西告訴我出門去嗎？您是難得合意的，您，先生，但是至少您也知道好的東西。這和這些青年們毫不相同。青年們不知道飲食的滋味。頂好的東西，他們以為是頂壞的，而壞的他又覺得好。因為這是心象

不定的緣故，所以我們不能和他們商議。請您告訴我，細小姐可歡喜吃豌豆燒鴿子和冷的白菜？

——好兌來司，我說，請您照着您的意思做罷，這就是再好沒有的了。這些女客們對於我們儉樸的家常食品是很合意的。

兌來司乾脆地接着說：

——先生，我向您談論細小姐；我們不應當讓伊甚麼也不會享受這樣就跑了出去。至於那個燙了頭髮的老貨，倘若我們的飲食不合伊的口味，伊可以咂自己的指頭。我可不理會這些事。

我安然的重新回到書城了，卜芮菲爾小姐在書城中從容地做編物的工作，旁人竟可以說伊是和在家中相似。我幾乎也相信這句話。伊在窗子的角上占了一塊很小的地方。但是伊卻那樣細心地選擇伊的椅子和伊的踏脚小凳，這些物件竟彷彿是爲伊而設的。

說到約翰妮，就不是這樣的了，伊聚精會神在書籍上和畫片上瞧着，彷彿是一場親密的話別。

——請您拿着罷，我向伊說，請您拿這本書散心罷，這書一定可以合您的意思，因為其中有許多很好的圖畫。

於是我在伊跟前展開一本魏塞禮訶著的古代衣飾圖考；這並不是，請您注意，這並非他籍一種由近代藝術家隨意描摹的惡劣抄本，這是富麗且可寶貴的初印本，這刊本和不是幅中因年齡而美化而黃化的紙上所表現的名貴婦人，是一般名貴的。（註一）

約翰妮帶着一種天真爛漫的好奇心翻着這些圖畫向我說：

——我們談論過散步，但是這個，卻真是您使我做的一種旅行，一種遠的旅行。

——好！小姐，我向伊說，我們應當好好地商量旅行。您坐在您椅子的一隻角上，以致椅子僅用一隻脚乘載您，而魏塞禮訶的書應當要使您的膝頭疲倦。請您好好的坐罷，請您將椅子擺正罷，並且請您將書擱在棹上罷。



伊微笑地服從了我，一面向我說：

——請您瞧罷，先生，伊隨即指着一個威匿司共和國官吏的妻子的服裝向我說，請您瞧這種華美的服裝罷。這是何等的名貴，而發出何等富麗的理想！然而這是美觀的，這種華麗！

——我們不應當發表多數類似的思想，小姐，女校長在伊的工作上微微地擡起伊的小而有缺點的鼻子說。

——這也毫無過錯，我說。世上本來有許多愛華麗的人，他們有對於富麗的先天審美觀念。

於是女校長的小而有缺點的鼻子立刻低下去了。

——卜芮菲爾小姐也愛華麗，約翰妮說；伊裁剪許多紙罩去裝點煤油燈。這是一種很經濟的華麗。然而究竟是一種華麗。

當我們聽見有人在門外拉鈴時，我們已經重新翻到書上的威匿司，看見一位身着

繡花祭服的威匿司女貴族，我以為拉鈴的是一個挽着提籃的賣食物的孩子，但是書城的門開了，並且……你剛才希望，西威司特波納爾聽者，你剛才希望除了戴着眼鏡的和乾涸了的眼球以外，另有旁的眼球可以看見你的被保護人；你的希望現在竟不期然而滿足了。並且一道聲音正和向着不謹慎的兌塞一般向你說道：（註二）

畏懼罷，主人，畏懼那有生氣的天命罷。

爲着許諾您的祈禱，他對您的怨恨還淺呀。

書城的門開了，兌來司引導着一個美少年進來了。這個神經簡單的老婆子祇知道對客啓閉門戶；伊對於客廳中和小接待室中的乖巧手段毫不了解。在伊的習慣中並不知通報賓客和請賓客等候。伊祇在梯口拒絕賓客或者爲您將他們推了進來。

我們瞧見了一個被伊引進來的美少年，我真不能拿他當作一個危險的野獸，立刻關閉在隔壁的屋中。我等候他述明來意。他竟大大方方的述過了，但是我似見他業已向那位低頭伏案而翻閱魏塞禮訶的書的青年女子注意。我瞧着他；倘若不是我弄錯了，那

末就是我早已在旁的處所看見過他。他說他姓蓋禮司。這是一個我曾經在不知何處聽見過的姓氏。從事實上說來，蓋禮司先生是很有志上達的。他向我說他是考古學校第三年級的學生，從這半年以來他預備他那篇用『本篇會的修道院在一七〇〇年的情形』做題目的畢業論文。他剛好讀過我那些關於修道院的著作，於是他信服倘若沒有我的指導沒有我所收藏的某幾種抄本——這些抄本就是西朵修道院從一六八三年至一七〇四年的賬簿——斷不能將他的論文引出一個好的結果。（註三）

他在向我述了這些論點之後，便拿出一封由我一位最有名望的同事所簽名的介紹信。

好了！我知道了：蓋禮司先生就是去年在盧森堡公園栗林之下拿我當作混蛋看待的那個少年。我將介紹信打開之後，便設想到：

『唉！可憐，你現在斷不疑心我從前聽見你的話和我知道你以前所對我揣度的事……或者至少你那天所對我揣度的事，因為青年人的頭腦都是那樣飄忽不定的。我

記得你，冒失的少年！你現在真是陡然的跌在獅穴中了！這個受驚的老獅子對於他的俘虜，真不知道怎樣個辦。但是你，老的獅子聽者，你難道不是一個混蛋嗎？倘若你這時不是一個混蛋，你從前卻是做過了的。你從前在瓦洛瓦的石像之下潛聽蓋禮司說話，已經是一個癡人，但您居然聽的清楚，便是個雙料的癡人，而竟永不遺忘那些最好是不聽的事，這癡人的程度便是三料的了。」

我這樣訶責老獅子之後，便自行鼓勵，拿出仁慈的樣子；這老獅子竟不會多費矜持，立刻成了那樣喜悅的，自己留心着使不發出那種欣喜的吼聲。

從我閱看我同事的信札的方式，我可以被人視為不明白我一切的信札者。這次費了許多時間，以為蓋禮司先生一定覺得煩悶，誰知他卻瞧着約翰妮忍耐地等候着。約翰妮有時擡頭向我們回顧。一個人不能在靜止中候着，可不是嗎？卜芮菲爾小姐整理伊的髮髻，胸脯因為微嘆微微的在鼓動。我應當說我屢因這種微嘆而感受榮譽。

——先生，我將介紹信摺好一面說，我很高興，能穀於您有益。您專心於那些使我活

潑地引起興趣的發明。我曾經做了我力量所能做的事。我和您一般知道——並且還比您更知道一些——有若干剩下待做的事。您所向我要求借用的書可以聽您的意思；您可以帶着去，但是這不是一本最小的書，我恐怕……

——蓋禮司向我說，大部頭的書籍並不使我害怕。

我請這位少年等候我一下，於是我走到間壁的書齋尋覓那本賬簿，那本我自始不曾尋着而從某幾種標識得以辨明書齋已受保姆整理時所幾乎失掉尋得的希望的賬簿，但是這賬簿是那樣大而厚的，所以兌來司從前竟不曾能殼好好的布置。我費了些勁兒才將他搬了起來，並且因為尋着了而很高興。

「等着罷，我的孩子，我帶着一種應屬於很諷刺的微笑獨自盤算，等着罷：我將要罰你一下，這書將要壓斷你的胳膊，隨後再輪到你的神經。這就是西威司特波納爾的第一個報復手段。以後我們再準備罷。」

當我重新回到書城時，我聽蓋禮司向約翰妮說：「威匿司的婦女將頭髮在金黃色

的顏料中染過。伊們有蜜黃和金黃的分別。但是世上卻有一種比蜜黃和金黃還鮮豔一些的天然顏色的頭髮。但是約翰妮祇用贊成而思索的態度答覆，我便猜度了魏塞禮的書正是談論的資料，並且猜度了他倆已經一同鞠躬身軀仔細看過了書上的古代官吏的妻子和貴族的婦人。

我拿着這本笨重的書本出來，以為蓋禮司一定要露驚訝的態度。這簡直是一個輸送夫的負擔，我也因此雙臂疼痛。但是這少年將他和一枝烏毛一般舉起，微笑地夾在胳膊之下。隨後，他用我所崇尚的簡單態度謝我，並且和我約好了一個再行談論的日期，說他還需要我的指導，於是用上最簡單的方法向我們致敬而走了。

我說：

——他真是可愛的，這個孩子。

約翰妮翻動幾葉魏塞禮的書，並不答覆我的話。

我們向聖克羅德村啓程了。

(註一)魏塞禮詞 (Vecellio) 是十五至十七世紀間威羅司 (Venise) 圖畫名家之姓，但不一其人。

(註二) 兗塞爲雅典的寓言書中的國王。

(註三) 本篇會 (Bénédictin) 爲聖貝洛瓦 (Saint Benoît) 在五三〇年所組織；此會法蘭西籍的修道士於十六十七兩世紀以博學著名。西朵修道院 (Abbaye de Clreaux) 在舍龍州 (Côte-d'Or) 成立於十一世紀。

## 第十四則

九月至十二月

卜芮菲爾小姐對於我這個老年人的屢次拜訪，竟按照我所深深地向伊致謝的準確日期接續而來，伊和我書城的那隻角上是那樣習慣的了。現在，伊說：『我的椅子，我的踏腳的矮凳，我的書架。』伊的書架本是一座小書架子，伊卻將架上的那些香賓州產的詩人推開，用以安置伊做活計的提袋。伊是很和藹的，然而若是不愛伊，我便要當伊是一個怪物。我在字眼的全體強硬態度中使伊痛苦。但是怎樣纔能使約翰尼不感痛苦呢？伊

在書城中留下一種使我在伊去後而玩味的妙處。伊的知識不甚充分，但是那樣地有天才，以致有時我想向伊表示一點東西，誰知有些我素來沒有看見過的，伊卻能使我看見。倘若有時在我不能使伊跟隨我的理想，我便時常欣然跟隨伊理想中的聰明的偏見。

一個較我更爲明白事理者，也許想使伊成爲有益的人。但是性情和藹，難道不是有益於人生中的嗎？伊雖然並不俊俏，然而意趣橫生。意趣橫生也許和補綴破衣一樣有用，並且我不是長生不老的，將來當我的律師——這自然絕對不是穆詩先生——向伊宣讀幾張業已由我簽名的字據時，伊大概還不至於十分老邁的。

我不曾聽見除我以外，另有人向伊供給日用贈送嫁費。我本身並不十分富裕，而父母的遺產，在我手中也不會受過擴充，本來一個人不能從翻閱舊書而儲藏金寶。但是那些在今日可用高價發賣的書卻很值一些錢。在這一張小書架上很有幾個由銀行家向王公討論價值的十六世紀的詩人。我以為西蒙佛司特爾的詩集，在席爾威特的府第中，並不是沒有人注意的。我費了心血，將這些罕見的稀奇的而使我書城增加戶籍的東



西聚集保存，並且我早就以為這些東西也和光線空氣一般於我的生活是必要的。我早就愛這些東西，就是今天我依然不能自持地向他們溫存微笑。這些羊皮裝的書是那樣的，這些羊皮紙是那樣的！好撫摩的！這些書中，卻沒有一本能由異樣的功用博得工於媚術的男子的注意。此外的任何主權者，能說知道好好兒鑒定這些東西嗎？我知道一個新的主人能說不憑這些東西在棄置中損害或者由於無知無識的偏見實行毀壞嗎？這部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歷史的孤本，這部由著書者董雅格布雅在「天地頭」上親手注過許多貴重的註解的孤本，將來會落在甚麼樣的手腕中呢？波納爾先生，你是一個老糊塗。你的保姆，那個可憐的被創造者，今日已經被一場很厲害的風寒症禁錮在牀上了。約翰妮應當跟着伊的師傅同來了，你在這應當接待伊們的時候，卻胡思亂想。西威司特波納爾，你將來一定得不到甚麼結局，向你說這話的就是我。（註一）

這時我剛好在窗口看見伊們從街車上走了下來。約翰妮像一隻小貓一般地跳下，卜芮菲爾小姐帶着一個從飄流遇救的威基尼的姿式扶着御車人強健的胳膊走下車

來。約翰妮擡起頭了，看見我了，並且向我表示一個若隱若顯而有深交的招呼了。我覺得約翰妮是俏皮的。然而卻不及伊外祖母從前那樣俏皮。但是伊的嬌媚，卻使我這樣一個老的癡人發生一種喜悅和慰藉。至於那些青年的癡人，我卻不知道他們對於這一層所將思慮的；這本不是我的事……但是應當再向你說，波納爾，我的朋友，應當再向你說你的保姆已經睡在牀上，你不是應當親自去開門嗎？

開罷，冬令的老頭兒……這是「春風」在門外拉鈴。

這果然是約翰妮，紅光滿面的約翰妮。而這氣喘而費勁的卜芮菲爾小姐卻還得再多上一層樓纔能到我的門口。

我說明了我保姆的現狀，提議到飯館中去晚餐。但是在病榻上依然強健的兌來司，卻主張在家中晚餐。伊以為正經的人的晚餐，總不是在飯館中用的。並且伊早已預料到了。晚餐的用品已購買妥當，有看門的老婆子可以擔任烹調。

勇敢的約翰妮，想去看年老的病人不知需要甚麼。您們真是猜的不錯，約翰妮竟

被伊拒絕仍然回到客廳中來，但是卻不曾受着我所慮的那種強硬的態度。

——倘若我要人服事我，就是不合上帝的意旨！伊向約翰妮回答，我可以找得到一個不像您這樣嬌小玲瓏的人。我應當休息。這是一種您到趕集市場在默無一言者的指導之下所不能得到的貨物。請您去笑罷說罷，不用在這兒守着。這兒的氣味不好，老境是能使人受傳染的。

約翰妮將這種論調告訴我們之後，並且說伊很愛兌來司的口吻。卜芮菲爾小姐卻從這一點說伊不知進退。我極力解釋，舉出許多用爲人母者口吻的好工人，對於他們的主人極其忠實的例。但是卜芮菲爾小姐爲着贊成我的理由，卻過於知道進退了。

然而約翰妮卻露出央求的神情，向我央求許伊穿起一件白色的圍腰，到廚房中烹調飲食。

——約翰妮，我用一種師保式的莊重態度向伊說，倘若打破盤碟洞穿鍋罐的問題，那是兌來司所已經安置在廚房中的那廝，在能力上一定殼用，因爲我這時彷彿聽見廚

房中有一些可怕的響動。然而，約翰妮，我請您調製餐後的點心。您去取一件白的圍腰罷，我可以親手給您繫好。

我興高彩烈地將一條布圍腰繫在伊身上，伊刷溜地走入廚房，給我們預備我們再等一會兒可以知道的美食了。

誰知我竟不能設誇獎這種小的調停方法，因為這位單獨和我相對的卜芮菲爾小姐，竟露出不自在的神情。伊用充滿了淚泉和火燄的眼球向我注視，並且發了無數的嘖嘖聲。

——我給您抱屈，伊向我說，像您這樣一位男子，這樣一位出類拔萃的男子單獨和一個無禮的女工——伊的無禮的地方是不能辯護的——在一塊兒過活！這是何等殘酷的生漚！您應當需要休息，需要經紀，需要尊敬，和需要各種的小心；您可以陡然得着疾病。世上不應當有那種因為冠戴您的姓氏分擔您的生活而不以為得着榮耀的婦人。沒有！世上斷沒有這樣的婦人，這是我良心告訴我的話。

伊用雙手，將伊那不住地預備飛躍的心田壓住。

我竟大失所望了。我勉強勸諫卜芮菲爾小姐，說我對於這種很老的生活一點不願更換，我覺得由我本性和命運所帶來的幸福，我是很自滿足。

——不然，您不是有福氣的，伊高聲這樣說；您應當有一個能了解您的人在您身旁才好。請您從您的麻木的境界之中跑出來罷，請您向您的四周瞧一下罷。您有許多廣大的交游和許多有體面的相識。一個人不能因為是國立通儒院的通儒而不和社會交結。瞧罷，評判罷，比較罷。一個明白事理的婦人斷不拒絕您的求婚。我是一個婦人，先生，就是說我的本能斷不欺騙我；宇宙之間有件東西告訴我，說您可以在婚姻之中得着一些幸福。婦女們都是那樣盡心竭力的，那樣有情的——大概不能說全體都是如此，但是自然有幾個兒！婦女們對於光榮是那樣易於感動的！您的廚娘已經沒有才力了；伊是一個聾子，伊是一個殘廢者；倘若您在夜晚遇着意外呢！請您留心罷，我渾身在發抖，您祇要從此中思索就得了！

真的，伊確是渾身發抖；伊閉着雙眼，緊握雙拳，頓足在嘆息。我的驚惶竟到了極端了。伊帶着非常可怕的熱心，接着又說：

——您的健康！您的寶貴的健康！我爲着保存一個博學家的，一個文學家的，一個有價值的男子的，一個國立通儒院的通儒的天年，很高興施捨我全部的心血。倘若有一個不能這樣做的婦人，我一定瞧伊不起。請您注意罷，先生，我認識一個大數學家的妻子，一個演算過充棟的算草本兒的人的妻子。這男子得着一種心臟病，看着日就衰弱。我那時瞧着他的妻子安穩地和他相伴。我於是竟不能自持了，某天我向伊說：『我的親愛的，您是一個全無心肝的人。倘若我在您的地位，我將要做……我將要做……我竟不知道我所將要做的！』

伊停止而成了不能動作的了。我這時的地位是很可恐怖的。若是乾脆地向伊聲明我對於伊的勸告所思慮的事，是決不着想。因爲我若和伊衝突，就是斷送了約翰妮。於是我便用蘊藉的態度對付這件事。況且這時伊是我家中的賓客，這種觀念，便輔助我保存

一點兒殷勤，

——我是很老邁的了，小姐，我向伊說，並且我很恐怕您的勸告已來的遲了一點。然而我對於這一層却將思索一下。暫時請您放心罷。您倘若用一盃糖水，似乎與您有益。

這種論調，却大出我意料之外而使伊陡然寧靜了，我瞧見伊帶着安靜的態度靠着伊的書架，坐着伊的椅子，踏着伊的踏脚小凳，在伊的那一隻牆角邊休息着。

晚餐算是完全失敗了。那位墜在夢境中的卜芮菲爾小姐，完全毫不注意。我向來對於這類的疏忽，是很易於感覺的，但是這一次，竟向約翰妮發生了一種使我從中取樂的快樂。在我這樣的年齡，我還不知道一隻半面烤焦而半面未熟的子雞是一件滑稽的物件；然而約翰妮的清脆的笑聲，却使我明白了這一件事。這隻子雞向我提醒許多在我久已遺忘了的機智，於是因為我們不能好好兒燒烤這子雞，使我轉覺高興。

當這位玲瓏挺拔而身繫白圍腰的青年女子將伊所炒的白糖蛋捲拿來之時，這晚餐也居然欣然收束。這蛋捲在淡薄的金黃色中吐出一種天然的光彩布散一陣很香的

丁香滋味。伊呢，帶着從容不迫的管家娘子的莊重態度，將這食品擱在餐桌之上。

我在我靈魂的深處異常擔心。彷彿我覺得幾乎不能好好兒和這位對於婚姻忽興致勃然的卜芮菲爾小姐相處。隨後女校長預備走了，女學生也口稱再會。我趁着這個小姐走開去穿伊的外套的當兒，向約翰妮詢問精確的年紀，伊剛好祇有十八歲零一個月。我屈指計算，應當還有兩年十一個月，伊才可以算是成年的人。這種光陰怎樣地才能過去呢。

卜芮菲爾小姐和我分手之時，用一種使我滿身震駭的眼光向我注視。

——再見，我莊嚴地向這青年女子說。但是請您信服我罷：您的朋友是老邁的，有時恐不能關照您。請您允許我，說您永遠能殼關照您自己的事，這樣我就可以安心了。上帝保佑您，我的孩子！

我在送過伊們立刻將宅門關了之後，便打開窗子看伊回去。暮色是昏暗的，我祇瞧見許多在河沿上往來飄忽的影子。城市的人聲震動我的耳鼓，我的心田異常愁悶。



(註一) 西蒙佛司特爾 (Simon Vostre) 及董雅格布雅 (Donn Jargue Bonillard) 均待考。席爾威特 (Silvestre) 有二，一為十七世紀圖畫彫刻家，一為十九世紀文學家，均法國人，此未知何所指。

## 第十五則

十二月十五日

杜雷島的國王，從前保存着一隻由他的情婦所留下的金盃。他臨死之時，覺得他已經用這盃子飲過了最後的一次，於是便將他扔在海中。我這時也和那多霧海國的老王保存他那隻雕琢的盃子一般，保存我這本紀念冊子，他既然將他愛情上的珍品付之流水，我將來也大概要將這本「大賬簿」焚化的。這自然不是一種高深的慳吝和一種自私的驕傲，而將這一種淡泊的人生中的建築物摧殘；但是我恐怕這些在我以為高貴而神聖的物件，因為缺乏藝術的原故，以致只能算得粗俗而可笑的。(註一)

我並不因那些將要接踵而來的事纔說這話。可笑，我知道當我被卜芮菲爾小姐邀請到伊家中晚餐而在那位使我疑懼的人物身旁一張牧人式的靠椅——那真是一張牧人式的靠椅——之上坐下時，我真是可笑的。餐桌已經在一個小客廳中布置停當。破缺的盤子，雜湊的酒盃，把柄搖動的刀子，尖子露出銅色的叉子，一切使一個正經老翁減損口味的東西，那時都到齊了。（註二）

有人告訴過我，說這晚餐是爲我而設的，雖然穆詩先生也在座，然而却專爲我，卜芮菲爾小姐一定以爲我對於白塔油和沙爾馬第的人有同嗜的滋味，因爲伊所給我的白塔油是那樣腥臭不堪的。（註三）

烤肉幾乎將我藥死，但是我聽着穆詩先生和卜芮菲爾小姐談論德行，我却得着愉快。我說愉快，但實際上却應當說羞恥，因爲他們所表示的情感，竟遠超於我的粗率的本性之上。

他們所說的事，竟和日光一般明瞭地給我證明忠實是他們日用的麵包，犧牲對於

他們，也像有空氣及飲水一般的必要。卜芮菲爾小姐瞧着我不吃東西，於是千方百計制伏那個由伊的善意所稱的我的謹慎。伊說約翰妮現在不會與宴，因為伊不能違校規，破壞那種對於維持這樣多的青年學生間的秩序所必要的平等原則，和我們聚餐。

那個愁悶的女僕送上了飯後所用的枯澀的糖食果品，便和影子一般兒不見了。

卜芮菲爾小姐盡心竭力地將伊在我書城中當我保姆臥病之時向我所說的話，一齊告訴了穆詩先生。譬如伊對於一位國立通儒院的通儒的讚歎，伊對於預料我害病而獨活的恐懼，和伊斷定一個聰明女子必因和我分擔生活而得意而享福之類，都一點也不會隱瞞；並且伊反而增加了許多新的傻話。穆詩先生正剝食他的榛仁，一面點頭表示贊許。隨後，在這些議論之後，他帶了一種可悅的微笑，詢問我所答覆過的話。

卜芮菲爾小姐將一隻手擱在胸前，那一隻手指着我高聲說道：

——他是那樣懇摯的，那樣高尚的，那樣有好心的，和那樣偉大的。他曾答覆過……但是像我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婦人，不知道將一位國立通儒院的通儒的話重行敘述：

是，祇要將他的議論摘要也就是一樣的。他曾經答覆我過：『是的，我懂得您的意思，我承認了。』

伊在這樣說了之後，便抓着我一隻手，而大受感動的穆詩先生也即站了起來，並且抓了我那一隻手。

——我向您道賀，先生，他向我說。

我平生也受過幾回害怕，但是却從來不會受過這樣一種令人作嘔的恐慌。

我抽出我兩隻手，於是立了起來，極力給我的議論增加重量：

——夫人，我說，先前我在家中我一時很難好好的說明我的意思，現在，恐怕也難澈底的了解尊意。在這兩種情形之中，一種明白的宣言是必要的。夫人，請您允許我這樣談論罷。沒有，我從前沒有了解尊意，我一點兒甚麼也沒有承認；我這時絕對不明瞭您向我所抱的意見是甚麼，倘若您偶然抱着一個。總而言之，我不願娶親。在我的年齡而娶親，一定是一件不可饒恕的傻想，且在目前，我依然不能揣想您這樣一個聰敏人，竟能給我一

種娶親的勸告。我自以為我誤會，並且以為您是甚麼相類的話也不會說過。總而言之，您對於一個失去交際界的習慣並且不常和女客們談論而被自身的錯誤所困的老翁，一定可以見恕的。

穆詩先生重新從容的坐在自己的位上，因為已經沒有榛子可磕，便拿着一個酒瓶的木塞削着。

卜芮菲爾小姐在用了伊那雙滾圓乾澀而我尚未領教過的小眼睛向我瞧了一會之後，便重新回復了伊固有的溫存和嬌媚的態度了。隨後伊用好一些的聲音高聲說道：——這些博學先生們！這些在書齋中過活的男子們！他們真和孩子們一樣。對呀，波納爾先生，您是一個道地的孩子。

隨後，伊向着這位默默無聲而鼻頭向着酒瓶木塞的律師瞧着：

——哦！請您不用怪他罷！伊用央求的聲音說，請您不用怪他罷！請您別以為他是惡意的，我央求您。請您別思慮這一層罷！應當下跪而央求您這件事嗎？

穆詩先生除了向酒瓶木塞的各方面審察以外，却甚麼動作也沒有。

我不免生氣了；我審察我頭上所感的熱度，知道我的雙頰應當是緋紅的。這種環境，使我從兩耳雷鳴之中了解我從那時所聽見的論調：

——他使我害怕，我們這位可憐的朋友。穆詩先生，請您打開窗子罷。我覺得一方上了香藥的冷布，可以使波納爾先生的頭腦寧靜一些兒。

我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恐懼的情感，在街上跳逃了。

(註一) 杜雷島 (Thule) 爲上古時人對於大西洋一島所擬之名，大概指伊司蘭島 (Islande) 或奧爾伽德羣島 (Orcades) 之一，或舍忒蘭羣島 (Shetlande) 之一而言。

(註二) 牧人 Berger m. 或 Bergere f. 一詞，在詩歌上恒爲情人或情婦的代用名稱，所謂牧人式的，就是情人式的。此種牧人式的靠椅，和中國的太師椅極相似。

(註三) 沙爾馬第 (Salmate) 爲上古時人稱呼俄國南部的伏爾伽和微司杜爾兩河之間的地域的名詞。

第十六則

十二月二十日

我有七八天不曾聽見卜芮菲爾學校了。我既不能因為得不着約翰妮的消息而再靜候一些時，我嘗默念自己不應當放棄固有的位置，於是我便向兌崙村出發。

我覺得接待室是格外冷淡的，格外潮溼的，格外不願接待賓客的，而女工尤其格外驚惶失措，格外寂靜無聲。我向伊要求會約翰妮，誰知在等了好一會兒之後，那個出現的人，却是那位氣象莊嚴的，面色灰白的，薄脣冷眼的卜芮菲爾小姐。

——先生，我很抱歉，伊將胳膊叉在伊圍巾式的短褂之下一面向我說，我很抱歉，我不能許諾您今天和約翰妮亞歷桑德爾相見；這竟是我做不到的事。

——究竟爲的甚麼呢？

——先生，那些強迫我向您要求少到這兒來往的理由，都是一些格外慎重的意思，

並且我央求您原諒我之所以不肯說的原故。

——夫人，我說，我早得了約翰妮的輔佐人的允許，可以每天到這兒來看他的被輔佐人。您能設有甚麼理由，將穆詩先生的意志顛倒麼？

——亞歷桑德爾小姐的輔佐人，（伊說到輔佐人這名詞聲音格外沉重，彷彿是在一個堅固的支點上似的，）也和我一般很希望您丟開這一種恆心。

——倘若是這樣的，那末請您將您的理由和他的理由告訴我罷。

伊瞧着空中所懸的那一條紙捲兒出神，隨後伊帶着嚴厲的寧靜神情說：

——您願意聽這一層嗎？雖然這是一種那樣使一個婦人難於說明的事，然而我却  
在您的強迫要求之下投降了。這一所學校，先生，是一所光明磊落的學校。我有我的責任，就是我應當和一個爲人母者一般，向學生們逐個加以注意。您對於亞歷桑德爾小姐的  
恆心，一定非至侵害這青年女子不止。我的責任，就是使這種事情中止。

——我懂不到您的意思，我向伊說。



這本來是事實。接着，伊從容地向我說：

——您對於這學校的恆心，是用一種最可敬的人物和一些最不使人動疑的方法所表現的，我爲學校的利益和亞歷桑德爾小姐的利益起見，不能不使這種恆心早中止。

——夫人，我高聲說着，我平生很聽過一些傻話，但是沒有一件可以和你剛纔所說的相比。

伊簡單地向我答道：

——您的詛咒不能傷害我。一個人在盡一種義務之時，是很氣壯的。

伊靠着胸膛將短褂壓住，這一回大概不是爲着彈壓這大度的心田，乃是對於這心田溫存一會。

——夫人，我伸手指着伊說，您已經引起了一個老翁的氣憤。您應當使這老翁忘記您，別將我在目前所發現的惡現狀之上再行增加新的。我通知您，我斷不會將保護亞歷

桑德爾小姐的工作停止。倘若您將來無論怎樣侵害伊，禍患就到了您的頭上！

我愈形激昂，伊却愈形寧靜，伊帶着一種很充分的寧靜態度向我說：

——先生，我對於您爲着使這位青年女子不致離開您剛才威嚇我的好意所帶來給伊的利益的性質，是太明瞭的了。我瞧着您同着您的保姆過活的那種超乎曖昧的親密態度，便應當隔離您和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的接觸。我將來定要做到這一層。倘若到這時我依然過於信任，您固然不會多說話，然而亞歷桑德爾小姐可以責備我；倘若伊對於您從前叫伊履過的危險的性質有所懷疑，伊却由托庇於我的原故，畢竟是過於無經驗的，過於純潔的。我設想你斷不強迫我將這件事告訴伊。

『瞧罷，我聳起雙肩而獨自盤算，我的可憐的波納爾，你活到現在，應當可以確切地知道甚麼是一個兇惡的婦人。到現在，您的知識，對於這一層是完備了。』

我一言不發地走了出來，然而我因爲這女校長的陡然而來的頹然的面目，便欣然窺見我的緘默，却比我的議論格外能殼使伊受激刺。

我走過天井中時，一面向四處注目，希望能瞥見約翰妮。伊原來正在窺伺我；伊就跑了過來。

——倘若有人驚動了您一莖頭髮，那末請你寫信給我罷，約翰妮，上帝臨汝！（註一）

——不行！不用說上帝臨汝！

我說：

——不！不！不說上帝臨汝。請您寫信給我罷。

我於是一口氣走到伽伯理夫人家中。

——夫人隨着先生到羅馬去了。波納爾先生，您竟不知道這件事嗎？

——不錯！我說，夫人向我寫過信。

伊本來寫信將這一層通知過我，我真是頭腦有點昏亂，竟把這件事忘了。這是伊家中男僕的意見，因為依據他那瞧着我的神情，彷彿向我說道：『波納爾先生又回到兒童的年齡中了。』他並且靠着扶梯欄杆看我是否要出一點意外的花樣。但我却安分守己。

地走下扶梯，垂頭喪氣地走了。

我進門之後，知道蓋禮司先生正在客廳中候我。現在，這少年有恆心地和我往來。他自然沒有正確的評判，但是他的思想却是不凡的。他這回的拜訪並不使我難於處置。可憐！我這樣想着，我想將拿幾件可笑的事告訴我少年的朋友，他一定要覺得我是退化罷。然而我不能向他說我曾經被人求婚，我已經被人當作一個壞人看待，兌來司已經被人懷疑，和約翰妮現在竟拳伏在世上最殘暴的婦人的勢力下等事。爲着給一個年少的苦學者談論古時的修道院，我這時真是在良好的境遇中。趕快罷，然而，趕快罷……

但是兌來司却止住了我，他用埋怨的聲音說道：

——先生，您已是滿面緋紅了。

——這是春天的原故，我向伊說。

伊高聲說道：

——十二月的春天嗎？

我們本來是在十二月，唉！我今天的頭腦，真是何種的頭腦，然而可憐的約翰妮，卻倚賴這個！

——兌來司，請您將我的手杖拿去收起罷，倘若能殼，那末就請您放在一個我容易找得到的地方。

——早安，蓋禮司先生。您的貴體好嗎？

（註一）上帝臨汝（Adieu）在法蘭西人多視為分手時道別之語，有時且帶永訣之意。其源則爲「我將你託付與上帝」（Je te recommande à Dieu）一語，省而爲 Adieu 一詞，茲用成語意譯。

## 第十七則

### 未記日月

第二天，老頭兒很想起床；但是他却力有所不能，那隻強迫他在床上躺着的無形的

手，是那樣的強硬的。這位嚴格地被束縛的老頭子，很以不能動作爲恨，但是他的理想却是憧憧往來着。

他大概是得了一種厲害的寒熱症，因爲這時，卜芮菲爾小姐，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的修道士們和伽伯理夫人的男僕，都由許多幻象在他的眼中出現。尤其那男僕，在他的頭上做出那種像教堂承露管一般的大嘴。我理想中以爲有許多賓客，在我臥房中有過多的賓客。

這臥房是用古代的款式擺飾的；我父親戎裝禮服的照像和我母親身着大氅式的裙袍的照像，都在這糊着綠色花紋紙的牆上懸掛着。我知道這種紙張，並且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很陳舊的。但是一個老翁的臥室自然無須華麗；祇要是潔淨的和兌來司能設經心打掃就行了。並且這女僕的知識，很設使我這個猶有童心的頭腦喜悅。在牆壁上和傢具上，本有許多和我談論使我開心的物件。但是這一切的物件今天要我怎樣呢？他們都變成了吵鬧的，惡形惡狀的和可怕的。這個依照普盧聖母堂一個「道德之神」的款式

所範出而那樣嫵媚那樣和藹的全身小偶像，今天却張口吐舌了。這幅美麗的圖畫，本是約翰傅蓋的一個高足弟子的自身寫照，內容是一個腰繫綠縑而屈膝向安古來麥公爵獻書的聖方濟各會的信徒，究竟誰將他這著色的肖像，從框中取去而安置一個用着閃灼如燐火一般的眼光瞧住我大貓腦袋的呢？紙的花紋他變成了許多腦袋，許多綠色的歧形腦袋……不是的，這是一些二十年前來依然如故的印花紙，並沒有旁的物事……不然，我可以說這都是一些有眼有鼻有口的腦袋，一些腦袋……我明白了：這是一些同時是腦袋而又是花紋的物件。我很願意不看見他們。（註一）

那邊，在我的右邊，那個方濟各會的教友的著色的肖像，却又回到原有的地位：彷彿我用盡力量才將他保留住，倘若我略行鬆懈，那隻奇醜的貓腦袋便要發現似的。我沒有昏迷：我明晰地瞧見兌來司坐在我的床邊；我明晰地聽見伊向我說話，並且我可以用一種完全明顯的態度答覆伊，倘若那時我不向一切圍繞我四周事物的本來面目注意。醫生來了。我不會要求他；但是我看見他也覺樂意。這是個我對他無甚利益的鄰居，

但是我很愛他。倘若我不會向他多說話，至少我也很感激，並且我奇特地弄些狡猾，我在窺探他的動作，他的顧盼，和他面目上的縐紋。他是精細的，這位醫學博士，然而我真不知道他對於我病狀所思慮的事。哥德的深邃的議論，又在我心頭來潮了，於是我說：

——醫學博士，這老年人本已贊同得病；但是這一回，他卻不肯進一層而贊同死亡。無論是醫學博士，無論是兌來司，都不因我這種談諧而發笑。這大概是由於他們不會懂得。

醫學博士去了，日光落了，一切的黑影自行構成了，都和雲煙一般鑽入我的幃幕的摺紋中。無數的黑影在我眼前成羣地過去；我從這些黑影之中，瞧見我那忠實的保姆的寧靜面目。陡然一聲喊叫，一聲尖銳的喊叫，一聲悲慘而使我耳膜破裂的喊叫。約翰妮，難道是您喚我嗎？

日光已經落了，黑影歇在我的牀邊，共同度這全個的長夜。

天明之時，我感覺一種和平，一種將我全身包圍住而廣闊無邊的和平。上帝，這難道



是您爲我而展開您的胸膛嗎？

(註一)約翰傅蓋(J. Fouquet, 1451-1480)法國著名的畫師。方濟各會爲舊教中的一種團體，在十二世紀由聖方濟各所組織。安古來麥公爵(Duc d'Angoulême)爲十五世紀法蘭西王查爾九世的私生子。

## 第十八則

一八六……年二月……日

醫學博士異常高興。彷彿我站了起來，就是給他做了一個大面子。然而說不盡的疼痛卻在我老年人四肢百體之中鎔成一片。

這些，可以稱爲「人類的恐怖」的疼痛，都有一些可以稱爲「語言學者的恐怖」的名稱。這都是一半希臘文一半拉丁文所雜錯而成的名詞，帶着這 *ite* 三個字母的語尾以表示發炎，帶着這 *algie* 五個字母的語尾以表示痛楚，醫學博士使用無數帶着 *ique*

這四個字母的語尾所確定那種可詛咒的性情的形容詞向我談論病狀。簡而言之，這簡直是醫科字典的整整的一長行。

——請您撫摩這兒罷，醫學博士，您將我救活了，我原諒您。您將我交給我的朋友們了，我感謝您。您說我是結實的。大概不用疑惑了，大概不用疑惑了；但是我已經塵受了多時。我是一件可以和我父親的圍椅相比的結實的老傢具。這就是這個有財產的人由承襲遺產所得而他自朝至暮所坐的圍椅。當我做孩子的時候，每天在我這個上古款式的坐位的拊手上棲息二三十回。這圍椅那時是那樣能夠好好的支持的，所以誰也不會注意。但是他的脚早已跛了一隻了，於是便有人說這以前是一張好的圍椅。隨後竟跛了三隻脚，第四隻脚也動搖了，幾乎成了個失去兩隻胳膊的殘廢者。於是又有人高聲呼喊道：『這是何等結實的圍椅！』後來他雖然沒有一隻可靠的拊手和一隻挺直的脚步，但仍有人稱贊他保存了椅子的形式，可以勉強堅立而依舊可以略供使用。這圍椅中所裝塞的木絲已經跑到外面了，他算是死亡了。隨後，當我們的男僕肯泊良將這椅子鋸散預備堆

入柴房時，於是讚美之聲四起：『至高無尚的椅子！他給毛貨商人比德波納爾先生用過，他給他兒子艾比美尼德波納爾先生用過，他給海軍部第三局局長和哲學家約翰拔第司特波納爾先生用過。這是何等堅固而可敬的圍椅！』在實際上而言，這已經是一張死了的圍椅了。既然如此，醫學博士，我就是這圍椅。您承認我是結實的，因為我已經抵抗了那些可以塗炭生靈而幾乎將我屠殺到四分之三的地步的衝鋒。謝謝您。我本來是一個得了不治之症的人。

醫學博士用些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字眼，證明了我已經在良好的現狀。法蘭西文，對於這種事的證明是過於明晰的。然而我也信服他，並且將他送到門口。

——好！兌來司向我說，您瞧，這就是應當謝卻醫生。因為您再這樣地款待他一兩回，他就不再來了，於是這就很好了。

——既然如此，兌來司，我既然成了一個健康的人。請您不用再藏匿我的書信。這大概已經有很大的一包了，倘若禁止我再不閱看這些書信，那就是惡意了。

兌來司在略略做了一點樣子之後，便將我的書信交給我。但是這有甚麼益處呢？將所有的信封都看過了，其中並沒有一件是由那個曾經翻閱魏塞禮而我願意在這兒瞧見的那隻小手所書寫的。我於是便把這向我一詞不發的包裹全個丟開。

## 第十九則

四月至六月

時期已經迫促了。

——請您等一會兒罷，使我可以將我的洗濯清潔了的破衣裳着好，兌來司向我說，這一回我依然伺候您出外；我將和前幾天所做的一般給您搬一張可以摺疊的布椅，然後我們再到日光之中去坐下。

原來兌來司以為我是病軀。我以前固然有過病，但是現在卻全體告竣了。病神夫人

已經去了，氣候也是很好的，就是病神夫人的那位容貌嬌媚而灰白的侍從，癡神夫人也已經在三個月以前客客氣氣地和我說過「上帝臨汝」了。倘若我服從我保姆的話，我就成了阿爾剛先生了，並且我將在我的餘年中，鎮日戴着睡帽……這卻可以不必我決定一人出外。兌來司不贊成這一說。伊非拿着摺椅隨我出外不可。（註一）

——兌來司，明天我們到小普洛房司教室牆邊的花架下去休息罷，那是那樣合您的意思的。但是今天我有一些臨頭要做的事務。

許多事務！伊以為是金錢問題，於是便說甚麼也不急迫。

——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但是在這宇宙間，除了這類問題以外，卻另有旁的事務。

我央求，我斥責，我逃了。

天氣也還算好，用一乘轎車，倘若上帝恕我，我便可以達到我的目的。

我眼前看見了那一頁寫着「菲基尼卜芮菲爾女學校」這幾個藍字的牆。我眼前

又看見了那道在正面天井前面開門的——倘若這門偶然也會開過——鐵柵欄。但是這門上的鎖門已經生了鏽，而許多和欄杆相連的鐵板，正爲對付一切不謹慎的眼光，保護那些被卜芮菲爾小姐自命授以廉潔懇摯公平正直各項美德的靈魂。我眼前又看見了一張川鐵格子護住的窗子，窗上的污垢了的玻璃，隱約露出學校的雜用屋子，這竟是一隻黯澹無光而單獨向校外的宇宙張開的眼睛。

至於那張我從中出入過無數次而現在禁止我出入的便門，和門上那扇用鐵欄護住以供向外交通之用的小洞，我居然也尋着了。門前的石級久已很光滑了，我在眼鏡下的不甚高明的日光之中，瞧見有許多被女學生們的皮鞋鐵掌在經過時所磨擦而成的雪白的痕跡，在石上留着。我現在難道不能在那兒經過嗎？我彷彿覺得約翰妮在這所可詛咒的房屋之中感受痛苦，並且祕密地呼喚我。我不忍離開。憂愁將我罩住：於是我便拉動門鈴。那個張皇失措的女僕應門接我，伊這次可真是空前地驚惶了。命令已經早下過了；我不能夠會約翰妮。然而至少我要詢問伊的消息。那女僕在左顧右盼之後，說伊身體

很好，立刻向我拂面地將門關閉。我重新又在街上了。

從此以後，我這樣在這引高牆之下徘徊過無數次，並且在這小門前逡巡過無數次，自以為比這個在世上祇能倚仗我的女孩子還更懦弱一些，因此不免垂頭喪氣，異常羞憤。

(註一)阿爾剛先生(M. Alcant)待考。

## 第二十則

六月十日

我完全被氣憤所逼，於是便去訪問穆詩先生。我一進門，便辨明了他的事務室，比去年格外灰塵撲面，格外苔蘚叢生。律師帶着他親密的姿態和蓋在眼鏡下的敏捷目光在我跟前出現了。我向他陳述我的不平。他回答我……但是即令我在一本可以焚燬的簿

子之中記載了一個光棍的論調又有甚麼好處呢？他給那位久經他品評過聰明才力的卜芮菲爾小姐辯護。他不將討論的底細言明，卻祇說形勢於我不利。然而這卻不甚使我動心。接着，他又說那在他手中保存着而為供給他被保護人的教育所用的非薄的款項，已經完了，他在這種環境之中，很讚美卜芮菲爾小姐將約翰妮收留在身邊的大公無私的美意……這卻使我格外擔心了。

一道悅目的日光，晴朗氣候的日光，在這個卑鄙齷齪的地方射出繼續不斷的光浪，把這個人照着。日光在門外，又向這全個人煙稠密的區域的愁苦境界中，佈散他光明的色彩。

他真是和藹可愛的，這道我眼球已經飽嘗過而快要不能享受的日光！我精神髮亮的把雙手挽在背後沿着要塞的圍牆走，我不知怎樣竟到了那些錯雜在貧瘠園林中的附郭的鄉村了。在一條灰塵撲面的路傍，我發現了一種植物，這植物的同時燦爛而憂鬱的花，彷彿是為着表示一些最名貴而最純潔的悲傷而生的。這就是一種縷斗菜，我們的



祖宗們，叫他做「聖母的手套」。一個身體並嬰孩們更形小巧的聖母，或者可以將伊的纖手從容插在這花的窄狹囊橐之中。(註一)

一隻土蜂匆忙地嗅着這朶花了；他的鈎嘴不能和花蜜相觸，於是這饕餮者算是徒勞末了，他便告退，帶着花粉走出。他重行施展他笨重的飛翔，但是在這種被工廠的煤烟所污化的鄉村中，這種花是少見的。於是他便又向這一朶 耨斗菜花而來，這一次他竟將花房齧破而穿過他所開闢的傷口吸取花蜜；我幾乎不能相信一隻土蜂能這樣有知覺。這真是可以讚嘆的事。昆蟲和花草，當我愈加詳細觀察他們之時，他們愈使我引起興趣。我竟和洛蘭一般，那一位被自己桃林中的花所醉的洛蘭一般了。我很願得一座精美的花園，並且在一座林子邊度日。(註二)

(註一) 耨斗菜 (*L'Ancoche*) 爲一種草本植物，詩人視爲愁悶的象徵。

(註二) 洛蘭 (*Rollin*, 1661-1741.) 法國大哲學家，曾任巴黎大學校長。

第二十一則

八月至九月

有個星期日的早上，我得着一個利用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中的生徒整隊到附近教堂做祈禱的時機而去偵探伊們的理想。我瞧着伊們一對一對地帶着正經的神情過去，年幼者在前行走。其中有三個短肥莊重並且穿着一樣的衣服的女學生，我竟辨認明白這都是幾位摩董小姐。伊們的長姊，就是畫那個沙賓國王 達第禹司的可怕的腦袋的藝術家。這隊伍之旁，副校長手拿一本聖經張皇着蹙眉行走。中年級的生徒之後便是高年級的，伊們都互相低聲議論着經過。但是我不會看見約翰妮。

我曾經向教育部探聽過，他們對於德木爾街的女學校是否確實得過報告。我極力要求部中向那兒遣派幾位女視察員。但是伊們回部時却呈報了幾種最好的報告。在伊

們的意見看來，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是一個可做模範的。倘若我鼓動一次檢查，那末卜芮菲爾小姐一定要得學士會的棕欄勳章做獎品了。

## 第二十二則

十月三日

本星期四，是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允許學生課後回家的日子。我在德木爾街口遇着三位幼年的摩董小姐。我在向伊們的母親致敬之後，便向那位年紀有十一二歲光景而在伊三人中居長的那一位，詢問伊的同學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的健康。

摩董小姐衝口而出地向我答覆道：

——約翰妮亞歷桑德爾不是我的同學。伊是由慈善主義而被人收留在學校中，所以學校中叫伊打掃教室。這是卜芮菲爾小姐向我說的。

於是伊們三姊妹便又前進了，摩董夫人緊緊地在後跟着，一面從伊那寬闊的肩頭上用着不放心的神情向我回顧。

——可憐！我已經成了有可疑的舉動的人了。伽伯理夫人至快也要三四個月後才能回來。離開了伊，我既沒有智謀也沒有靈魂了；我祇算得一架笨重的不適用而誤事的機械。

然而我不能容忍約翰妮——女學校的女工——在穆詩先生的陵辱之下忍受着。

## 第二十二則

十二月二十八日

天氣是烏黑而寒冷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我帶着一個毫無忌憚的男子之從容不迫的態度，在那張小門之前拉鈴。一經那羞怯的女工給我將門敞開，我便在伊的手裏

了一個金幣，並且向伊許諾另外給一個，倘若伊能彀使我和亞歷桑德爾小姐會面。伊的答覆就是：

——在一點鐘之後，到鐵格子所護的窗子之前。

於是伊向我拂面地將門那樣使勁地關好，以致使我的帽子在頭上震動。

我在風雪交加之下足足地等候了一點鐘，隨後我便走到窗子跟前。甚麼也沒有！風削面，大雪繽紛。只有一些從我身前經過而肩着工具低頭在雪中行走的工人和我相撞。甚麼也沒有。我提防有人注意我。我知道賣活一個女工是幹的不好，但是我毫不以此爲憾。這本是無辦法之中的可笑的辦法。一刻鐘過了。甚麼也沒有。末了，窗子竟半開了。

——是您嗎，波納爾先生？

——就是您嗎，約翰妮？您究竟成了甚麼呢？

——我好，很好！

——但是還有呢？

——他們將我派在廚房，並且叫我打掃教室。

——在廚房中了！打掃的女工，您！上帝的好意！

——是的，因為我的輔佐人不給我出學膳費。

——您的輔佐人是一個賤貨。

——您究竟知道嗎……

——甚麼呢？

——唉！請您別叫我說這個話。但是與其要我單獨和他相對，我情願死。

——那末爲甚麼您以前不寫信給我呢？

——我以前被人監視了。

這時，我主意打定了，並且甚麼也不能使我更換辦法。我有時也想到我並沒有在我的權限之內，但是我很瞧不起這種理想。既然決定了，我便格外謹慎。我帶着一種異常寧靜的態度進行。

——約翰妮，我向伊詢問，您現在所住的這屋子，他和天井相通嗎？

——是的。

——您能設親身將臨街的門打開嗎？

——可以的，倘若沒有一個人在這屋子裏。

——趕緊去看罷，並且千萬別叫旁人看見您。

我等候着，一面監視了門和窗子。

約翰妮在五六秒鐘之後，居然在鐵格子之後重新露面了！

——女工還在門房中，伊向我說。

——好，我說。您有墨水和筆嗎？

——沒有。

——您有鉛筆嗎？

——有。

——拿給我罷。

我從衣袋中取出一張舊報紙，在搖動路燈而欲使之熄滅的狂風中和使我雙目糊塗的大雪之下，我盡力在這報紙的邊上，寫了卜芮菲爾小姐的住址。

我寫時一面向約翰妮問道：

——當信差在這兒經過而將信件擱在信箱中時，他便拉鈴嗎？女工便立刻打開箱子將郵件交給卜芮菲爾小姐嗎？郵差每一次投遞信件時總是這樣辦的嗎？

約翰妮說伊想來是如此的。

——我們一定會看的清楚。約翰妮，您再窺探罷，等到女工一經離開伊的門房之後，您便將門打開，便走到外面。

我說完之後，便將我的報紙丟在信箱中，用力將門鈴拉動，於是躲入隔壁一家的門樓之下。

當那小門響動之後，我已經在那兒守了幾分鐘了，隨後那小門半開了，於是一個年



輕的人從中側身出來了。於是我牽住伊，將伊向我身邊一帶。

——來罷，約翰妮，來罷。

伊張皇地瞧着我。自然伊是以我發狂爲懼。然而我那時的神經並不錯亂。

——來罷，來罷，我的孩子。

——那兒呢？

——到伽伯理夫人家中去。

於是伊挽着我的胳膊。我們便和小偷兒一般跑了一大陣。奔跑本不是和我的肥大身軀合宜的事。我在氣喘半死時停止前進，於是便倚着一個擺在一月有幾個車夫正在喝酒的小酒店中的角上賣烘烤栗子者的火爐旁站住。車夫之中有一個問我們是否要一乘馬車。自然的事！我們正缺少一乘。執鞭者將他的酒杯擱在包錫的櫃台上之後，便跳到他的位上，動他的牲口。我們就算是得救了。

——了不得！我擦着額頭一面喊着，因爲雖然嚴寒而我已經汗流如雨了。

可怪的事，就是約翰妮對於我們剛才同謀的事彷彿比我格外更擔心一些。伊是很莊嚴的，並且愁容滿面。

——派在廚房之內！我憤然喊着。

伊搖着頭，彷彿表示：『廚房或者旁的地點，這和我都不關緊要！』於是，在燈光之下，我帶着傷心看見伊是退瘦了。我從伊神經之中，找不出伊那些以前使我喜悅的活潑的態度，緊張的興奮和迅捷的言論了。伊的眼光是遲緩的，伊的動作是勉強的，伊的態度是憂鬱的。我握着伊的手，一隻僵硬的，緋紅的而冰涼的手。可憐的孩子很受過痛苦了。我向伊盤問；伊從容向我說是有一天卜芮菲爾小姐將伊喊了過去，並且不待伊知道來由，便將伊和毒蛇魔鬼一般兒看待。

約翰妮接着又說：

——卜芮菲爾小姐隨後又向我說：『您以後看不見那個給您出壞主意而我認為品行很不好的波納爾先生了。』我向伊說：『這件事，校長。我永不相信。』校長便給了我

一個耳巴子而將我送入自修室。這種不能和您再見的消息，在我竟像一個從天而降的漫漫長夜。您知道，我們當夜色下降的時候，便是愁悶的，所以，請您揣想這種淹沒在幾個月中的光陰罷！有一天，我聽見您和校長在接待室中談話，我便窺探過您；我們互相說過「再會。」我算是略略得過了安慰。離這日的幾天之後，我的輔佐人在一個星期四來邀我。我拒絕同他出外。他從容說我是一個怪脾氣的女孩子。於是他便讓我安安靜靜地過。但是第三天，卜芮菲爾小姐帶着一種那樣使我害怕的神情走到我的跟前。伊手中拿着一封書信。伊向我說道：『小姐，您的輔佐人告訴我，說是一切屬於您的錢，已經由他完成了。請您不用害怕罷；我不願拋棄您；但是最好是您能設維持您的生活。』於是伊派我清潔房屋，並且有時，伊鎮天的將我拘禁在屋閣上。您瞧，先生。這就是您別離以後所跌到我身上的事。倘若我能設寫信，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經寫了，因為我以您將我從學校中拔出來是做不到的，並且因為他們並不強迫我去和穆詩先生會面，這事情便不急迫。我可以  
在屋閣或者廚房中靜候。

——約翰妮，我高聲喊着，倘若我們一逕跑到澳洲，那可惡的卜芮菲爾便不能再將您奪了回去。我可以在這一層發誓。並且，爲甚麼我們不到澳洲去呢？那兒的氣候是好的，並且有一天我在報上看見說那兒也有披雅樂可以學習。我們暫時到伽伯理夫人家中去罷，幸而三四天以前伊已經回到巴黎了；因爲我們兩人都是沒有罪的，但我們卻急待援助。

當我說話之時，約翰妮的臉色發白了；一層薄膜罩住了伊的眼球，一條痛苦的摺紋收緊了伊的微閉未闔的嘴。伊垂頭倒在我的肩上，失去知覺了。

我雙手將伊抱住，在伽伯理夫人扶梯上，我彷彿拿伊當作一個睡熟了的孩子抱着上樓。被疲倦和情緒所感傷的我，竟和伊躺倒在門前的地上。不久，伊蘇醒過來，口中說道：——這是您！我是得意的。

我們就這樣地將我們的朋友的宅門敲開了。

八點鐘剛好報過。伽伯理夫人帶着和藹的態度接見了老人和孩子。伊自然有些驚

訝，但是伊並不盤問我們。

——夫人，我向伊說，我們倆爲着想託庇您的保護到這兒來。並且首先我們要求一點飲食。至少是約翰妮，因爲伊剛才竟因衰弱而在馬車中暈了過去。至於我，我不能設在這種晏的時候咀嚼一點兒東西，否則一定免除爲自己製造一晚的痛苦。我希望伽伯理先生身體健康。

——他在這兒，伊向我說。

於是伊立刻使人將我們的不速而來通知他。

我得見他的和悅的面目，得握他的豐肥的手，真覺快樂。我們四人都任飯廳中坐下，當僕人端上約翰妮所不願吃的冷肉之時，我就說起我們的事。伽伯理先生要求我允許他點燃他的菸斗，隨後他便默默無言地聽着我說。當我說完之時，他在他的腮上搔着他那短而且硬的鬍子說道：

——可了不得！您竟自己擱在一個困難的地位了，波納爾先生！

隨後他瞧着那個從他向我注目的約翰妮，便說：

——請您來罷。

我跟着他走到那間書房中，其中獵銃獵刀在黯淡的壁衣之上向燈光閃灼輝映。他引我靠着沙發上坐下：

——您幹了好事，他向我說，您幹了好事，上帝！略誘未成年女子，拐帶藏匿！您惹了一件好事在身上了。您簡直要受五年至十年的徒刑，毫無疑義了。

——上帝的慈悲！我高聲喊着；爲着援救了一個無罪的孩子而受十年的徒刑！

——法律是如此的！伽伯理先生向我說。我很知道一點法典，您瞧，波納爾先生，並不因爲我曾經學習過法政，但是因爲我做了呂桑司的村長，我應當使我自己受指導以便指導我的屬員。穆詩是一個光棍，卜芮菲爾是一個無恥的婦人，而您是一個……我尋不到適宜的厲害的字。

他在將那一個收藏一些狗的嘴套馬鞭馬鐙馬刺雪茄菸盒子和幾本應用書籍的

書櫃打開之後，從中取出一本法典，着手翻閱：

——『重罪和輕罪……私擅逮捕監禁人，』這不是您的罪狀……『拐帶未成年者，』我們到了這一門了……第三百五十四條。『凡用詐術或威嚇而拐帶或唆使拐帶未成年者，或略誘藏匿或唆使略誘藏匿未成年者，或拐帶引誘及轉移，或唆使拐帶引誘及轉移他人所管轄和他人所受託付的未成年者應受徒刑。參考刑律第二十一條及二十八條……』二十一條是『徒刑期間至少五年……』二十八條是『凡處徒刑者褫奪公權。』這難道不是很明白的嗎，波納爾先生？

——完全是明白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罷：第三百五十六條是『倘若強奪者未達二十一歲，則祇處罰以一……』這不關我們的事。第三百五十七條是『倘若強奪者和其所藏匿的女子結婚，非經民法所規定的有要求撤銷婚約的主權者的告訴，不受制裁，而非在撤銷婚約的宣告成立後，不受何種懲處。』我不知道您的計劃是否想娶亞歷桑德爾小姐。您可以

瞧見法典是一個好孩子，他在這一邊向您開放一道門戶。但是我不應當給您開玩笑，因為您的地位是很壞的。像您這樣一個人，如何能設想到在十九世紀的巴黎可以免除刑事而拐帶一個青年女子呢？

——請您不必相信拐帶在古代法律上是不禁止的，我說。您在拔呂次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啓爾德貝爾於五九三或五九四年在柯樂業發過一道關於這種事的法規。並且誰不知道一五七九年五月的有名的布洛瓦法規，曾經成文地規定，凡不得相手方的父母或輔佐人的承認而用結婚或其他意味以引誘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男女者均處死刑呢？並且同時，這命令又說過，凡參與拐帶和唆使或接濟或輔助拐帶者，無論用何種方法均特別嚴辦。法規的本文都在這兒，或者大致如此。至於您剛才使我知道的拿破崙法典，他寬宥那些和自身所拐帶的女子結婚的強奪者，卻使我回憶到布內達臬省不處罰因結婚而拐帶的習慣法了。但是這種引起舞文弄法的習慣，卻早在一七二〇年前後撤消。（註一）



「我向您說的年代，大概至多不過十年的出入。我的記憶力已經不十分好，並且已經不是我能絕不休息而在魯西翁歌中潛心強記一千五百句詩的那種時代了。」（註二）

「我之所以不會向您談及赦免拐帶罪惡的伽爾洛大帝的勅令者，就是因為這件事一定在您心中。親愛的先生，您可以知道在古代法國的前後三朝，都拿拐帶當作一種應懲處的罪。倘若有人相信中古時是一個混亂的時期，那便錯了。請您相信這一層罷，反而言之……」

伽伯理先生打斷我的話頭而說道：

——您知道布洛瓦的法規，拔呂次，啓爾德貝爾和伽爾洛大帝的勅令，而您卻不知道拿破崙的法典！

我告訴他，說我實際上向不曾讀過這本法典，他覺得頗為驚訝。

——現在您可知道，他接着說，您所犯的動作的嚴重情形嗎？

在事實上，我那時依然懂得嚴重的情形。但是漸漸地因為保祿先生的很明瞭的

表演所生的效力，我才覺得我將要被人審判了，雖不是因那些無罪的意思而受審判，然而卻因為我那應受懲處的行為。於是我竟失望了，並且不禁流淚。

——怎樣辦呢？我高聲喊着，怎樣辦呢？我難道果然已經失敗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並且我果然已經使這個由我所願意救護的孩子和我一同失敗嗎？

伽伯理先生默默無言地將菸斗裝好，並且那樣從容不迫地將菸斗點燃，以致他那和藹而偉大的面目，竟像一個鐵匠在火爐旁邊的面目一般發着紅經過兩三分鐘之久。隨後便說：

——您問我怎樣辦。請您甚麼也不用辦，親愛的波納爾先生。在上帝的慈愛和您的利益着想，甚麼也不用辦。您的事情是很壞的；爲着避免一個新來的損害，請您不必再行參預您的事件了。但是請您允許我對於一切我所將要辦的事負責罷。我明天將要去尋找穆詩先生，倘若他依然是我們所揣想的——就是說一個卑劣的人，我可以在這魔鬼干涉這事之時，尋覓一個方法使他變成不妨事的。因爲這件事完全倚賴他。然而爲着將

約翰妮小姐送回學校，今晚的時候已經過遲了，今天晚上我妻子可以留伊在身邊。這樣一來，固然可以構成這種共犯的輕罪，但是我們卻可以掃除這青年女子的曖昧地位。至於您，親愛的先生，請您趕緊回馬拉蓋河沿罷，倘若有人到那兒來尋找約翰妮小姐，那末就很容易證明伊並沒有在您的府上。

我們這樣談論之時，伽伯理夫人便着手給約翰妮布置臥具。我瞧見伊的女僕正抱着一些充滿了拉芳德香草味兒的被褥，在一條暗廊中經過。（註三）

——這真是一種純正而柔和的氣味。

——您叫我們怎樣辦呢？伽伯理夫人說，我們都是鄉下人。

——唉！我也希望能殼成一個鄉下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像您各位在呂桑司一樣，在一所隱藏在樹林中的小屋中呼吸鄉間的空氣；倘若這種期望對於一個垂暮之年的老翁是過於甘美的，那末，我至少也指望我的衣衫也和這些被褥一般能殼被拉芳德香草的香味所染。

我們約好了我將於明天早上到這兒午餐。但是他們絕對不許我於午前在他們家中見面。約翰妮和我擁抱，一面央求我別將他再行送到學校。我們就傷心地分手了。

我這時在我的門口，看見那個因為擔心而憤怒的兌來司了。伊祇說日後須得將我關閉。

我歷過了一個何等的長夜！我通宵不會有一會兒是閉了眼睛的。有時我和一個孩子一般因我的冒險舉動之成功而大笑；有時，我帶着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瞧見自己已經和司法官相對，坐在被告欄中陳述我所那樣安然干犯的罪惡。我真是受了恐慌的了，然而我卻毫不悔恨。那走進我臥房中的日光照着我的牀脚，於是我便做了這樣一個禱告。

『上帝，您製造了宇宙和慈悲，彷彿和忒利司當書中所說的一樣，請您費神判斷我罷，請您不要根據我的行為，而根據我的正直純潔的意思；於是我將說您在天上的光榮和在地上的安泰，都是為善心的人而發。我這時將我所奪出的孩子交還在您的手中！請

您做一些我所不會知道做的事；請您對於伊一切的仇敵而保護伊，於是您的名稱是應當被人讚美的！

（註一）拔呂次和啓爾德貝爾均見第一卷第二則註十一和註九。布洛瓦（Blois）本爲十六世紀法蘭西王，在一五七六至一五八八年召集三民會議（Les Etats Généraux）的地點。

（註二）魯西翁歌（Girart de Roussillon）爲法國十二世的有名紀功詩。

（註三）拉芳德草已見本部第四則。

## 第二十四則

十二月二十九日

當我走到伽伯理夫人的門內時，我覺得約翰妮已經變了神態。

難道伊在黎明時也和我一般祈禱過那位製造宇宙和慈悲的人嗎？伊在一種從容

的穩靜態度中微笑。

伽伯理夫人卻來將伊叫去整理伊的髮髻，因為這個可愛的女居停歡喜親手給伊那位受託付的女孩子梳頭。我在約好的時間先期而至，以致將這理裝的事岔斷。爲着罰我，他們便將我一人留在客廳之中。伽伯理先生卻不久便來陪我。他自然是自外而至的，因爲他的額上依然留下帽子所壓的一道痕。他的面目表現一種喜悅的活潑態度。我相信不必向他提出疑問，於是我們便去用午餐。到了僕人們將午餐撤去之後，那位將事件保留在喝咖啡時再談的保祿先生向我們說：

——好！我到穆詩先生事務室去過了。

——您已經會過了穆詩先生嗎？伽伯理夫人活潑地向他問。

——沒有！他瞧着我們的帶着愁容的面目說。

他，這位豪爽的人在略略取笑我們的憂愁面目一會兒以後，接着便說：

——穆詩先生已經不在勒瓦洛村了。穆詩先生已經不在法國了。後天就是他離開事務所第八天了。他將顧客們的鉅數存款帶着走了。他的事務所已經關閉了一個鄰

居的女人憤然帶着強烈的詛咒和怨言將這件事告訴我了。這律師並不是單身搭乘七點五十分的火車；他並且將勒瓦洛村一家剃頭店的姑娘拐帶跑了。這事是一位警察的官長告訴我的。穆詩先生能設恰巧在這時逃走嗎？他祇要將這事遲做一個星期，他便可代表社會將您當作一個罪人在推事們的跟前談話。現在我們一點也不用害怕了。穆詩先生萬歲！他斟滿自己的酒杯喊着。

我很願多活幾時，以爲使我多多回憶今天的午前之用。我們四人都在這潔白的飯廳中圍着一張漆了的橡木桌子坐下。保祿先生異常高興，並且可以說是有點過於粗豪，他大口吞咽白蘭地酒，這個正直的人！伽伯理夫人和亞歷桑德爾小姐，都帶着一種報酬我所受的痛苦的微笑而向我微笑。

我回家之時，享受了兌來司的最尖刻的勸告，伊對於我新近生活的方法是不會思索的。伊的意思，一定以爲伊的東家是神經錯亂者。

——是的，兌來司，我是一個老的瘋子，您也是一個老的瘋婆子。這是自然的事。兌來司，上帝應當保佑我們，並且給我們一些新的力量。因為我們現在有了新的職務了。但是請您任我在這躺椅上躺下罷，因為我簡直立不住了。

## 第二十五則

一八六……年一月十五日

——早安，先生，當兌來司正在暗廊的黑暗中喃喃自語時，約翰妮開着門接我一面向我說。

——小姐，我要求您高聲用我的地位稱呼我，並且請您向我說：『早安，我的輔佐人。』

——難道這就辦好了嗎？何等的福氣！孩子拍着手掌向我說。

——這事已經辦好了，小姐，這事已經在推事的跟前辦好了，從今天起您在我的權



力之下……您笑嗎，我的被輔佐人？我從您的眼中瞧破了一件事：您的頭腦中又有些傻的想頭了。又是一種幻想！

——哦！沒有，先生……我的輔佐人。我端詳您的白髮。您的白髮正和那繞着一座露臺的金銀花一般繞着您的帽簷。這真是好看，我很愛這些白髮。

——請您坐下罷，我的被輔佐人，倘若可以做得到，我請您不要說這種孩子話罷；我有幾句正經話告訴您。請您聽罷：我想您絕對不肯回到卜芮菲爾小姐的學校，對嗎……不肯。您又將說甚麼呢，倘若我將您留在這兒，完畢您的教育一直到那個……我知道嗎？永遠，如同世人所說的一樣。

——哦！先生！因喜悅而面色頹然的這樣喊着。

我接着又說：

——這兒後面，有一間由我的保姆照着您的意思所布置的屋子。您正像白天繼續黑夜一般，代替那些書籍繼續將屋子占住。您和兌來司去看那間屋子是否算得可以居

住的。今天晚上，您自然和伽伯理夫人一同在其中安歇。

伊已經跑了過去了；我重將伊喚了過來：

——約翰妮，請您再聽我說罷。您到這兒是個被我的保姆所歡迎者，不過伊也和旁的老年人一般，本性是很執拗的。請您寬待伊罷。以前我自信應當寬待伊，容忍伊的急躁。將來我再給您說，約翰妮，請您敬重伊罷。然而我在這樣和您談論之時，卻不曾忘記伊是您的和我的女僕；並且伊更不會忘記這一層。但是您應當因為伊的高年和忠心而敬重伊。這是一個在善意中多歷年所之微末的被創造者；伊早在其中養成強硬的習慣。請您容忍這正直的靈魂的執拗性情罷。請您知道吩咐伊自然知道服從。去罷，我的女兒；請您布置您的屋子，務使這屋子可以合於您的工作和休息的兩種用途。

我在這樣將約翰妮推到整理家務者的途徑之後，便拿起一本由許多少年所組織而很出色的雜誌續着。其中語氣粗糙，然而思想急進。我所讀的那一篇，竟貼切地和我在少年時代所做的相合。這論文的著者梅葉爾先生，將各種錯處斬截地指出。

以前，我們不會有過這樣嚴酷的裁判。我們的寬量大度是漫無涯際的。這種度量，快要將智愚混在同一的頌揚之內。然而應當知道駁詰，而這就是一種嚴正的義務。我這時回憶那個小雷蒙——那時我們正這樣稱呼他，他那時甚麼也不知道；他那時祇有界限很狹的思想，但是他那時很愛他的母親。我們卻將這樣一個孝子的愚昧和癡頑隱瞞住，於是這個小雷蒙卻因我們的滿意也到了國立通儒院。他沒有他的母親了，幸福卻和雨點一般掉在他的身上。從他的同事們和科學的偏見，他竟成了萬能的。但是我這時又瞧見我那位盧森堡公園的少年朋友來了。

——晚安，蓋禮司，您今天是興高采烈的。我的孩子，您又遇見了甚麼事呢？

原來他所遇見的，就是他很合宜地主張了他的論文，和他已經在一種好的地位被人接待。他並且又向我宣言我著作中的那些偶然在講演中牽涉過的問題，都是他們學校的教師們的一種贊不絕口的目的。

——您瞧，這真算順遂，我向他說，蓋禮司，我能設聽見我的老邁的名譽竟和您少年

的光榮合作是很得意的。我對於您的論文很使我引起興趣，這是您知道的；但是家中的事務，今天卻使我忘記您主張過這件論文。

約翰妮小姐這時恰巧將這種事務的問題使他知道。原來這糊塗女孩子和微風一般走入書城，高聲歡呼說伊的屋子是一間小而精的。伊看着蓋禮司不免臉紅了。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避免我們的命運。

這次我窺見他們倆人都有點害羞，並且彼此絕不談話。

全體是體面的！西威司特波納爾，您觀察您的被輔佐人，便忘了您是輔佐人。從今天早上，您已經在這種地位，而這種新的地位便已經將精微的義務加在您的身上了。您應當從容地使這個青年男子離開，波納爾，您應當……唉！我知道我應當做的事嗎……

蓋禮司先生在我所保存的那部基洛伏拉的聰敏夫人的孤本意國小說中抄錄文字。我偶然從離身最近的書架上抽了一本大書；我將他打開，於是我便帶着敬意而走到梭佛克爾的悲劇的境界中了。我早已盡情的在研究希臘和意大利兩處的上古時代以

消磨歲月，此後這兩國的詩人在我書城中竟占了伸手可接的地位。我這時誦讀這本甘美光明而在劇烈動作之中展開旖旎詩情的悲劇脚本的歌曲，兌倍司的衆老翁所合唱的悲劇脚本的歌曲，『不可敵的愛神！哦，你在富人的家中光降，你在青年女子的面頰上存留，你經過海洋，你參觀過馬廐牛欄，沒有一個神明能避免你，也沒有生活不多時的人中之能避免你；並且得着你時，便成昏迷的。』當我重新再讀這本有趣的歌曲時，安第庚的面目在我眼前露出那不變更的純潔態度。何等的幻影，在最清朗的天上浮動的男神神明！那個瞽目的老翁，那個御宇多年而被安第庚引導以行乞的君王，這時已經受了一場神聖的葬禮，而他那位和世人所未見過的美麗幻影相似的女兒，極力抵抗那暴君而誠敬地埋掩伊的兄弟。伊愛暴君的兒子，而這兒子也愛伊。當伊由他的惻隱之心引導而赴刑場時，衆老人唱道：（註一）

『不可奪的愛神，哦，你在富人的家中光降，你在青年女子的面頰上存留……』

我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我是謹慎的；我應當教育這孩子，伊的年齡對於嫁人是過於幼稚的。不！我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但是我應當將伊在我身邊保留幾年，單獨在我身邊保留幾年。伊不能等候我的死期嗎？請您放心罷，安第庚；老邁的艾狄白，一定能在相當的時候找到他的安眠聖地。

而這時「安第庚」卻幫助我的保姆割截蘿葶。伊說這事使伊回憶雕刻的工作。

(註一)按佛克爾(Sophocle)紀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大戲劇家。兌倍司(Thèbes)埃及大城，在尼羅河畔，曾為希臘人所征服。按希臘神話，安第庚(Antigone)為兌倍司王艾狄白(Oedipe)的女兒，艾狄白因故遜位且自抉雙目，安第庚導之行乞。是時艾狄白之子艾多克爾(Eteocle)及波利尼克(Polyne)二人互相殘殺，至於俱死，其舅克來昂(Creon)遂據王位，是為有名的暴君，即此節之所指者。克來昂即位後，命棄波利尼克的屍於萬人坑，安第庚竟為之舉行葬禮，遂為克來昂所殺。其子海蒙(Hémon)本為安第庚的情人，亦自殺於安第庚的屍側，按佛克爾語為悲劇數種，安第庚之名遂著，歐人對於孝悌兩德兼備的女子，恒目為「安第庚」。

## 第二十六期

五月

誰能認得我的書城呢？現在一切傢具之上都有鮮花了。約翰妮做的不錯：這些薔薇，在這個藍磁的瓶中是很嬌豔的。伊每天和兌來司到小菜場，從那兒攜帶一些鮮花回來。這些鮮花實在是絕妙的被創造者。我應當有一天依照我的計劃走到鄉下，用我的做得到的方法去研求這些花草。

並且在這兒幹些甚麼呢？爲甚麼在這些對我業已啞口無言的舊紙堆中燃燒我的雙目呢？我早已用過一種高遠的發奮，摸索而稽考過這些舊的書籍。那末我將希望從中尋得甚麼呢？一種誠虔的佈施的年月，一個畫像的和抄書的修道士姓名，一塊麵包一隻牛或者一片田園的價格，一種行政或司法的設備，這個和另外的事物，另外之神祕模糊卓絕而使我神往的事物。但是我尋找了六十來年，對於這種另外的事物一點也不會得

到。那些比我價值高些的人，譬如教授們，大學者們，富利葉的門徒和第艾理的門徒，他們都是有過許多發明的，然而他們對於這種我所稱爲無體無名而任何有精神的作品非賴之不能在宇宙間取得位置的另外的事物，卻勤奮至死而不曾發現。現在，我祇尋覓我所能發找得到的，然而我卻一點也找不着，我大概是永遠不能將聖余爾曼卜雷脩道院的修道士的歷史編纂完畢了。（註一）

——請您猜想罷，我的保護人，請您猜想我手帕中所包的東西是甚麼呢？

——外表很像一些鮮花，約翰妮。

——哦，不是的，這並不是一些鮮花。請您瞧罷。

我瞧着，我看見一隻灰色的小腦袋，徒手帕中伸了出來。這是一隻灰色小貓的腦袋。手帕開了：那畜生便跳到地氈上，聚精會神，豎起一隻耳朵，隨後又豎起另外的一隻，並且謹慎地觀察所在的地點和人物。

免來司胳膊上挽着籃子不住地喘息來了。伊的缺點並不是裝腔作勢；伊激烈地理



怨小姐不應當將一隻伊所不認識的貓帶到住宅中來。約翰妮爲着證明自己沒有錯誤，便說明這是偶然的遇合。原來伊同着兌來司在一家藥店前走過時，瞧見一個學徒猛力地用腳將一隻小貓趕到街上。受驚而可憐的貓，彷彿自問是否不必顧慮那些推擠他和恐嚇他的行人而在街上候着，或者是否可以仍然走入店中冒犯腳尖的打擊然後重新出外。約翰妮斷定他的地位是困難的，並且懂得他正在遲疑。他的神情是張皇失措的；伊以爲這是優柔寡斷的原故使他發生這種神情。於是伊將他抱在手中。他因爲在外在內都不能如意，於是便贊同在空中候着。伊在用溫存態度將他穩住之後，便向藥店的學徒說：

——倘若這畜生不合您的意思，也不應當打他；您應當將他給我。

——請您拿了去罷，學徒說。

——就是這麼一回事……約翰妮這時用決斷的態度向我說。

於是伊摹仿口笛的聲音，向這小貓表示各種溫存態度。

——他很瘦弱，我瞧着這可憐的畜生說；並且他也很不好看。

約翰妮覺得這貓並沒有甚麼不好看，但是伊以爲他這時的神情是最發呆的；據伊看來這回卻不是優柔寡斷的原故，而由於驚駭將這愁苦的特徵印入他的面上伊並且以爲倘若我們在他的地位，我們定將承認他對於他的新遇合是無法可以了解的。我們這時瞧着這個保守着端莊流麗的神情的貓而微笑。約翰妮想將他抱在手中，但是他卻躲在桌子下面，並且在瞧見一碟滿的牛乳時，也不肯出外。

我們於是走開幾步；那一碟牛乳便空了。

——約翰妮，我說，您的被保護者很有愁悶的態度；他是一個有陰險根性的東西；我希望他在書城中不作惡劇，以免我們非將他送歸藥店不可。然而暫時卻應當給他一個名子。我主張給他命名叫做「承雷管式的灰色公子」；但是這也許過於長。「藥丸」、「藥糖」或者「草麻子」這類的字就比較短一些，並且也容易引起追憶他到這兒來的光景。您說怎樣呢？

——「藥丸」可以行，約翰妮向我說，但是我們給他一個不住地使他回憶我們救他的事情的名子，究竟是仁慈的嗎？這可以說是使他向我們償還款待的價值。我們應當格外仁慈一點兒，而從他所值得的希望上着想，給他一個漂亮的名子。請您瞧瞧，他真的對我們注意：他瞧見我們給他留心。他這時已經不是那樣的愚蠢了，自從他不是那樣地困窘。困窘使他變成愚蠢的，我很知道這件事。

——既然這樣，約翰妮，倘若您要如此，我們叫您的被保護者做「漢尼拔」罷。這名子的合宜處所，第一層並不使您受甚麼打擊。但是先他而在這書城中充前任守衛者的貓名叫哈米爾伽，因為哈米爾伽是那樣知趣而謹慎的，我得過向他吐訴衷曲的習慣。這名子生出別一個名子，漢尼拔繼續哈米爾伽，都是很自然的事。（註二）

我們就在這一點得了同意。

——漢尼拔！約翰妮喊着，請您到這兒來罷。

漢尼拔被他的名子的奇異的鏗鏘所驚駭，便跑到書櫥之下，躲在一個那樣窄小連

老鼠也不能藏躲的地方。

這真是一個恰到好處的偉大名子。

這一天我很想工作，當我聽見有人拉鈴時，我早在墨池中濡染了我的筆頭。倘若偶然有幾個閒空的人，閱看這些被一個沒有想像的老翁所點污的篇幅，他們將一定笑這一陣當我的記載進行中不住喧鬧並且永不引入一個新穎的人永不發露一段望外的景色之鈴聲。這正和戲園相反，司克利伯先生祇在深知時開放他的門戶，並且使女賓格外歡迎。這是一點藝術，我與其編造一本趣劇，寧願懸梁自殺，這並不由於輕蔑人生，而因為我絕對不知道捏造快活的事。捏造呀！為着這個，應當承受祕密的影響。這種天才，為我是不幸的。您各位在我的「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的歷史」中，看見我編造一個年輕的修道士嗎？青年的博學家，他們將要說一些甚麼呢？學派上的何等的笑柄！至於國立通儒院，他卻甚麼也不會說，更甚麼也不會思念。我的同事們，倘若他們還寫一點兒東西，就甚麼也不閱看了。他們和巴爾尼的意見相合。這一位說過：（註三）

一種平靜的漠然的態度，

是德行中的最謹慎的。

守最少以求最善，這是佛教徒不知不覺地盡力之點。倘若這是最謹慎的謹慎態度，我便到羅馬去說這件事。這些事情，都是從蓋禮司拉鈴之聲而發動的。

這個少年人將他處世的態度完全變更了。現在，他的莊重的程度，也和他從前的飄忽的程度相等，他的沉默的程度也和從前喧嘩的程度相等。約翰妮也遵循這種榜樣。我們卻在有繼續性的狂熱的變相之中，因為，我是完全老邁的了，我斷不至於錯誤：這兩個孩子帶着毅力和堅忍而互相愛慕。約翰妮現在竟躲避他；當他走入書城中時，伊便躲在伊的臥房之內。但是當伊是單獨的時候，伊卻重新來尋覓他！單獨，伊每晚在伊用披雅樂所奏的音樂中，帶着一種輕快顫動而為伊的新穎靈魂中的新穎派頭的聲音向他談話。

既然如此！何以不說出這一層呢？何以不招認我的弱點呢？我的自私自利的主義，倘若我將這主義藏匿在我心中，這主義是否可以變成少受責罰的嗎？所以我可以說道：對

呀，我等候別的事；對呀，我打算將伊當作我的孩子，我的孫女兒，單獨留在我的身邊，然而不是永遠的，並且也不是長期的，不過祇要幾年就得了。我是老邁的。伊難道不能等候嗎？並且誰知道呢？<sup>？</sup>得着風寒和關節炎的幫助，我也許不至於過於侵害伊的忍耐心。這就是我的慾望，這就是我的希望。我除開伊而計算，我除開這個躁進的少年而計算。但是倘若這計算是不正確的，那末不正確的計算也並不因此而減其殘酷。並且我的朋友，西威司特波納爾，你對於自己所處的刑罰是很輕的。倘若你想將這青年女子再保留幾年，這事在你的利益和伊的利益是相等的。伊應當學習的事甚多，而你也不是一個可輕視的教導者。當穆詩那個老書辦——自從多時他早被一個得了機會的卑劣行為所束縛——拜訪你之時，你曾經用着懇摯的熱心向他提出你的教育制度。你那時一心祇想實行這種制度。約翰妮是一個忘恩負義的，而蓋禮司則為一個誘惑者。

但是總而言之，倘若我不將他推出門外，這就是一種可詛咒的意味和可詛咒的情感，然而我卻應當接待他；他在我的小客廳中，已經對着法蘭西王魯意飛禮普所賜我的

塞威爾磁瓶等候多時了。洛播爾羅貝特所畫的刈麥者和漁者都在這些磁瓶上，蓋禮司和約翰妮都承認這都是不好看的。（註四）

——親愛的孩子，請您恕我不會立刻接待您。我那時正結束一種工作。

我說的真話：沈思熟慮本是一種工作，但是蓋禮司卻不這樣思念；他以為這是考古學的問題，希望我早早結束我的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的諸修道士的歷史。他僅僅在使我注意這層之後，便問起約翰妮亞歷桑德爾小姐的健康。對於這層，我用一種流露輔佐人的精神上的威權的斬截音調說是：『很好。』

在沉默一會兒之後，我們談到他的學校，新的出版物和歷史學的進步。我們都走入常識中了。常識是一個大的泉源，我試着叮囑蓋禮司，使他對於我這時代的歷史家表示敬意。我向他說：

——歷史在以前是一種藝術，並且容納一切想像上的虛構之物，到了我們的時代；卻成了一種應當用嚴格的方法去處理的科學了。

蓋禮司卻要求我允許他不贊同我的意見。他告訴我他不相信歷史是一種科學，或者能變成一種科學。

——第一層，他向我說，歷史是甚麼呢？過去時代的變遷的成文的再現罷了。但是——一場變遷又是甚麼呢？難道是一件隨便的事實嗎？不是的！您向我說這是一件值得記載的事實。那末，歷史家怎樣地審度一件事實是值得記載的或者值不得記載的呢？他全憑個人的興味和偏見用他的理想抽象地判斷罷了，總而言之，用藝術家的方法罷了！因為各種事實，從他們的固有性質上，不能自行分為歷史的或者非歷史的。並且一件事實是異常複雜的東西。歷史學者將在這些事實的複雜之中再現這些事實嗎？不行，這是做不到的！他祇能就組成事實的大部分特點去再現事實，結果就是加了剪裁的了，毀壞的了，和固有現象不相同的了。至於在許多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暫時無須談論。倘若一件所謂歷史的事實，竟由一件或者多件不知底蘊的非歷史的事實引了出來——這也是可以有現象，那末我向您求教再現這些事實間的相互關係的方法。並且在我所議



論的當中設想，歷史家在眼前有許多確切的證據，然而在實際上他祇憑情感上的理智，對於某個證據表示信用。歷史不是一種科學，這是一種藝術，我們祇能從想像的方面，成功這種工作。

這時的蓋禮司先生，竟使我追憶到我某日在盧森堡公園的芮瓦爾石像之下所聽見發議論的狂少年。隨後當我們變更我們的談話時，便親切地說到司各德了，對於他，我這個傲慢的少年朋友覺得是陳腐惡劣。這本是他的特有派頭。

——但是，我說，我一面給呂西之父和貝爾司之女這兩部小說辯護，過去時代的全部，在他那些可讚嘆的小說中存在；這是歷史，這是歌頌英雄的文章！（註五）

——這是一點廢物，蓋禮司說。

各位相信這糊塗孩子給我說的嗎？他承認一個人無論如何博學，怎樣能貼切地想像五百年以前人類過活的情狀呢？因為我們拿這些事當作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前的事想像，也要大費其事。在他，歷史的詩歌，歷史的小說，歷史的圖畫，都是一些完全虛偽的東

——在一切的藝術中，他接着又說，藝術家祇描寫自己的靈魂；他的作品，無論服裝如何，然而總是他精神上的近代的人物。倘若不是檀德的天才，我們在神曲的篇什之中將讚嘆甚麼呢？並且倘若不是米西盎則羅，那些石材怎能向我們表現奇異呢？藝術家，祇向他的創造犧牲他的個人生活，或者祇剪裁一些玩偶而給傀儡點綴服裝。（註六）

這真是一些不近人情而不遜的論調！但是我對於一個少年人的放膽的舉動並不厭惡。蓋禮司立了起來，接着又重新坐了下去；我很知道他所留心的和他所等候的。他於是給我談論他這時所賺得的一千五百佛郎，在這數目之上，他還可以增加他由承襲遺產所得的每年二千佛郎的進款。我並不是受了這些機密之言的欺哄。我知道他所以要向我發表這篇賬目，就是使我知道他是一個可以自立有位置有財產的人，一言以蔽之：可以娶妻的。彷彿就是幾何學家所說的 *O. p. t. p.* 這幾個簡寫字母的意思。（註七）

他已經是第二十回立了起來又坐了下去。這時他第二十一回立了起來，因為他不

會看見約翰妮便無精打采地走了。

他剛好走了出去，約翰妮便借着看護漢尼拔爲名，走到書城中來了。伊是無精打采的，爲着拿牛乳給伊的被保護者，伊用嘆息的聲音呼喚。波納爾，你瞧這個憂愁的面目罷！專制的君主，細閱你的書籍罷。你固然早將你那些書籍分開，但是他們的面目是一樣的，並且從他們神情的相似派頭之中，你瞧見他們一樣地可以從思想上聯合。伽桑德爾，你應當是得意的！已爾多羅，你不用憂愁罷！這就是做輔佐人的樣子！您看見伊嗎？雙膝跪在地氈上將漢尼拔的腦袋抱在手中。（註八）

是的！給這個可憐的畜生溫存罷！給他抱屈罷！替他嘆息罷！我知道，無信實的小東西，我知道您的歎息向何處而發和您的委屈由誰而生了。

這竟組成一幅經我欣賞多時的圖書；隨後，我向着我的藏書瞧了一下：

——約翰妮，我說，這些書籍使我氣悶；我們將來一齊拿去賣掉罷。

（註一）富利葉（Claude Fauriel, 1772-1844）法國批評家和歷史學者。艾理（Augustin Thierry,

1796-1856) 法國歷史學者。

(註二) 漢尼拔 (Hannibal) 公歷紀元前二世紀時人，父子二人均為卡泰其國 (Carthage) 的名將。父名

哈米爾伽 (Hannibalcar，姓拔爾伽 (Barrac)，亦作阿尼拔 (Annibal) 和阿米爾伽 (Amilcar)。

(註三) 司克利白 (Eugène Scribe, 1791-1861) 為法國悲劇家，作品極富。巴爾尼 (Parry, 1753-1814)

法國詩人。

(註四) 洛播爾羅貝特 (Léopold Robert) 十九世紀法國著名圖畫家。

(註五) 呂西之父 (Père magnifique de Lucy) 和貝爾司之女 (Jolie Fille de Perth) 概為英國大文

學家司各德 (Walter Scott, 1771-1832) 的著作。

(註六) 檀德 (Dante Alighieri, 1262-1321) 或作但丁 為意大利大詩人，有意大利詩祖之稱。米西盎則羅

(Michel-Ange Buonarroti, 1475-1564) 意大利傑出的圖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家，後世罕其儔匹。

(註七) C. q. f. d. 為 Ce qui falloit démontrer 一語在幾何學所用的簡寫，即業已證明之意。

(註八) 伽桑德爾 (Cassandre) 公歷紀元前三世紀馬其頓王 巴爾多羅 (Bartholo) 為法國十八世紀大

文學家博馬著 (Beaumarrais) 所編的塞城理髮師喜劇中之人物，後世目為多疑善妒的輔佐人之代表。

## 第二十七則

九月二十日

這事情業已成功了：他們已經訂好了婚約。蓋禮司也和約翰妮相同，是沒有父母的。所以他請他一位業師——這是我的一位因品學兼優而很被人敬重的同事——向我陳述他的要求。但是這是何種的媒人，上帝！一隻熊，不是畢雷類山中的熊，而是一隻書齋中的熊，第二種熊的花頭卻比第一種的花頭兇惡多了。

——蓋禮司由於錯誤或者由於理性（我以為是錯誤）的原故，並不注重嫁費；他祇取您的被輔佐人和伊的汗衫。請您說一聲『可以』罷，於是這事便成功了。請您迅速一點兒罷，我願意拿幾枚羅蘭的古籌給您瞧，我決然知道這是您一定不認識的。

這就是他向我所說的，一字一句都不會變更。我回答他說我應當徵求約翰妮的同

意，而我在告訴他說我的被輔佐人有一筆陪嫁的薄產時，卻一點小的樂趣也沒有。

陪嫁的財產，就在那兒！就是我的藏書。亨利和約翰妮對於想及這層都遠在千里以外，並且這是一件大衆多數以爲比我實際上格外富有一些的事。我竟有一個慳吝的老頭子的外表。這一定是一種欺人的外表，竟值得我增加許多思慮。世上再沒有誰比一個慳吝的富翁更受敬重的。

我和約翰妮商量過了，但是我爲着允許這事果然有聽見伊的答覆之必要嗎？這事竟成功了！他們訂了婚約了。

我的性情和面目，爲着記載這一對少年人的言論和動作而去窺探他們是不行的。『你別撫摸我。』這是表演真情的話。我知道我的義務：就是尊重我所看護的天真爛漫的靈魂的祕密。他們真個互相戀愛，這兩個孩子！他們長久的傾吐肺腑和他至誠的疏忽舉動，一點都不曾由這位年老而權微任暫的保護人在這本日記中記載。

並且，我並不袖手閑着，倘若他們有他們的事，那末我也有我的。我彷彿裝着預備拍

賣一般，親手編造我的藏書的目錄。這是一種使我悶損而同時使我娛樂的工作。我將這工作延長，也許是過於長一點，並且我在需要和有益以外，翻動這些和我的思想我的手眼那樣相習的本頭。這是一種話別，話別在人類的本性之中時常是延長的。

這一本從三十年來供我使用的厚書，我能殼懷着一個人對於一個好的僕人所使用的尊敬而相離嗎？並且這一個是使用他的良好的學說使我得益的，我能殼不將他當作一位師長而給他致最後一回的敬禮嗎？但是每一次我碰到一本曾經引我走入歧途的書，或者從他的贗造的年月，缺文，脫字，謊語，誓言，和其他遭瘟的考古學者使我納過悶的書，我便帶着苦澀的喜悅向他說道：——去罷！去罷！騙子，反叛，偽證者，遠遠和我相離罷，退後罷，並且你能殼，騙錢的，因為你的僭分的名譽和你的華麗的裝訂，你能殼走到書籍交易家的玻璃櫃中，然而因為他們永不會誦讀你，你就不能殼和你以前引誘我一般而去引誘他們了。

我爲着永遠保存那些曾經以紀念品資格而到我手中的書，便將這些本頭另行攔

置。當我將黃金的佚史的抄本當作德賚播夫王妃的紀念品而擱在這一排中時，竟想吻這抄本，伊雖然富而且貴卻依然是知恩的，並且伊爲着表示受過我的小惠，竟反成了我的佈施者。所以我這時另有一些保留下的書籍。於是我知道這種罪惡。誘惑的力量，在夜晚便到了我的心頭；而在黎明之時竟成了不可抵抗的。於是我趁着這住宅的全部都依然是睡熟了的時候，即行起牀，偷偷掩掩地從我的臥房中向外走出。

黑影的勢力，夜暮的幽靈，倘若你們於雄雞啼唱以後在我家中等候，你們就可以看見我顛着脚尖溜到書城中去了；你們一定不會和德賚播夫夫人在拿卜爾一般兒高聲說道：『這老翁有一個現福氣的脊梁！』我走進去了；長尾蟲立的漢尼拔嗚嗚地在我的腿旁發怒。我從書架上取了一本書，一本戈第時代的可寶貴的孤本，或者一種文藝復興時代的名人的詩集，我竟夜所夢想的珍品寶藏，我將他拿了起來，我將他擱在收藏那些保留的書籍的櫃子的深處，這櫃子應當被書籍充滿而破裂了。這是難言之隱：我將約翰妮賠嫁的財產偷竊了一點兒。當這種罪惡已經是成立了之時，我便決然毅然編造目錄。



一直到約翰妮爲着裝飾和鋪陳的細微末節來和我商量時才行止住。我從來絕不知道應當辦些甚麼，這是因爲我對於近代的服裝名目不甚熟悉的原故。唉！倘若一位十四世紀的新嫁娘由顯靈而給我談論陳舊的衣料那就再好沒有了！我可以懂得伊的字眼。但是約翰妮不是我的時代中的人物，於是我便打發伊到伽伯禮夫人家中，這一位在此時給伊盡爲娘的責任。（註一）

夜色到了，夜色已經到了！倚窗遠眺的我們，瞧着廣漠無邊被燈光點破的黑影。約翰妮靠着鐵欄，以手覆額，彷彿是發愁似的。我瞧着伊出神，於是一人獨自思慮。「一切的變幻，卽令是最有希望的，也有他們的惆悵，因爲我們所離開的，就是我們本才一部分；爲着走入一個旁的的生活，應當先在這一個生活中死亡。」

約翰妮彷彿是答覆我的思慮一般向我說道：

——我的輔佐人，我這時是很得意的，然而我很想哭一場。

（註一）戈第（Gothie）爲戈爾國之一部分，其時代在中古。

最後的一葉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八十七葉……還有二十來行，並且我的議論昆蟲和花卉的書就將結束了。第八十七葉和最後的……『因為我剛好看見這一件事，昆蟲的拜訪，對於植物有一個大的重要關係；在事實上，各種昆蟲擔任給雌蕊運輸雄蕊的花蜜。羣花彷彿是在這種婚禮式的拜訪的境界中等候着，裝飾着。我自信已經證明花的製蜜機，蒸發一種引誘昆蟲的甜味流質，強迫昆蟲在不知不覺之中施行直接的或者相互的蕃衍現象。而相互的尤其最多。我已經觀察過花朵是因引誘昆蟲而有香有色，並且內部的製造，也是向他們的拜訪者以一種通過的途徑，使之當其侵入花瓣之時非在雌蕊受精的部分將其所輸運的花蜜留下不可。我的可敬的教師史卜崙格爾先生，爲着「日辣尼翁草」的花瓣上所鋪

的羽絨的問題曾經說過：「自然界的聰明創造者，沒有願意創造一莖無益的毫毛。」這時也說道：倘若福音學者所說的田園中的白合，比瑣羅門王還穿着的更富足一些，那末他的紫色的外套是結婚的衣裳，而這富麗的外表，是他的不老的生命中一種必需品。（註一）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記於布洛爾。」

布洛爾！我的住宅就在這村中街上，就是通入森林的路徑上的最後的一所。這是一所和鴿子相似的房屋，屋頂的石板在日光中，很像鴿子項頸上羽毛一般兒變幻閃灼。堅在這屋頂上的測風機，在這地方使我增高身價的力量，竟比我一切在歷史學上和語言學上的工作的影響大的多。沒有一個孩子，不認識波納爾先生的測風機。他卻已經生鏽了，所以迎風尖銳地唧唧而鳴。有時他竟像那個任憑一個年輕的村姑幫助而一面喃喃地埋怨的兌來司，一般兒拒絕服務。房子並不闊大，但是我在中舒服地過活。我的臥房有兩個窗子，能殼接受黎明的日光。再上一層就是孩子們的臥室。約翰妮和亨利每年到這

兒來居住兩次。

幼稚的西威司特，那時已經有了他的搖牀了。這是一個惹人愛的孩子，但是他的面色是很灰白的。當他在草上玩耍時，他的母親用一種不放心的注視跟着他，並且不住地停止伊的針線將他抱起擱在膝上。可憐的孩子不願意睡覺，他說當他睡着時，他總跑到遠的處所，很遠的處所，那兒是黑暗的，那兒他見過一些使他害怕的東西，所以他不願意再看。

於是他的母親呼喚我，我便坐在他的搖牀之旁：他將我一個指頭握在他那隻發熱而乾燥的手中並且向我說道：

——乾爸爸，您應當給我說一段故事。

於是我向他說了各種使他靜聽的故事。一切都使他引起興趣，但是其中有一個尤其使他精神煥發：這就是青鳥。他當我說完之時向我說：

——還要還要！

我重新又說，他那灰白色而露着青筋的小腦袋，便倒在枕上了。

醫生對於我們所發的問題答覆道：

——這毫無異常的事！

沒有幼稚的西威司特果然一點甚麼異常的事都不曾有過。去年某一天的晚上，他父親走來喚我。

——請您來罷，他向我說：孩子很不好了。

我走近他的搖床，他母親正在床邊不動地候着，全部分的精神都注在他身上。

幼稚的西威司特，從容用他那雙在眼臉下上翻而永不願下降的瞳人望着我。

——乾爸爸，他向我說，您不能再向我說故事了！

不必，已經不必再向他說故事了！

可憐的約翰妮，可憐的母親！

我爲着在易於感動的性格中守候着，是過於老邁的，但是，從實際上說來，一個孩子

的死亡是一種可痛的神祕。

今天，他的父母都爲在老翁的家中居住六個星期的成例而來了。我瞧見他們從森林中挽着胳膊向這兒來。約翰妮披着黑色的大氅，亨利在他的草帽圍着黑紗；但是他們兩人都是年少而神采奕奕的，並且彼此相視從容微笑，他們向着載他們的大地而微笑，向着圍繞他們的空氣而微笑，向着他們彼此從對手眼睛中所窺出的閃灼的光線而微笑。

約翰妮從容走上樓來，和我擁抱，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個我可以猜度而不能聽晰的字眼。於是我向伊答覆道：

——上帝應當保佑你倆，約翰妮，您和您丈夫，以及你倆的子孫苗裔。上帝，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話，釋放你的僕人安然去世了。（註二）

（註一）波納爾先生那時不知道很有幾個極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他同時研究昆蟲和植物的關係。他對於

達爾文的工作墨馬勒（Hermann Müller）的工作和魯波克（John Lubbock）爵士的觀察都毫未見聞。

但是波納爾的判斷和這三位博學的極其相近，却是待注意的。此外另有一事，雖無關緊要，然而也很有趣，就是波克也和波納爾一般兒同爲考古學者，而亦專心於自然科學，——發行者伽爾曼雷微 (Calmann-Lévy, Editeurs) 註。

(註二)上帝，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話，釋放你的僕人安然去世。(Et nunc dimittis servum tuum, Domine) 本爲猶太老人西面在看見基督以後所說的話：卽謂一個人在看見他的最貴的希望實現之後，是可以死的。見新約路加福音第二章二九節。

完

